

# 高爾基

代表作

上海各界書店印行

# 高爾基代表作目次

了單調的緣故·····	巴金譯·····	一
亞爾卡士·····	宋桂燿譯·····	三五
我的旅伴·····	適夷譯·····	九一
一個人的出生·····	耿濟之譯·····	一三五
代上·····	徐震村譯·····	一五五

## 因了單調的緣故

巴金譯

噴着陣陣濃密的灰色煙霧，客車像一條大爬蟲似的消失在草原的遠處，淹沒在黃色的麥海中去了。火車的響聲似乎和煙霧一起沈沒在悶熱的空氣裏，暫時打破了這廣闊的荒原上的岑寂，在這荒原中央有一個小車站，因了牠的孤獨，便給了人一個悲哀的印象。

火車的悶住而急迫的鬧聲漸漸微弱，終於消失在無雲的藍空下面，那時靜寂又恢復了牠的威壓的統治，加重了草原的淒涼的單調。

草原這時變成了金黃色；天空又是清澄的藍色；這兩種顏色都是廣闊得一望無際。火車站的暗黑的牆壁立在牠們的中間，正像一筆意外的畫筆塗在那幅憂鬱的畫的中央，把一個缺乏想像與靈感的畫家所苦心繪出的那幅圖畫弄壞了。

每天正午和午後四點鐘的時候都有越過草原的火車到站，在站上共停四分鐘。只有這幾分鐘寶貴的時間纔給車站帶來了熱鬧與激動；牠們給了車站職員以各種的印象。

每一班車總有一大羣穿着各種服裝的各樣的人，他們只出現一會兒；在客車的小窗裏露出他們的半身，帶着疲倦的，不能忍耐的，淡漠的臉色，急急過去了。信號發了，汽笛叫了，他們又帶着一陣使人頭痛的喧鬧跨過草原飛馳去了，去得遠遠的，向着城市馳去，在那里擁擠着男男女女，過着一種緊張的生活。

在那幾個厭煩了這種孤寂生活的車站職員，觀看來往乘客的面孔倒是最有興味的事；在火車開行以後，他們彼此交談着他們方纔匆忙地蒐集起來的印象。在他們的四周，橫臥着寂靜的草原，在他們的頭上飄浮着淡漠的藍天，在他們的心裏隱伏着朦朧的羨慕；他們羨慕那些乘客每天經過這里急急地到未知的地方去，而他們却留在這里，做荒原的囚人，好像與人生完全隔離，而且每天除了二百四十秒鐘外，便不能夠看見任何人的面貌。

火車去了以後，他們還留在月台上，好像腳生了根似的，眼光追逐着那消失在黃金色的麥海中的黑線，他們默默地望着那拋撇了他們而向前飛馳去了的人生。

這時他們幾個人差不多全在月台上：站長，這是一個肥胖的紅臉漢子，有着哥薩克人的鬚髭；他的助理員，一個髮色淺紅鬚短而尖的青年人；站丁陸加，是一個身材矮小，為人狡猾，而愛管閒事的漢

子一個轉轍手名叫郭莫左夫的，是個沉靜寡言的農夫，身子結實，有一頭的黃髮，圓圓的臉上常常帶着莊重的表情。

站長太太坐在車站門邊的一個凳子上，她是一個短小的肥婦，很怕熱，懷裏睡着一個嬰孩，他的雙頰和母親的雙頰是一樣紅，一樣肥腫。

火車頭和客車下了斜坡，不見了，好像土地把牠們吞食了一般。這時站長便轉身向他的妻子說：

「喂，蘇菲亞，茶罐預備好了嗎？」

「好了。」她帶着憔悴的聲音溫和地回答說。

「陸加，喂，這里來，去把路打掃乾淨。你不看見他們把路上堆滿了各種髒東西嗎？」

「是，我知道，馬特維·葉哥洛維奇。」

「很好。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我們去喝茶嗎？」

「好，免得破例。」助理員這樣回答。

四點鐘的火車去了以後，站長馬特維·葉哥洛維奇便向他的妻子說：

「喂，蘇菲亞，午飯好了嗎？」

於是他向陸加發命令——總是一樣的命令，又招呼那個素來和他在一起吃飯的助理員道：

「好……我們吃飯嗎？」

他的助理員回答得很得體：

「照常罷。」

他們從月台走進飯廳，飯廳裏有許多花，還有幾件傢具，在這裡，可以嗅到廚房的味道和嬰兒的襁褓的氣味；他們圍着餐桌坐下，便談起方纔客車經過時的見聞。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二等車裏的一個穿着黃色衣服的褐髮婦人，你注意到沒有？她真是美得很，會叫你目瞪口呆的！」

「倒不壞，不過打扮得沒有風趣，」助理員回答道。

他說話總是說得很短，很簡潔，因為他相信自己是一個熟識人生的，受過教育的人。他進過專門學校。他平時愛把名人的名言或者他偶爾讀到的書籍和日報附刊之類裏面的警句抄錄在一本黑色布面的袖珍記事冊裏。站長從來沒有和他爭論過；對於和職務無關的一切事情，他都聽從助理員的話。他尤其喜歡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記事冊裏面的聰明的警句，他還明白地稱讚過牠們。可是

這一次關於褐髮婦人助理員的「不過」二字却引起了站長的疑問。

「那麼你不以為黃色是適合於褐髮婦人的了？」

「我指的是她的態度，不是指顏色。」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解釋說，一面小心地從玻璃罐子中拿出一些蜜餞放在某品碟子裏面。

「若說態度，那是另外的事情。」站長承認說。

他的妻子也加入來討論，因為這樣的一個題目是她能夠瞭解，而且和她有直接關係。

然而這般人不大肯用心思，所以他們談得很慢，而且很難起勁。

靜寂的草原從窗外窺進來，清朗的藍天顯得異常莊嚴。

貨車是常來的，不過車上的人員是他們早已熟識的了。那般人都是無精打彩，磕睡昏昏的，被這種旅程的單調深深壓迫着。自然有時他們也敘述一件途中發生的意外事情。但是這類性質的消息並不會引起人去細想，車站職員一古腦兒就把這消息吞下去了，好像好吃的人吞食一盤稀有的美味佳餚，不能夠細嚼出味道來。

太陽慢慢兒從天上降下來，一直到了草原的邊上，牠剛剛要挨到地面，馬上就變成了紫色。一片

紅光罩着這平原，喚起了一種恐懼的不足之感，一種對於在這廣漠的荒原以外的遠去了的東西之模糊的願望。太陽的邊緣挨到了地面。在太陽消失後許久，天空中還鳴響着落日的燦爛的光輝之音樂，黃昏來了，溫暖而靜寂。星羣在天空中放出光來，微微地抖動着，好像被地上的那種單調驚嚇了一般。

黃昏一來，草原便漸漸變小了；暮色從四面八方襲來，包圍着車站，夜降臨了，暗黑而憂鬱。

車站上的燈燃起了，信號台的燈光比別的更高，更亮。在牠的周圍是黑暗與靜寂。

於是鐘聲接連地鳴着：這是火車快到的信號；喪鐘般的鳴聲越過了草原，很快地就在那裏消失了。

鐘鳴後不多一會兒，一道灼灼的燈光便愈過愈近了，在草原的靜寂中又戰抖着火車的悶住的開聲，火車被黑暗包圍着，向着那靜寂的車站滾滾前進。

二

站上的下層階級的生活和前面所述的上流階級的生活略有不同。站了陸加終日只想跑開去看他的妻子和兄弟，他不斷地和這個慾望奮鬥；他的妻子和兄弟都住在城裏，離這里有七個俄里的



光景。他的家就在那地方，每一次他叫那個沉默寡言閒暇無事的轉轍手給他在站上幫忙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對那人說。

郭莫左夫一聽到「家」字，總要大大地嘆氣，向陸加說：

「是的，你不錯……一個人應該照應自己的家……」

另一個轉轍手阿法拉西·雅哥德加，是一個老兵，有一張紅紅的圓臉，蓋着一頭的灰髮，喜歡取笑人，作弄人。他不肯相信陸加的話。

「家！他譏笑地叫起來，「他的妻子！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你的妻子是一個寡婦嗎？再不然也許是一個兵士的老婆？」

「閉嘴，你這雀鳥王！」陸加侮慢地回答道。

陸加給雅哥德加起了個渾名，叫做雀鳥王，因為這個老兵很愛雀鳥。他的家裏，裏面外面到處都是雀籠鳩巢；整天到處都聽見雀兒的叫聲。被他囚禁起來以後，鵲鴉天天在唱牠們的單調的「還債，還債」，噪林鳥在哼牠們的長篇演說，五色鳥不倦地啁啾着，這樣點綴了他的愁鬱的生活，給了他一點生趣。他在工作完畢以後的空暇時間裏，便來照應這些雀鳥，他待牠們很小心，很慈愛，他却不大高

興和他的同事們往來。

他稱陸加爲一條蛇，叫郭莫左夫做愚夫，而且公然給他們起個綽號「色鬼」說他們該挨皮鞭。陸加並不大注意他的話；不過要是他果然把陸加惹得動氣了，陸加就會用最厲害的話把他罵許久。

「老廢兵！老耗子！你懂得什麼？你——輩子就在大礮後面捉田雞。誰叫你來說話？回到你的鷓鴣那裏去罷——去指揮牠們，去管你的雀鳥！」

雅哥德加受了站丁的辱罵後，便心平氣和地到站長那里去訴苦；站長却咆哮起來，說他不高興。別人到他那里去拿無聊的事情麻煩他，就不客氣地叫老兵走開了。於是老兵又去找陸加，還罵一通，但自己却毫不動氣，只是鎮靜地拿滿有意思的罵語來咒陸加，直到後來陸加忍不住跑開了，留下他一個人在那里，他纔閉了嘴。

「你能夠做什麼呢？和那傢伙在一起是沒有辦法的！自然這很無聊，不過這也沒有什麼。」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陸加說完便跑開了。

有一次那個老兵聽見，便以一陣大笑來答他。

「你這學舌的鸚鵡，不要論斷，不要論斷……」爲什麼，倘使人們不互相論斷，他們還會有什麼話可說呢？」

在站上除了站長太太外還有一個女人……廚娘，她的名字叫阿利娜，年紀差不多有四十歲，生得十分醜陋；身體肥大，乳房垂下來，成了兩大堆，常常是污穢，襤褸。她走路來搖擺擺像一隻母鴨。在她的生滿了雀斑的臉上有一雙突出的小眼睛，四周都是皺紋。這個醜婦的性情却是很柔順，很服從的。她的肥大的嘴唇老是捲起來的，好像她想哀求一切人的寬恕，她想跪在他們的腳邊，却又不敢哭出聲來。郭莫左夫在站上住了八個月，並沒有特別留意到她；他無論什麼時候遇見她，只是簡單地和她道個「日安！」她也是同樣地回答他一個「日安！」他們交談了兩三句話，便各自走開了。然而有一天郭莫左夫却走到站長的廚房裏，請阿利娜給他補幾件襯衫。她答應了。襯衫補好以後親便她自給郭莫左夫送去。

「呀，真是多謝了！」他說，「一件襯衫，十個戈貝，三件，我一共欠你三十個戈貝……對不對？」

「對的，」阿利娜這樣回答。

郭莫左夫開始幻想着什麼事情，沈默了一會兒。

「你從什麼縣來的？」他最後問阿利娜道，那女人這些時候就在仔細地看他的鬍鬚。

「從里阿贊。」

「遠得很！你是怎樣到這裡來的？」

「那麼，老實說……我只有一個人……孤另另的一個人……」

「那還可以叫人走得更遠哩！」郭莫左夫嘆息道。

兩個人沈默了一些時候。

「真正巧得很！我也是一個人。我是從塞爾加奇縣來的。」郭莫左夫開始說，「我也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孤零零的。我從前有過一個妻子……一個孩子，兩個孩子……我的妻子染着霍亂症死了，兩個孩子……因了別的緣故，大概是因為他們的末日到了……便也死了。我……我怎麼說？我孤零零的留在世上，沒有一個羅盤來指引我……真倒楣……不錯，此後我又想重新安家立業，但也沒  
有成功。機器壞了；牠不會再工作，所以我便離了正路，到處飄蕩……如今我已經在苦難中捱過三年了。」

「沒有一個丈夫真不好！」阿利娜溫和地低聲說。

「我也這樣想。也許你是一個寡婦？」

「我不會嫁過人。」

「不要這樣說！」郭莫左夫不相信地叫起來。

「我敢發誓！」阿利娜肯定說。

「你怎麼會沒有嫁過人？」

「誰要我呢？我什麼也沒有……我什麼能夠誘惑人？至少我要生得好看一點也就好了！」

「不錯，」郭莫左夫慢慢地說，一面還在沈思。

他撫摩着鬍鬚，開始用他的深透的眼光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後他又問她的工錢有多少。

「兩個盧布五十戈貝。」

「好。這里不是有三十個戈貝給你嗎？聽着我向你說的話。夜裏來拿錢……十點鐘光景。你覺得怎樣？那時我會把錢給你，我們要喝茶，我們要跳舞，來驅散這種單調……我們兩個都很寂寞……來，你肯嗎？」

「我要來，」她不能忍耐地答應了。  
她去了。

後來她在這晚上正正十點鐘又來到這屋裏。在第二天破曉纔離開郭莫左夫。  
他並不會請她再去，也不會給她那三十個戈貝。

阿利娜自己來了，溫順的，服從的，她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他那時正挺直地躺在牀上，看見她來，  
傾凝視着她，身子轉向牆邊說：「坐下。」

她坐下以後，他便告誡她：

「聽我說……守着這個秘密。不要給人知道！……明白嗎？不然，結果一定是很不快意……我的  
年紀不小了，你也不年輕……明白嗎？」

她點頭答應。

他們分別的時候，他又拿幾件衣服給她去補，並且再警告她：

「不要告訴人，一個人也不要告訴！」

他們就這樣地過活下去，不給任何人知道他們的關係。

阿利娜不顧一切來到他的屋裏，差不多是把她自己拖來的。他裝出尊貴的樣子，拿出俯就的態度來接待她，有時候他會明白地對她說：

「你生得多麼醜！」

她便默默地微笑着——這是沒精打彩的，犯罪的微笑，當她離開他的時候，她總要帶點東西回去補。

他們並不常見面。然而他每次在車站上遇見她的時候，他就會低聲對她說：

「今晚上來。」

阿利娜便溫順地去了，她的滿是皺紋的臉上帶着一種莊重的表情，好像她要去履行一個重大的職務似的。

她回到車站的時候，她的面容上照例又帶着憂鬱的犯罪與驚懼之表情。

有時候她會停在草原上的一株樹蔭下面。夜色瀰漫了草原，在這嚴肅的靜寂裏恐懼壓緊了她的心。

### 三

有一次車站的高級職員在四點鐘那班火車去了以後便在花園裏面舉行了一個茶會，在站長馬特維·葉哥洛維奇的窗前，在白楊樹的蔭裏。

這是一個熱天的習慣，可以使他們的單調的生活略有一點變化。

他們談論着火車所引起的各種話題，在談得無話可談的時候便慢慢兒飲着茶，默默地互相望着。

「今天比昨天還要熱，」馬特維·葉哥洛維奇說，他把杯子遞給他的妻子，又用另外一隻手去拭額上的汗。

那女人接了杯子說：

「今天之所以覺得更熱，是因了單調的緣故。」

「哼……也許是這樣……真的……活着是多麼討厭！譬如在這種時候玩紙牌倒是好的……

可是我們只有三個人……」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聳他的肩，閃他的眼，一面用很清楚的聲音說：

「叔本華說，玩紙牌是智慧之破產。」



「說得真好！」馬特維·葉哥洛維奇讚嘆起來，「很好。『智慧之破產』……不錯。誰說的？」  
「叔本華，一個德國哲學家……」

「一個哲學家——」

「告訴我這些哲學家……他們也許是大學的職員罷？」站長太太蘇菲亞·伊凡諾夫娜插口問道。

「這是……我怎樣好解釋呢？……這不是一個位置。這是……姑且說，這是天稟……每個人都可以做哲學家……每個人，只要他生來就有那種要把萬事窮根究底地思索一番的習慣。自然大學裏面有哲學家，不過你要做哲學家，在任何地方都行，不一定在大學裏面……即使你在一個車站上做職員也沒關係。」

「那些在大學裏面的人，是不是見識要多一點？」

「那要看他們的……靈性……如何。」

「然而只要再多一個人，我們就可以好好地賭一場了！」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嘆息說。  
他們的談話又漸漸地失了興味。

雲雀在藍天中歌唱，梅花雀在白楊樹枝間穿梭，叫得非常悅耳，房裏小孩在哭。

「阿利娜在那里嗎？」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問道。

「當然，」他的妻子低聲回答。

「阿利娜這個女人真正有些古怪。喂，尼古拉·彼得洛維奇……」

「乖僻乃平凡之最初的徵候，」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帶着沈思的樣子自語似地說。

「這怎麼說？」站長感到興味地問道。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帶着大學教授的樣子把這警句重述了一遍，他放蕩地轉動着他的眼睛；

蘇菲亞·伊凡諾夫娜用一個憔悴的低聲說：

「你的記憶力多麼好！我連昨天讀過的東西也記不起來！」

「這是習慣。」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短短地答道。

「不，那另外一個人說得更好。你叫他做什麼叔本華？」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帶着笑說，「凡是

青年的都要變老。」

「反過來說，也是對的，因為一個詩人會寫過：『凡是新的都是來自舊的。』」

「見鬼！你怎麼能夠把這些通統記得起？牠們從你的嘴裏吐出來，恰像水從噴泉裏流出來一般！」  
馬特維·葉哥洛維奇滿意地笑了；他的妻子也溫和地笑着，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受了恭維，捺不住自己心裏的高興。」

「關於平凡的話是誰說的？」

「詩人巴利亞丁斯基。」

「還有一句話呢？」

「詩人弗·番諾夫。」

「真是兩個伶俐的人！」馬特維·葉哥洛維奇稱讚道，滿意地笑起來，又用唱歌的聲音重複唸着這兩句成語。

單調好像故意在和他們開玩笑。牠一會兒把他們放鬆了，隨後却又把他們抓住。他們都不開口了，悶熱得難受，因為喝了茶，便更加發熱起來。  
在車站裏，只有靜寂；在草原上，只有太陽。

「呵，不錯，我是要說阿利娜！」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忽然記憶起來，「這真是個奇怪的婦人！我

近來奇怪地留心看她。她好像有什麼憂愁似的。她既不笑，又不唱歌，也很少說話……簡直可以說她是一塊木頭！可是她做起事來又很了不起，她很小心地看護里利亞，對那孩子很盡心……」

他低聲說着，不過他却希望阿利娜會在窗裏聽見他的話，他知道僕人聽見主人稱讚，心裏一定非常快活。

他的妻子拿一句有意責備的話打斷他的話頭：

「決不是這樣！你簡直不大知道她！」

這時候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却用一把調羹在桌上敲着來計拍子，一面溫柔地低唱起來，好像在朗誦詩歌似的：

「我是一個愛情的奴隸。

愛上了你這漂亮的精靈，

我一心想獲得你的愛情，

呵，我的失望是多麼地深。」

他微笑了。

「怎麼你在說些什麼？她……呀，你們兩個一定曉得什麼了！」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大笑起來。他的雙頰搖動着，粒粒的汗珠從他的額上落下來。

「她做起事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他的妻子說，「第一，她並不好好地照顧孩子。第二，難道你沒有留心她做的是什麼樣的麵包嗎？又苦，又焦。這是什麼緣故？」

「不錯，真是這樣。麵包的事情的確有點問題……我們應該和她談談這個。然而，見鬼！我不希望有這樣的事！那麼她果實在害相思病？倒霉？那男子是誰？陸加這東西嗎？我要那老魔鬼的命！雅哥德加嗎？那個沒有牙齒的老妖精！」

「郭莫左夫，」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簡短地說。

「那麼莊重的一個人呵！呀！你不是在說笑罷？是不是？」

這一段有趣的談話很使馬特維·葉哥洛維奇高興。他不久就大笑起來，眼淚也笑出來了。他起初說應該把這一對情人痛痛責罵一頓；過後他想像着他們倆說些什麼情話，就忍不住又不笑起來。

後來他便做出發怒的樣子。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也裝起嚴肅的面容，而蘇菲亞·伊凡諾夫娜却鹵莽地打斷了她的丈夫的談話。

「見鬼！我又不該還他的債，是不是這倒很有趣！」馬特維·葉哥洛維奇不能自己地繼續說下去。

這時候陸加出現了，「有電信來，」他說得不很清楚。

「我就去給四十二號車發信號。」

不久他便和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到了車站，陸加在敲鐘發信號。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走到電信機旁邊，發電問下一個車站道：「我可以開出四十二號貨車嗎？」

站長走過辦公室，微笑着，一面說：「我們給那一對妖精玩一次把戲才好。這正好銷磨時間，而且征服這悶得死人的單調……我們也應該笑一次。」

「當然，可以這樣做，」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同意說，一面叩着電鍵。

這個人知道哲學是應該用簡明的句子來表白的。

這個讓大家有一次小小的竊笑的機會並不要久等的。

有一晚上郭莫左夫到了那間茅屋裏，原來阿利娜得了他的命令，又得了她的主人的許可，在那些舊傢具堆中布置了一張床鋪。這地方是沒有掩護的，而且又潮濕，那些破箱子，破桶，破桌子，以及所有的其他的東西，在黑暗裏都帶着最可怕的形狀，阿利娜一個人在這一切東西的中間，真是非常害怕，不能夠睡覺，她低聲背誦着她所記得的一切禱告辭。

郭莫左夫來了，默默地把她抱在懷裏，過了許久，後來他疲倦了，便深入了睡鄉，然而不久他就被阿利娜的不安的低語喚醒了。

「狄莫非·彼得洛維奇狄莫非·彼得洛維奇！」

「什麼事？」郭莫左夫問道，他還是半夢半醒的。

「他們被鎖在裏面了！」

「你說什麼？」他叫道，一跳便坐了起來。

「有人到這里來過，下了鎖……」

「你瘋了？」他憤怒地，恐怖地吼起來，把她掙開。

郭莫左夫站起來，向門邊走去，暗中撞着了幾件傢具，跌了跤！走到了門前，用力推門，停了一刻，便悻悻地說：「那老兵！」

門外有人快活地笑起來。

「開門！」郭莫左夫大聲哀求道。

「這是什麼意思？」這是兵士的聲音。

「我叫你開門！」

「明天早晨，」兵士回答道，他便去了。

「我要去作工！」郭莫左夫叫道，他的聲音裏交織着憤怒和請求。

「我替你留心職務就是了。不要心焦，」兵士在路上這樣地回答說。

「你這狗，你這狗！」那轉轍手焦急地咕嚕道，「等一刻再說罷！你沒有權利把我鎖起來……他有鑰匙……你怎麼對他說呢？他要問：『郭莫左夫在哪里？』哈……看你怎麼回答她！」

「然而你要曉得這是站長本人的命令，」阿利娜絕望地低聲說。

「站長，」郭莫左夫大吃一驚，幾乎說不出話來。「爲什麼？」



他過後又停了片刻，便叫起來：「你說謊！」

她只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那轉轍手在門邊一件東西上面坐下來，他想：「這會弄出什麼樣的事情？」

「我多麼丟臉！這都是因為你，你這老醜的女巫！」他用他的捏緊的拳頭向着那發出呼吸的方  
向做出恐嚇的樣子。她却不敢說一句話。

黑暗的濕氣包圍着他們，黑暗裏含着刺鼻的石灰氣味和霉爛辛辣的味道。月光從門縫裏射進  
來。在後面一班貨車剛離了車站喧鬧地駛去了。

「你只是不作聲有什麼用處？」郭莫左夫狂怒地問道，「我現在該怎麼做？你先幹了錯事，你就  
不開腔嗎？你想，你見鬼！我們該怎麼辦？我能夠躲藏在什麼地方，好免掉這個恥辱呵，天上的好上帝呵！  
爲什麼我會遇着了這一——」

「我要哀求他們饒恕，」阿利娜低聲說。

「以後呢？」

「他們也許會原諒的……」

「這於我又有什麼好處？假使他們原諒了你，以後又怎樣呢？誰丟臉呢？我該被他們大家笑夠了！」

過後又停了一會兒，他便又詛咒起她來。時間過得非常慢。到後來那女人用一個戰抖的聲音，祈求地對他說：「狄莫非·彼得洛維奇，饒了我罷。」

「一定要把你痛打一頓，才出得我心頭的氣！」他氣憤地罵道。

隨後又是一陣長久的靜寂，這靜寂是悲哀的，軟弱的，並且充滿了受苦與捺住的憤怒——對於這兩個被囚禁在黑暗裏的人。

「好天爺！只要快點天亮呵！」阿利娜惶惑地悲哭道。

「閉嘴，不然我要敲碎你的頭。」郭莫左夫怒吼起來，他又在痛罵她。

隨後大家都不開口了。靜寂又來折磨他們。離天亮的時候愈近，時間便過得愈慢，好像每一分鐘都遲遲不前進，故意和這兩個人為難，拿他們的這種可笑的，但又是悲苦的情形開玩笑。

郭莫左夫終於睡熟了。然而茅舍附近一隻雄鷄的叫聲驚了他。

「喂，妖精！你睡着了嗎？」他悶聲問道。

「沒有，」阿利娜回答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你不喜歡舒服服睡片刻嗎？」那轉轍手譏笑地出主意道，「來……」

「狄莫非·彼得洛維奇！」阿利娜尖聲哀求道，「不要折磨我！可憐我罷！看上帝的兒子基督的臉上，可憐我罷。我是一個人，孤零零的一個人。你，我至愛的……」

「我不要聽你號；你快不要做得這般可笑，」郭莫左夫嚴厲地插口說。那女人把他多少感動了一點，他便來鎮靜她的歇斯特里的哭訴。

「不要作聲！當上帝開始降罰——」

他們兩個又靜靜地等候着，每分鐘慢慢地過去。然而過了這許久，還沒有一點消息。到後來太陽的光線從門縫射進來，照亮了這小屋。有人走到門前，傾聽了一會兒又去了。

「劊子手！」郭莫左夫咆哮道。他唾了一口痰。

又過了一陣等待的時候，靜寂而且很難堪。

「好上帝，我求你！」阿利娜喃喃說。

好像有人慢慢地走近了。鎖在響，可以聽見站長在說話：

「郭莫左夫牽着阿利娜的手一起走出來馬上！」

「來，」郭莫左夫低聲對她說。

阿利娜埋着頭走到他的身邊。

門開了；站長出現了。他對他們行禮，並且說：「我恭賀這對年青夫婦！走出來奏樂！」

郭莫左夫走出門限，他突然停了脚步，原來他被一種騷鬧駭昏了。陸加雅哥德加，尼可拉·彼得洛維奇都在門後。

陸加用拳頭擊着一只提桶，用顫抖的次中音在唱什麼調子；那老兵吹着他的風笛，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做出怪樣子，他鼓起雙頰，吹出一種像喇叭的聲音。

「朋，朋朋——朋——朋！」

提桶響了，風笛在喘息在呻吟，馬特維·葉哥洛維奇發狂地大笑起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看見郭莫左夫神情惶亂，面貌難看，嘴唇顫抖着，做出蠢笑的那樣子，忍不住也大笑起來；阿利娜在他的後邊，驚得半呆了，她的頭垂在她的胸前。

「阿利娜對他的戀人

細說她的柔情。」

陸加唱着，一面對郭莫左夫做怪相。

兵士走近前來，把他的風笛放在郭莫左夫的耳邊吹起來。

「很好。向前去罷，走罷，走罷。手挽手！」站長吩咐道。

站長太太坐在門廊上，她不住地東偏西擺，發出尖銳的叫聲：

「馬特維呵，夠了，呵，快要笑死我了！」

「爲了嘗一嘗美人的櫻唇，

誰還怕去受嚴酷的答刑？」

唱歌的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他差不多是對着郭莫左夫的耳朵唱的。

馬特維·葉哥洛維奇看見郭莫左夫向前走了一步，便大聲叫道：「祝這一對青年夫婦萬歲！」衆人都異口同聲地歡呼起來，那老兵用一種乾吼的低音在叫。

阿利娜跟着郭莫左夫走，她的頭抬起來，嘴張開，兩臂垂着。她的眼睛空虛地向前看，但是究竟這一對眼睛是否看得見什麼，這還是個疑問。

「馬特維呵，叫他們擁抱罷。：哈哈，哈哈！」

「新娘和新郎，苦呵！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叫道，這是通常用在一對新婚夫婦擁抱時的習用語。馬特維·葉哥洛維奇靠着一株樹，因為他素來經不起大笑的，他的腳站立不穩了。提桶的聲音漸漸消失了，而風笛還在喘息，還在呻吟，陸加一面跳舞，一面唱：

「阿利娜呵，你這多麼可愛的小廚娘，給我們做了一碗又濃又鮮的好湯。」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又用嘴唇吹喇叭，「朋，朋，朋特，達達朋，朋特，達達。」

郭莫左夫向前走去，直走到一間小屋的門口，便突然穿過小屋逃走了。阿利娜還留在天井裏，被那般差不多發狂的嘲笑者圍着。他們叫笑，又在她的耳邊吹口笛，在她的周圍狂喜地亂跳。

阿利娜站在他們的面前，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又憐，又可憐，又好笑。

「年青的新郎已經走了，而她……還留在這裏。」馬特維·葉哥洛維奇指着阿利娜，向他的妻子叫道，他忍不住又大笑起來。

阿利娜掉過頭向着他，走過茅舍，突然逃到草原裏去了，衆人又叫，大呼，狂笑起來。

「夠了！讓她甯靜一會兒！讓她一個人去！」蘇菲亞·伊凡諾夫娜叫道。「等她慢慢恢復她的勇氣。她不久還得給我們做午飯哩！」

阿利娜愈跑愈遠，深入草原裏，在那邊，在鐵道所佔的土地後面突出一片高聳着的麥穗。她慢慢兒走着，好像專心在想什麼事情。

「你們在說些什麼？」馬特維·葉哥洛維奇問這幕趣劇裏的各個脚色道，他們正在彼此敘說這事件的種種詳細情節。

每個人都笑了。連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也找到了一句應景的成語。

「看見可笑的事便笑，老實說，這不算是一件罪過。」

他向蘇菲亞·伊凡諾夫娜說了。過後又做出莊重的樣子加了一句：「可是笑得過度便不合衛生。」

不管這個，這一天在車站上確是笑得太多；不過說到吃，就不見得怎麼舒服，因為阿利娜既然沒有回來，就該站長太太親自動手了。然而便是這一頓沒有味道的飲食也不能夠制止這一羣人的高興。郭莫左夫躲在小屋裏面，一直到叫他做事的時候才出來，他走出來便被叫到站長室裏，在那里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要他說出他怎樣勾搭上了他的美人，這使得站長馬特維·葉哥洛維奇非常高興。

「因為事屬創舉，所以牠是第一等的罪。」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對站長說。

「當然是。」這個鐘靜的轉轍手也勉強裝出笑容承認道。因為他突然明白如果他敘述故事時，



愈是把阿利娜形容得可笑，愈是把錯過推到她的身上，那麼人家就愈是不會笑他了。

他便開始道：

「起初我們互相做眉眼——」

「互相做眉眼，哈哈，且想像着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像那樣醜的東西，怎麼會做起眉眼來，真有趣！」站長叫起來。

「好，然而她確實在向我做眉眼，吊我的膀子。我一看見這樣，我便自語道：『你可以有一回玩意兒了！』於是她便來問我：『你要我給你縫汗衫嗎？……』」

「然而這句話的巧妙却不在縫汗衫。」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說。

他又向站長解釋道：「你知道，那是從尼克拉索夫詩裏來的。狄莫非說下去罷。」

狄莫非便繼續說下去：起初他是勉強，過後，他竟然相信他自己的謊話，因為他看見他的謊話發生了效力。

## 五

同時他所說到的她却是在草原裏，她深深走進了麥浪中間，撲倒在地上，在那裡不動的躺了許

久。後來焦熱的太陽開始燒灼她的兩肩，到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時候，她便掉轉過身子仰臥着，口對着天空，兩手蒙着臉，使她的眼睛看不見天，太清明了；也看不見太陽，太陽太光輝了。

風吹動麥穗，發出一種微弱的鬧聲，在這被羞辱壓倒了的女人的四周響着。無數的蟋蟀叫個不歇，好像有什麼重大事件一般。天很熱。她極力要背誦禱告辭，可是她却記不起來。在她的眼前盪漾着那幾副笑臉，在她的耳邊響着陸加的次中音，風笛的嘲弄的，不平的調子以及喧鬧的叫聲。也許是這一切，也許是太陽的熱力，壓迫着她的胸口；她扯開她的襯衫，把她的皮膚露在太陽的光線下面，也許希望這樣可以使她呼吸得較自由，較舒暢一點。當太陽炙着她的皮膚時，她的心裏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她不住地深深嘆氣，喃喃說着：「好上帝，我懇求你。」

然而傳到她的耳裏的唯一的回答就是麥穗的乾燥的響聲和蟋蟀的悽切的鳴叫。當她把頭抬起來，抬到麥浪上面的時候，她看見麥田的金色的反照，她還看見車站後面小山谷裏突出來的黑色的貯水塔；還有站長室的屋頂，她知道他們大家這時候正在那裏面談笑她的事情。藍天的下面躺着一望無際的黃昏平原，平原上並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在阿利娜看來，全世界就只有她孤零零一個人——她躺在這世界的中心，沒有一個入會來和她分担這孤獨的重担。

到了夜裏聽見有人在叫：

「阿利娜！阿利娜——見鬼！」

她認出一個是陸加的聲音，一個是老兵的聲音，她很願意聽見另一個人的聲音，然而那聲音却聽不見；於是她痛哭起來。眼淚流下她的雙頰，流到她的胸上。她哭了，她哭的時候不住地把她的裸露的皮膚在地上擦磨，爲的是不要感覺到內部的燃燒，她被牠折磨得愈過愈厲害了。她哭着，隨後又想止住哭，抑住她的悲聲，好像怕被人聽見會不許她哭似的。

夜深了，她站起來，慢慢兒向車站走去。

到了車站，她靠在小屋的牆邊，立了許久，她注視着草原，她看得見一列貨車，她聽見老兵在敘述她的醜事，她又聽見車掌的笑聲。

夜是非常和平，一個月明的夜……大笑聲遠遠地回響着，越過了荒涼的草原，火車頭的汽笛聲就在那里消去了。

「好上帝，我請求你！」這女人嘆氣說，更疲勞地靠在牆上。  
可是她的嘆息並不會減輕她心上的重壓。

六

第二天早晨她走進車站的閣樓裏吊死了，用的繩子是平日掛起來曬衣服的。

兩天以後，因了身體的臭氣，她的屍體才被發見了。起初他們很吃驚，過後便研究這是誰的錯過。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斷定說錯在郭莫左夫。站長捏緊拳頭把郭莫左夫打了一頓，吩咐他不要把這事情告訴別人。

官廳方面開始偵查。結果他們斷定阿利娜，常爲氣鬱症所苦，也許是因此厭世……他們便叫鐵路上的工人把屍首埋葬在草原裏面。在這個命令實行以後，車站上又恢復了秩序與平靜。

站上的居民又照常捱着他們那單調，寂寞，悶熱的日子。每天只有四分鐘的熱鬧的生活，他們帶着羨慕的眼光望着在他們面前馳過的火車。

到了冬天，當風暴在草原上肆虐，怒號，把車站包在雪花和風吼裏的時候，站上居民的生活比從前愈是單調了。

# 拆爾卡士

宋桂煌譯

## 插語

南方蔚藍的天空，因碼頭上灰塵的飛揚，已成爲朦朧的光色了；如火般的太陽黯淡地照射在碧海之上，就如隔着一層灰色薄幕一般。水面上尋不出反映的地方，岸來不停地被槳的划搖，汽船的螺旋輪，土耳其式的三角帆船的尖長的龍骨，以及其他船隻的行動打散了。這些船隻從各方駛向這雜沓擁擠的港岸來。在那里的自由的海浪被圍在花崗石的牆裏，被上面駛過的重載船壓碎了；因而不住地擊着船身和海岸；一面擊着，一面哀訴着，於是激成泡沫，並且糾纏着各種的雜物。

錨鍊的叮噠聲，上貨的載重車的刮辣聲，鐵片落在鋪石上的鏗鏘聲，木料相擊的骨碌聲，貨車求僱的軋軋聲，尖脆而響亮的輪船汽笛聲，碼頭工人，船員，和海關職員的呼喊聲——這些響聲通同融化而成工作日的震耳的諧音，在港岸上盤旋着，一似若再上浮，就要消失似的。新鮮的聲浪又不停地從地上升起加入深沉，陰慘，如怨如慕的回聲使一切都在戰慄着。尤其是一種尖脆可怕的聲響，穿越

人的耳鼓和炎熱穢濁的空氣裏。

花崗石，鐵片，木料，港邊鋪石，船和人——一齊對着麥邱立（神名）奮力唱和這雜亂而且呆滯的讚頌歌。但人們的聲音微弱而可笑，不大聽得出人。本身——這些一切喧嘩的第一淵源——也是可笑而且可憐的，他們細小的身軀，蒙着灰塵，衣服襤褸，而輕快敏捷，屈曲在他們背上的貨物重載之下，在驅使他們到這裏那裏的憂慮的重載之下，在灰塵的雲中，在酷熱和嘈雜的海裏。他們的身軀和那龐大的鐵怪物，如山積的貨包，隆隆然的火車，以及他們所創造的一切比較起來，真是微小平凡得很。他們自己的創造物却役用着他們，把他們的個性生活偷走了。

他們一放汽，重而巨的輪船就噶噶地或吁吁地叫，或者似作長嘆，從輪船的各種聲音裏，總可聽得出對於灰色而且骯髒的人們的譏諷的嘲笑音調，這班人在甲板上爬來爬去，以他們牛馬般的勞苦，結果填滿了很深的船艙，可笑並且可憐的是這些一行一行的碼頭工人，背上馱着數千噸的麵包，拋到輪船的鐵腹中，以取得幾個同樣的麵包投到他們自己的腹中——不幸的是這些不是由鐵製成的，却是易於感着飢餓痛苦的。這班人，衣履不周，濕透着汗，因厭倦，煩擾，和炎熱而造成呆笨了；為這班人所創造的強有力的機器，吃得很好，整理得很光潔，却在日光中閃爍着；追根究底說來，機器的行

動，並非由蒸汽，却是由牠們創造者的肌肉和血——在這反比裏含着一篇完全的殘酷冷峻的諷刺詩。

鼓噪壓迫着精神，灰塵塞着鼻孔，眯着眼睛，酷熱燻枯了身體，一切事物——房屋，人，鋪石——都似乎緊張着，要破壞了，失去了忍耐性了，大難將臨了，有什麼崩潰的舉動急待爆發了，爆發之後，人就可以在那新生的空氣中自由地，輕便地呼吸着了。那時地上就要變安靜了；那震撼耳鼓，刺激神經，驅人癡狂的喧擾就要消滅了；在城市裏，海岸上，和天空中就成為靜明的，爽快的了。但這祇是似乎而已。所以似乎如此者是因為人們對於較良事物的希望還未倦怠，求自由的盼望還未死滅。

有規則的音樂般的鐘聲鳴了十二下。最後的鐘聲消散時，那野蠻的勞工樂人隊已少去了一半。一分鐘後，已成了喪志的怨謗聲。現在人聲和水聲更加分明可聽了。原來午膳的時刻到了。

## 第一章

這些碼頭工人拋開了工作，就在這碼頭上散成了一堆一堆的雜沓人羣，從叫賣食物的婦人手裏中購買了各種的食物，拿到石地的牆角裏蹲着吃。他們當中忽然走來了格列士卡·拆爾卡士，他是

一個追踵的狼，碼頭上的人都熟知他是一個老練的酒徒，是一個勇敢而機警的賊子。他光着頭，赤着脚，穿着一件披着紗的舊絨短褲，和一件斑痕點點的髒短衫，配着一個破領子，露出他那活動的，乾枯的瘦骨，上面緊包着櫻色的皮。從他那黑而微帶灰色的頭髮的皺紋形狀，和他那敏銳而強梁的臉上的昏眩態度，可以知他是剛從睡夢中醒來的。有一根草枝黏在他的櫻色上鬚上，又有一根草枝黏在他那剃過的左頰的硬毛叢上，他的一隻耳後插着一根新折下來的香櫟樹小枝。他那高瘦，尤其屈曲的身子在鋪石上慢慢地走來走去，把他那如鈎般的貪得的鼻子擲到這邊，掉到那邊，以他那兩隻銳利嚴峻的灰色眼睛向四面亂閃，依次地查點着衆碼頭工人。他那厚而長的櫻色上鬚不住地顫擺，像貓嘴上的鬚鬚一般，一面把手背在後面搓着，敏感地緊握着那捏着的長而曲折的手指。在這裏，有數百個和他自己一樣的衣服襤褸，奇形怪狀的流氓，而他却能登時吸引了衆人的注意，這是由於他像荒野中的一隻貓頭鷹。由於他的飢餓狀的枯瘦，以及由於他那種奇異的步態，好像在攫取掠奪物件似的，外表是非常和平穩健，內部却是智巧敏捷的，和一隻銳敏的鳥兒在空中飛翔一樣。

有一堆襤褸工人正斜倚在一堆煤簍底下，他走到了那里，就有一個短胖的青年工人來迎接他，那青年呆板的臉上和頸上有許多紫痕，顯係剛被鞭打了的。他跳起來走到拆爾卡士身旁，低聲說道：



「碼頭職員已查出少了那兩箱貨物了，他們站在守望處。你可聽見，格列士卡？」

「還有呢？」拆爾卡士問時兩眼打量着他。

「怎麼『還有』？我說他們站在守望處就是如此。」

「他們曾求我替他們找嗎？」

拆爾卡士帶着苦笑，看着義勇輪船公司的貨棧。

「你到魔鬼那裏去吧！」

他的朋友掉頭走開了。

「喂，等一等！誰把你裝飾得這個樣子的？噢，他們把你的招牌上弄得這什麼形景呀，你看見密士卡在這裏嗎？」

「我有許多時沒有看見他了！」另一個人答着，並且馬上回到他的友伴們那裏去了。

拆爾卡士去得遠了，一路上個個都和他點首，當作熟人看。他平時本是非常活潑詼諧的人，但今天却發怒了，有問他的，他都簡短急促地答着。

從一個貨堆的後面，走出了一個壯勇的海關職員，身上穿着暗綠色而帶灰塵的衣服。他攔着拆

爾卡士的去路，立在他的面前帶着挑戰的態度，左手握着刺刀的柄，右手去抓住拆爾卡士的衣領。

「不許走向那裏去？」

拆爾卡士退後一步，舉目看着那職員，乾枯地笑着。

那職員的愉快而諛譎的紅色面孔想做出威嚇的態度來，於是噓着氣，把面皮漲成紫色，皺着眉頭，眨着眼睛，結果是很可笑的。

「教你不許到這碼頭上來，來就拆開你的肋骨！你又來了！」那人恫喝着。

「你好，塞麻尼赤！我們多時不會了，」拆爾卡士從容不迫地迎上來，伸出他的手。

「謝謝你不要再來見我！滾開，滾開！」

但塞麻尼赤却去和那伸出的手相握。

「請你告訴我，」拆爾卡士繼續說，他握着的手指仍不放開塞麻尼赤的手，親熱地搖着，「你看見密士卡嗎？」

「密士卡，誰是密士卡？我絲毫不知道密士卡。滾開，朋友！不然，稽查員就要看見你了，他要——」

「上層我和他在科斯盧馬一齊做工的那位紅髮朋友？」拆爾卡士堅問。

「你到不如說老實話，你和他在一齊做賊的。他已被送到醫院裏去了，你的密士卡，他的腰子給鐵槌打斷了。走開，我對你說客氣些，走開，不走開，我要劈去你的頭了。」

「啊，請教，你這樣說！你說——你不知道密士卡！我也要說，你爲什麼這樣橫暴，塞麻尼赤？」

「我告訴你，列格卡士，不要向我露齒。走開——碎！」

職員發怒了，左邊一看，右邊一看，想把手從拆爾卡士的緊握中抽出。拆爾卡士將那蓋着厚眉毛的兩眼閉靜地看着他，髭下露出笑着的嘴，不肯放開他的手，仍是繼續說着。

「不要催我。我要和你談夠了才走呢。來，告訴我們，你是怎樣過活法的？妻子和兒女很好嗎？」眼中發出毒意的閃光，露着牙齒冷笑，繼續說道。「我久已就想會你一會，但是我不會有空，我是常喝酒的，你要曉得。」

「現在——那麼——你講好了，你——不要說笑話，你這瘦鬼。我是誠實的，我的朋友。你是說你要到人家和街上去偷東西嗎？」

「做什麼？這裏的東西已夠我們一生享用啦——你和我兩人，有上帝爲證，這些已夠了，塞麻尼赤！你偷了兩箱貨物，是不是仔細着，塞麻尼赤，你到要小心呢！你總有一天要被抓住的！」

寒麻尼赤惱着拆爾卡士的侮慢，於是臉上轉成了青色，掙扎着，嘴唇顫動，想要說出話來。拆爾卡士却放開手，裝出完全無慮的態度，仍走進了碼頭的柵門。那海關職員跟着他怒罵。拆爾卡士却更顯得歡快了；他從齒間呼出尖銳的聲音，把手插在袴袋裏面，裝出無事人的閒逸態度，向四面張望，露着無所關心的笑容，同時也有遮着同類假面具的反應。

「我說，格列士卡，他們是怎樣注意你呀！檢查過你沒有？」有一堆工人中忽有一人叫喊，他們剛吃完了午飯，這時正臥在地上休息。

「我是赤脚的，所以塞麻尼赤在注意我，不要有什麼東西戮了脚呢，」拆爾卡士回答。他們都走到了柵門。有兩個兵士把拆爾卡士周身摸了一回，讓他擠出，到街道上去了。

「不要讓他走！」塞麻尼赤從碼頭上走來號叫。

拆爾卡士斜過了馬路，在一個旅館門前的石柱上坐下了。從碼頭柵門裏，有陸續不絕的裝着貨的車子隆隆然走出來。刮喇的空車子又向裏面應接着，車夫在車上一顛一顛地播搖。碼頭上噴發着轟鬧的叫喊和黏人的沙塵，地面爲之戰慄。

拆爾卡士對於這種喧嘩吵嚷已習慣了，這時因想起剛和塞麻尼赤所談的一席話，祇覺精神上

非常舒暢。在他的面前，有一叢叢滿載的壯觀，只需要一些奮力和許多的機巧；拆爾卡士深信他於後一樣是很充足的，於是半閉着眼睛，夢想明晨把這容易做成了，鈔票在袋中絳繚作聲，那時他是多麼快活呀。繼又想到他的友伴，密士卡，若不是折了膀子，這一夜到是很有用的了；拆爾卡士私下發恨，想着孤零零地一人，沒有密士卡，也許很難把這一著辦妥。這一夜該是怎樣的一夜呢？拆爾卡士仰望著天空，遠望着街道。

離他五六步光景，鋪石上坐着一個少年，倚着一個石柱，身上穿着一件粗麻布的短衫，下身穿着一件同樣的短袴，腳上穿着一雙樹皮編成的鞋子，頭上戴着一頂破穿的紅色帽子。身旁放着一個袋子和一個無柄的鐮刀，上面纏着一束草，用線緊緊縛着。這少年闊肚方肩，頭髮披散着，面色顯示着是受過風浪的，以兩隻大藍眼睛凝視着拆爾卡士，露出天真的坦白。

拆爾卡士對着他冷笑，伸出舌頭，裝出可怕的面孔，瞪着兩眼釘視着他。

這少年起初兩眼亂轉，後來突然發出哄笑聲，由笑聲中喊出道：「啊！你這有趣的漢子！」一面半起半坐地慢慢地移到拆爾卡士的石柱旁，把袋子翻滾到沙塵中，以鐮刀尖碰着石面。

「啊，朋友，你剛狂飲了來的，看得出！」他對拆爾卡士說着，一面牽着他的袴子。

「是的，小兒，確是如此！」拆爾卡士坦白地承認他登時愛上了這健壯而天真的少年，睜着他的童稚的清明眼睛。「你剛剛割完了草的嗎？」

「正是！割一阜斯得才能得十戈比！真是一個可憐的營業人！們又非常之多！他們是從災區來的。他們隨處都到，沿途喊出工價求人家僱用。他們在庫班能賺六十戈比。他們說，許多年以前，有三戈比的，四戈比的，五戈比的。」

「許多年以前！許多年以前，祇要看見了俄羅斯人的影子，他們就要拿出三戈比的，十年以前，我總是依定斯做這種營業。一個人要是到了殖民地——祇要說，「我是俄國人」——他們就要立刻走來注視着你，撫摩你，對你驚訝——你就可以得到三戈比了。他們還要給你飲食——你要住多時，就可以住多時！」

這少年靜聽着。起初嘴是張着，他那圓臉上現着非常得意的態度；後來想到這衣服襤褸的漢子是在信口杜撰，於是啞着嘴，忽然大笑起來。拆爾卡士保持着嚴肅的態度，強制着不露出笑容。

「你這有趣的漢子，你祇是說着，倒像真有這事似的，我還當一套新聞聽呢！不，委實是的，許多年以前——」

「怎麼，我不會這樣說嗎？的確的，我是告訴你怎樣多年以前——」

「你說！」少年搖着手，「你是一個補鞋匠？還是一個裁縫？你究竟是做什麼的人？」

「我？」拆爾卡士疑問着，思索了一會兒，然後說道：「我是一個漁夫。」「一個漁夫真的嗎？你捉魚嗎？」

「怎麼捉魚？這裏的漁夫不光是捉魚，他們另外還捉淹死的人，舊的鏟，沉了的船——一切的東西！捉這些東西，各有特別的鉤子。」

「你說這種漁夫也許可以自己歌唱自己道：

「我們撒着我們的網

在乾的海岸上，

在儲藏室和伙食房上！」

「喂，你見過這樣的漁夫嗎？」拆爾卡士問，一面輕蔑地看着他，想着這天真的少年是很傻的。

「不，看見我是沒有我倒聽人說過的。」

「你歡喜他們嗎？」

「歡喜他們？也許歡喜他們是很對的，是很勇敢而且自由的人。」

「你對於自由的意見怎樣？你還想求自由嗎？」

「是，我是這樣想！做你自己的主人翁，到你所願到的地方，做你所愛做的事。一定要如此！假使你自己想到要怎樣做，你不知有別的東西壓在你的身上——這就是第一等快樂，你享所能享的樂，但是祇要記着上帝。」

折爾卡士藐視地表示不贊成，掉頭向着旁邊，撇開這場對話。

「這就是我的境遇了。」少年突然振起精神說。「我的父親一死，我的田產很少，我的母親又老了，所有的田產又早荒了，我怎麼辦呢？我不得不生活。但如何生活呢？沒有人可以告訴。」

「我到一個富家去做女傭嗎？假使他們肯分給他們女兒一份財產，我就很願意去。」

「不成的，丈人魔鬼是不承認的。所以我不得不做他的奴隸——永久做——年年做。你曉得的，這是一樁漂亮的事呀！」



「但是我假使能賺到一百盧布或是一百五十盧布，我就可以自立成家了，那時也可以斜視着安迪普，直接對他講話了！你肯單給瑪發一份家產嗎？不嗎？那麼，也好！謝謝上帝，這莊上並不是祇有她這一個女兒。我想我還是很自由，很獨立呢。」

「唉，是！」少年嘆息着。「祇要能夠住到我的丈人家裏，在那里結婚就好了，並沒有什麼揀好嫌醜，你可曉得，我想着要到庫班去，好賺得二百個盧布的光景——直接去，好好做一個有體面的人，但是不去，我還是不離開這裏的好，我打算我祇替我的丈人做工，做一個日工。我橫豎不能爲着自己——永久不能。唉！」

少年很不喜歡這種束縛於他未來的丈人的觀念。他的臉上絕對變成黯淡了，他遲鈍地在地上移動，把拆爾卡士從夢想裏拉醒過來。

拆爾卡士覺得這時不願和他說話，但問他另一個問題：「你現在向那裏去呢？」

「哼，我到那裏去呢！到家裏去是無疑的。」

「唉，朋友，這我不敢斷定，你要到土耳其去吧！」

「土耳其去！少年囁嚅地說，「啊，基督教徒到那裏去過的有甚麼好處？我絕對不去。」

「啊，你這傻子！」拆爾卡士歎息着，仍掉頭別向，覺着這時實無心和他多談。這鄉村的野少年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種感情，那是一種空漠的煩擾感情，不由自主地發生的，正在他心的深處攪亂着，使他不能專注在這一夜如何做法的考慮上。

被他這樣罵了的這少年嘴裏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不時以狐疑的眼色對着拆爾卡士。他的兩頰鼓漲得很可笑，兩唇張着，兩眼扭着，並且極快地亂閃。他顯然不會想到他和這長鬚的蹩腳人的談話有這樣快速和侮慢的終結。這蹩腳人不再注意他了。他如夢地信口噓着氣，坐在石柱頂上，用那裸露着的，不潔的足跟在石柱上擊着拍子。

這農家少年想要離開他了。

「噢，你這樣，漁夫，你可時常像這樣酣醉？」他開口來了，但同時這漁夫急速地掉頭對他問道：「喂，小兒！你今夜肯伴我做一工嗎？喂，快快告訴我！」

「那一種的工？」少年懷疑地問他。

「什麼！我教你做的工，我們一齊去打漁！你划船。」

「好。是很好。我不問什麼工。祇要有。我不願和你宿在一起。你是非常可怕的。你簡直是陰沉沉

的。」

拆爾卡士胸中起了火燙般的感覺，帶着冷峻的惱怒低聲說道：

「你有什麼思想，倒是不做聲爲妙，不然，我要打你這肉球，甚麼事情都輕鬆了。」

他從石柱上跳起，以左手捋着鬍鬚，那有勁的右手握着如鐵的拳頭，兩眼閃着光。

少年驚怕着，連忙向四面張望，不快地閃着眼睛，也從地上跳起來，他們都靜止着，四眼對射着。

「好嗎？」拆爾卡士發着怒問。他內部正在沸着，他因見這小孩對他這樣無禮而戰抖起來了，他對他說話時，他是藐視着他的，現在却立時仇恨起來了，因爲他有這樣清明的藍眼睛，這樣的康健，一個火紅的面龐，和兩隻肥壯的手；因爲他在什麼地方有一個村莊，村莊上有他的家；因爲有一個富庶的農夫要他做女婿；因爲他生命中的過去和未來的一切，尤其因爲他——這小孩和拆爾卡士相比較——膽敢愛自由，而這自由本是他所不能領會，也不覺需要的，大凡一個人看見他認爲下於他自己的愛同樣的東西，或憎惡同樣的東西，並且把他和自己放在同一水平線土，總是不適意的。

這農家少年呆看着拆爾卡士，已認他是一個僱主了。

「好，」他說，「我不管。我很願意。我找的祇要是工作。我不問替誰工作，你也好，別的人也好。我祇

是說，你不像一個做工的人的模樣——到有些——褻褻。啊，我想到這是人常有的情形。好主，我祇當沒有見過醉漢吧！這種人很多呢！比你壞些的還有呢。」

「很好，很好！那麼，你承認了！」拆爾卡士比較和藹地說。

「我？是的。很願意！你把你的條件說出來。」

「那要看我的工而定。看工的出息如何。就是說，看我們捉得多少。你總可以得到五盧布。你懂嗎？」

現在是金錢的問題了，在這方面，少年要求有確定的數目，並要求他的僱主的守信。他的不信任，和懷疑又恢復了。

「那不是我做生意的方法，朋友！你現在是我手中的一隻獵鳥了。」

拆爾卡士拿出僱主的架子來了。

「不許辨白，等一等！跟我到飯館裏來。」

他們並着肩向街上走去，拆爾卡士裝出僱主的威嚴態度，捋着鬚鬚，少年是絕對預備讓主人先行的態度，但充滿了不信任和不安。

「你叫什麼名字？」拆爾卡士問。

「格甫立羅！」少年答。

他們既走進了這煙塵迷漫的飯館，拆爾卡士就走到賬檯旁，以老顧客的慣熟口調定一瓶酒，菜湯，一刀腦子和茶，計算着菜單，然後對侍僕簡短地說了一聲「一齊辦得來！」侍僕答應着去了。——格甫立羅立刻對這窮漢，他的僱主，起了尊敬心，初不料他在此能得着如是的款待。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用一次飯，好好談談。你坐好了，我去一會就來。」

他走出去了。格甫立羅向四面張望着。這飯館是在一個地下室裏；潮溼而黑暗，充滿了酒，煙，樹脂，和什麼酸物的悶塞氣味。在另一個桌上，對坐着一個醉漢，身上穿着水手的服裝，嘴上是紅鬍鬚，身上滿是煤灰和樹脂。他在低吟着一首歌兒，不住地打嚏，那歌兒全是破字和不和諧的字組成的，那是奇異的喉齒音。他想這決不是一個俄羅斯人。

在他後面，坐了兩個摩爾達維亞婦人，衣服襤褸，黑髮紅面，也正在唱着一種破聲的歌兒。

另一邊黑暗中，有有些人影，都是蓬頭散髮，半醉半醒，吵嚷不休。

格甫立羅孤坐在這裏，覺得淒慘。他盼望他的僱主趕快回來。飯館裏的吵嚷愈見高亢，吵嚷聲每

一秒鐘尖銳似一秒鐘，融化成一個和音，就像什麼怪獸的咆哮，這怪獸有千百種的喉嚨，心裏感着不快，所以急欲掙扎出這潮濕的小屋，可恨不能脫出而得自由，格甫立羅覺有一種昏亂而壓迫的東西爬到了身上和四肢之上，使他的頭眩暈，使他的兩眼昏花，別人在這飯館裏却都欣欣然移動着。

拆爾卡士進來了，於是他們吃着喝着，並談起來了。到了第三杯，格甫立羅喝醉了。他活動起來了，想對他的僱主說出一種快意的話來，這僱主——真是好人——他雖尚未對他有什麼服勞，他的款待已如此的周到。但字音剛流出了他的喉間，却因什麼緣故不能到舌面上來。

拆爾卡士看着他，臉上現出冷笑的態度，說道：

「已經醉倒了！喂——落湯雞！——不過五瓶！你怎麼做工呢？」

「親愛的朋友！」格甫立羅現出了一種醉意的和笑，「不要害怕！我尊敬你！喂，向着這裏！讓我吻你好嗎？」

「來，來，再喝一口！」

格甫立羅喝着，最後覺得一切的東西都似乎在他的眼前依着規律上下搖擺。這使他很不舒暢，並且覺得有病，他的臉上現着一種童稚的昏亂和愚昧的熱烈態度。他顫着嘴唇，並且吼着，有什麼話

想說。拆爾卡士懇切地注視着他，一面捋着鬚鬚，好像有所回想似的，仍對自己微笑着，但現在是粗暴和毒狠的態度。

飯館裏吼着醉酒的吵嚷。那紅頂的水手把手臂放在桌上睡着了。

「來，那麼，我們走罷！」拆爾卡士說着立起來。

格甫立羅也想立起，可是不能夠，於是發着嚴厲的誓，發出了一種無意義的醉笑。

「格外糊了！」拆爾卡士說了，仍對着他坐下。

格甫立羅仍是笑着，無神的兩眼呆視着他的僱主。拆爾卡士也懇切地，謹慎地，並且細心地注視着他。他看見在他面前的人的生命是落入他狠性的掌握中了。他覺得他有自由處置他的生命的權力。他可以把牠當一個紙牌撕裂開，他也可以幫助着把牠置於一個農家的穩固基礎上。他胡思亂想着他是另一個人的主人，並且想着這農家少年所飲的一杯酒不會和運命給他自己飲的一杯酒一樣。他嫉妬這少年的生命，又憐憫牠，藐視牠，並且又為牠而煩悶，自己對着自己描想這生命怎樣要再落入如他這樣的手裏。

最後這種感覺在拆爾卡士心中融成了一個——一個為父的保愛心。他覺得為這少年擔憂，

這孩子是他所需要的。於是折爾卡士把他拉到手彎裏，用腿輕輕的抵着，把他扶到飯館的天井裏去，放到一堆木柴的旁邊地上，然後就他身旁坐下，燃起了煙管，格甫立羅稍稍動了一點，嘴裏喃喃着，已沉沉入睡了。

## 第二章

「喂，預備好了嗎？」折爾卡士低聲問着格甫立羅，格甫立羅正在處理着槳具。

「一分鐘就好！這裏槳柱鬆了，我可以就用槳把牠釘緊了嗎？」

「不——！不要有聲響！你的手用力向下擡，牠自然會緊的。」

他們兩人正在偷偷地解一隻船，這船繫在全船隊的一隻船艙上，那船隊是裝着橡木的小駁船，和一半已經卸貨，一半仍滿裝着棕油、檀香木、和柏樹幹的土耳其式的大三角帆船。

夜色深沉，層層的密雲在天空中移動着，海面平靜濃黑和油一般。水面上飄浮着潮濕的鹹氣，波浪輕濺着船身和岸堤，使折爾卡士的船稍稍搖盪着。他們的周圍都是船隻。遠遠地望見海面上有船隻的黑影，牠們的桅桿高聳在黑暗的天空中，上有各種顏色的燈光。海面上反映着這些燈光，祇見點點



的黃影浮動着。在這深黑而且柔細的水上，在這水的天鵝絨般的懷抱裏，在這有韻律的水聲分明可聽裏，這可算是極美麗的景色，原來海也像一個工人，日間工作疲倦以後現在沉睡了。

「我們開吧！」格甫立羅說着，把槳放到水裏。

「是！」拆爾卡士極力掉轉船舵，把船駛到了兩隻三桅船之間，三隻船一齊飛速地在平靜的水波上馳着，船槳划過的地方，就有青色的燐光閃着。船艙的後面，也隨着一道顫動的燐光的寬帶。

「喂，你的頭怎麼樣，還痛嗎？」

「可怕得很！很像鐵器響一樣，我即刻用水潤濕牠了。」

「爲什麼？不潤濕你的內部，那麼牠就可以好了。這是你可以立刻辦到的。」他遞出一個瓶子給

格甫立羅。

「啊！上帝賜福給你！」

一下子祇聽得有飲東西的微聲。

「呵！呵！喜歡牠嗎？夠了！」拆爾卡士說着禁止他。

這船又飛馳起來了，沉寂地，輕輕地跟在那兩船之中。剎那間牠們已從衆船的空隙中鑽出，那不

知所止，默然無言，而發着微光和律韻的海張開在牠們前面，那遠處浪濤之上現着各色的雲塊，有的是淡紫色而有黃色的巨齒，有的深綠如碧波，還有鉛色的愁雲投射着沉重的暗影，壓迫着人們的心靈。這些雲塊一個迂緩地跟隨着一個，一個融合上一個，一個追過了一個，這種無心靈的物質的迂緩前進，似有一種使命存在其中。似乎在那大海之濱，牠們是不知其數的人羣，牠們要永遠地這樣懈惰地在天空中爬行着，帶着惡意想阻礙着天空，使牠不能以牠那數百萬金眼，各色活潑的星，窺視這睡着的大海，那些星迷醉地照耀着，並且激動着凡是愛牠們聖潔光芒的人們的希望。海水的空漠柔細的軒擊正在空中盤旋着。

「這海景還很美麗嗎？」折爾卡士問。

「很是美麗！不過我覺得害怕。」格甫立羅答着，一面用力而平穩地划着槳。水在那兒潺潺流着，那長槳播弄處激成一種放射溫暖的青色燐光的水花。

「害怕！真是一個傻子！」折爾卡士不滿意地低語着。

他雖是一個賊子並且是一個兇悍之徒，却愛着海。他那種貪慕印象，如沸而且過敏的使他始終不疲於凝視這廣漠無際，自由而且有力的深嚴的大海。他坐在船艙上以槳劈着水面，沉靜地向前望。

着，心中充滿了趕緊划過了這天鵝絨般平面的欲望。

在這海面上，他心中常起一種溫暖的感覺，這感覺控制着他的全部靈魂，並且多少澄清了靈魂中日常生活的俗氣。他寶貴這種感覺，愛在這水波和空氣的中心玩味這種感覺，在這里生命的顧慮往往要失其敏銳性，生命本身往往要失其價值。

「索纜在那里呢？」格甫立羅突然懷疑地問，一面窺視着船內。

拆爾卡士驚訝着。

「索纜？我拿了放在船艙上。」

「啊，你說的是什麼索纜？」格甫立羅又以驚疑的口調問。

「什麼？縫繩和——」但拆爾卡士感覺到對這小孩子說謊的可羞，不該隱藏他的本心計劃，他又惋惜他心中所想的被這農家少年的發問打散了。他立時忿怒起來了。他所視以爲常的烈火般的暴怒在他胸中和喉中生起了，他嚴重地兇狠地，並且惡意地對格甫立羅說道：

「你好好坐着——我對你說，你是安坐着爲妙。你不要管你不必管的事。我是僱你來搖槳的，你祇顧搖槳好了。要是你的舌頭收不住，那就是你的一個凶兆。你可知道？」

船震顛了約一分鐘，停了。槳安放在水中，激成泡沫，格甫立羅不適意地在座位上移動着。

「搖！」

祇聞有嚴厲的咒詛聲飛起在空中。格甫立羅搖搖着槳。船急烈而不規則地向前推移着，喧鬧地排着水。

「穩重些！」

拆爾卡士從船艙上跳起，手中仍抓着槳，以他那冷峻的兩眼窺視着格甫立羅蒼白苦皺的面孔。拆爾卡士蹲伏着像一隻貓預備遠跳的樣子。這時有因怒而切齒的聲音。

「誰在呼喊？」海中發出了一種喊叫聲。

「啐，魔鬼，搖槳輕點！我要殺你，你這賤人。祇顧搖！二！祇要你稍微有一點聲響！我就要割斷你的喉嚨！」拆爾卡士沉抑着聲音說。

「上帝的母親——聖母呀——」格甫立羅喃喃地禱告，因恐怖和奮力而戰抖着，並且渾身麻木了。

船身輕輕地掉轉頭，回向港邊進行了，那里的燈光吸引着許多不同的顏色，愈行愈近，並且有許

多直直的桅桿可見。

「噢！誰在喊叫？」又是聲響。過。這次的聲響較遠。拆爾卡士又覺着平靜了。

「朋友，那是你自己在喊叫！」他對着聲響來處說，繼則掉轉頭對着正在默禱的格爾立羅。

「好，朋友，你真是運氣好！假使那些魔鬼追着我们，那你就完了。你可知道我就要登時把你葬到魚肚子裏去了！」

這時格爾立羅見到拆爾卡士說話平靜些，並且溫和些，因而一面戰慄着，一面懇求他。

「聽着，請饒恕我！爲着基督的緣故我求你，讓我走！把我放到岸上什麼地方！噯呀！噯呀！我登時完了！來，念着上帝，讓我走開！我做了你的什麼了？我不能做這樣的事呀！我不會習慣這樣的事業。這是第一次呀！主呀！我要完了！你怎麼騙我的呢？朋友啊？這是你的羞恥呀！你在犧牲一個人的性命呀！這樣的行爲！」

「什麼行爲？」拆爾卡士惡狠狠地問。「啊？喂，什麼行爲？」

他覺得這少年的恐怖很有趣，他享受這種趣味，並且感覺着他是一個令人害怕的人，很爲得意。「曖昧的行爲，朋友，讓我走，爲着上帝的緣故，我做了你的什麼了？啊？好的——親愛的——」

「不許做聲，敢要是你不願意，我也不帶你來。你可明白趕快閉起口來！」

「主呀！」格甫立羅歎息着，嗚咽着。

「來，來！你要仔細着！」拆爾卡士阻止他。

但這時格甫立羅不能自制，竟號哭起來了，鼻子抽着氣，在座位上扭轉，但一面仍用力無可奈何地搖槳。船身前行如箭。船隻的黑影又現在面前了，船又闖入這些船隻之中了，跟隨在這水港中像一隻狼一般。

「這裏，你聽着！假使有人問你什麼事——假使你要有命上岸，你就要閉着口不做聲！你可知道？」

「噫——噫！」格甫立羅絕望地歎息着，答覆這惡狠的忠告，接着苦苦地說道：

「我是無望的人了！」

「不要號！」拆爾卡士嚴重地低語。

這低語剝奪了他執物的一切能力，使他成了一個無感覺的自動機，全身寒戰，好像預知大禍將臨似的。他機械地將槳埋入水中，自己的身子向後一仰，把槳提起，隨又埋下，兩眼始終凝視着他那樹

皮編成的鞋子。水浪帶着一種威嚇衝擊着船隻，似以牠們的鼾聲警告着，使他非常驚怕。船抵碼頭了。碼頭的花崗石牆上發着人們的呼叫聲和浪濤的澎湃聲，從中又聽得歌唱聲，和尖銳的汽笛聲。

「停止！」拆爾卡士沉抑着聲音說。「停止搖槳用你的手抵着牆！輕點，你這魔鬼！」

格甫立羅用手抵着光滑的牆，使船身與牆面平行。船無聲無息地依傍着那有光彩的綠色石面前進。

「停止！把槳拿給我！拿來放到這裏。你的護照在什麼地方？在袋子裏嗎？把袋子給我！來，快拿到這裏來！我的好友，這樣你就不能逃走了。沒有槳，你還可以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沒有護照，你就不敢逃走了。在這裏等着！但仔細着——假使你說話——把你送到海底去！」

拆爾卡士隨即用手挽着一樣東西，升到牆上不見了。

格甫立羅聳着肩。不想事實變化得這樣快。他覺得鬍鬚在這有鬚鬚的瘦賊之前，把他壓碎了的。可惡的重量和恐怖登時鬆解了，滾着去了。現在逃去吧！他自由地呼吸着空氣，向四面張望着。在他的左方，起了一個黑的船影，沒有船桅，好像是一個大棺柩，內面空無所有，悽慘荒涼，默無聲息。水波每衝擊着船身，內面就起一種空洞的回聲，好像是在深深地嘆息。

右方是碼頭上的潮濕的石牆，一路向前，蜿蜒如長蛇。在他的後面，也有什麼黑色的影像可見。在他的前面，石牆和那棺柩的中間，他又見得那空曠無際的海面，一塊一塊的黑雲在天空中爬行着。一切事物都是寒冷的，黑暗的，惡意的。格甫立羅惟覺驚懼襲身。這種恐怖比那折爾卡士給他的恐怖尤為利害；這種恐怖如冰般深入他的心竅，使他團縮着釘坐在他的座位上，不敢稍動。

周範全都是寂靜。除海的歎聲外別無影響；這種寂靜似乎時時要為一種可怕的，兇猛的東西所打破，那東西要震撼全海的海水，要震裂全天空中的雲，要打散全海面上的船隻。雲仍在天空中移動，慘淡一如從前；還有許多相繼從海中湧出，一個人仰視着天空，不免要相信天空也是一個海，不過是一個騷動着的海，會由騷動而至平靜，這海覆蓋在下面安睡着的靜海之上，雲塊好像是海浪，那些海浪激成蜷曲的灰色浪頭，向大地上和水心中衝撞着，剛要衝到，又為風所擊散，轉回到剛欲升起的雲般的波濤裏，那些波濤正待泛成碧沫上噴呢。

格甫立羅覺得心膽被這幽暗的寂靜和美嚇碎了，又覺得他盼望他主人趕快回來。怎麼他逗留在那裏這樣久呢？時間過得很慢，比那些雲在空中的移動還慢些。一面寂靜越過越似惡毒，時有澎湃聲，沙沙聲，和喃喃聲從碼頭的牆上發來。在格甫立羅看來，這時他就要死了。



「噢！睡着了嗎？抓着仔細點！」這是拆爾卡士的粗聲。

有一種立方體的重東西由牆上縫下了。格甫立羅拿來送入船內。接着又有同樣的東西縫下。繼則拆爾卡士的長影從牆上爬下來了，槳也從什麼地方出現了，格甫立羅的袋子拋在他的足旁，拆爾卡士呼吸沉滯坐地到船艙上去了。

格甫立羅以一種歡快的，畏縮的笑容凝視着他。

「疲倦麼？」

「怎得不疲倦，小牛！現在你儘力搖吧！轉頭向那邊！你賺得很好的工錢了，朋友。一半工程成功了，現在我們祇須從那些魔鬼的鼻子下面溜過，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錢，往你的瑪士卡那裏去了。你已經賺得一個瑪士卡了，我想，小羔羊，是不是？」

「不——不！」格甫立羅渾身極力伸張着，胸膛就像一個風箱，兩臂如鋼條一般。水在船底下潺潺地流着，船後的青色條紋更加闊了。格甫立羅登時渾身濕透着汗，但他仍拚命地划着。這夜他既經過了兩次這樣的害怕，所以現在又恐更要經過第三次的害怕，他祇希望一事——趕快了結這個可咒詛的工程，好爬上岸去，逃開這人，免得真的被他殺了，或把他囚禁起來。他決計不對他講說什麼，也

不違抗他，他吩咐他做甚麼，他就做什麼，他若能達到逃開他的目的，他明日定當至尼科來神前行謝禮。一種真誠的祈禱就要從他的胸中衝出了。但他却自制着，吹着氣，不發一言，一面偷看着拆爾卡士。  
拆爾卡士屈着他那瘦長的身軀，像一個鳥兒預備起翅高飛的樣子，以他那兩隻鷹眼凝視着船頭前方的黑暗，他那貪得無厭的鈎形鼻子掉到這邊，掉到那邊，一手緊握着舵柄，一手撚着鬚鬚，他每一微笑，鬚鬚就隨之而動。他正得意他的成功，得意他自己，並且得意這少年，因為這少年會那麼地畏懼他，已做了他的奴隸了。他幻想着他明天可以任意揮霍，現在又覺得他的權力已能奴役這少年。他注視着他的工作，又可憐起，又想鼓勵他。

「喂！」他露着齒輕輕地說。「你十分疲倦嗎？」

「哦，不！」格甫立羅歎息着說。

「但你現在可不必這樣用力搖！現在祇有一處地方要通過了。休息一會兒。」

格甫立羅依言停止，以衣袖拭着面上的汗，仍把槳放到水中。

「現在更加搖慢些，不要划起水泡來。我們祇有閘門要通過了。輕些，輕些。因為有利害的人駐在這裏，朋友，他們可以登時射擊你。他們可以教你額上被打起瘡來，你叫喊也來不及。」

現在船在水上慢行着，幾乎聲息全無。祇有槳上滴着青色的水點，落到水裏，便成有光的青色斑紋，約一分鐘後消滅。夜氣更加溫暖而寂靜了。天空中已不似騷動着的海了，雲已四方分散，成了一層平滑的重幕遮在天空中，靜着不動。海上較前更加沉靜黑暗，鹹氣也較前更為強烈。

「啊，天下雨吧！」拆爾卡士喃喃地念着。「那樣就如在一頂帳幔裏，我們就可輕便走過了。」

船的左邊和右邊，立着不稍動搖的黑色駁船，像房屋從那黑水中升起似的。內中有一個駁船上，有燈光行動着；想是什麼人帶着燈籠在行走。海浪擊着船身，發出一種懇求的空聲，船身以一種冷峻的回聲答應着，好像表示不願有所施捨似的。

「緝私兵！」拆爾卡士以極低微的聲音說。

自從他吩咐格甫立羅慢些搖那時以後，格甫立羅又為那種盼望的痛苦所制服着。他把頭伸到那黑暗中，覺得他已長大了；他的骨和筋肉已動作得呆痛起來了，他的腦中充滿了一種單純的觀念，也疼痛起來了，他背上的皮已有些痠攣了，他的兩腿似乎有尖銳的芒刺和針刺着。他的兩眼因專力凝視黑暗，也作痛了，他無時不盼望從那黑暗中有什麼東西跳出。對他們叫道：「不許走，賊子！」

這時拆爾卡士說：「緝私兵！」格甫立羅祇是聳着肩，一面有一種強烈的、烈火般的觀念闖入了

他的腦中，使他的過於緊張的腦筋震顫着；他想出聲哭起來，好求人來救援。他張開了嘴，從座位上半身立起，舒張着胸膛，吸着一大口的新氣——張開他的嘴——可是突然地來了一種恐怖，如鞭般把他打得坐下來了，於是閉起兩眼，連忙向前離開了他的座位。

遠在那船前的地平線上，從這黑色的海水中升起了一道很大的藍色火劍；牠升起來劈開了這夜的黑暗，刀口從天空中黑雲裏馳過，隨又向下，把海面上造成一道寬大的藍色條紋。牠橫放在那裏，從閃光條紋中可以由黑暗裏現出了船隻，這些船隻在以前是藏在在這夜色深沉中未嘗被人看見的。髣髴這些船隻是在許多時以前被強有力的暴風推到海底去了的，現在却被這藍色火劍的權力又復曳到水面上來了——這劍是海中產品，這時提上來是照察天空和這水面上的一切的。船隻的索纜纏在桅桿上，看去好像是黏着在那上而的海草，這些海草就是從海底上絆着那些黑巨人到水面上來的。這奇怪的藍劍又從海面上舉，把這黑夜又劈開了，繼則又掉轉方向下落了。牠所落在的地方，從黑暗裏又有以前未見的船影出現了。

拆爾卡士的船停止了，在水面上搖蕩着，似乎主意未定。格甫立羅躺在船底上，臉藏在兩手中，直待拆爾卡士用槳觸着他，忿怒地，但輕輕地對他低語道：

「傻子，這是海關巡洋艦。那是電光起來，笨伯！喂，電光就要掉到我們這邊了！你要害你自己和我了！來！」

最後，被槳的尖端重重地擊着頭，格甫立羅才跳起，仍不敢睜開眼睛，坐在座位上，暗摸着槳向前搖。

「輕點！我要殺死你！我沒有說過嗎？輕點？唉，你這傻子，該死！你怕的是什麼啊？豬臉？那不過是一個燈和一個反射望遠鏡。搖輕點！魔鬼！他們用反射望遠鏡在海上向這邊探照，向那邊照，就是要看水上可有像你和我這樣的人的。他們是拿私販子的。他們不拿我們了，他們已走遠了。不要怕，孩子，他們不拿我們了。現在我們——」拆爾卡士得勝地四面張望了一回，「已過去了。我們逃過了呵——呵！來，你有了好運了。」

格甫立羅靜靜地坐着；一面搖着槳，一面喘着氣，斜視着那火劍仍在一起一落的地方。他絕對不能相信拆爾卡士所說那不過是一個燈和一個反射望遠鏡的話。這淒涼的藍色光彩能穿過黑暗，使海上發着銀光，其中必有一種神秘不可思議的東西，格甫立羅就因之沉入一種催眠的，無可奈何的恐怖裏了。有一種空漠的預覺伏在他的胸中，使他覺得疼痛。他機械般搖着槳，帶有悽慘的臉色團縮。

着，好像有什麼東西要落到他頭上似的，他此時心中已沒有思想了，也沒有慾望了，他已空枯而無靈性了。這一夜的情緒終把他內心所有的一切人性都吞下去了。

但拆爾卡士又現出得勝的狀態來了；完全成功呀！登時達到吧！他的神經慣於先緊張，後鬆弛，繼又回復常態。他的鬚鬚浪漫地顫着，眼中現着一種熱情，他自覺壯快，從齒間吹出聲響，深深地吸着海上的潮濕空氣，向四面黑暗中張望着，視線轉到格甫立羅身上時，則溫和地笑着。

清風吹拂着，海面上陡起了一陣美麗的漣漪。天上的雲雖較前更美麗，更明徹，但仍是布滿着。風輕輕地，自由地吹過海面，雲則平靜不稍動，好像已入了夢鄉似的。

「來，朋友，你靜一靜心！成熟的時候到了！噢，你這是什麼形景！到像所有的氣息都被壓出了你的皮膚，祇剩了一個骨皮囊！我的親愛的朋友！現在什麼都過去了！呵！」

格甫立羅，祇要是人聲，都很願意聽。也不管是拆爾卡士所說。

「我聽見了，」他輕輕地說。

「來，那麼，馱子。來，你來管舵，我來搖槳，你想必疲倦了！」

格甫立羅機械地調換了位置。調換位置的時候，拆爾卡士注視着他的臉上，見他兩足蹣跚不穩，

因而格外可憐他，拍着他的肩。

「來，來，不要害怕！這一次你賺着好錢了。我要重重賞你，朋友。二十五盧布，你願意得嗎？」

「我——不要什麼。我祇求能上岸。」

拆爾卡士揮着手，拍着，坐下搖起來了，以他那長臂用力地搖着。

海已從睡夢中醒了。細浪已漸漸翻起，不住地向前推擠，泛成了無數的泡沫，時又散成小的旋渦。泡沫嘶嘶地嘆息着，而一切東西都充滿着音樂般的諧聲。黑暗似較前更生動了。

「來，告訴我，拆爾卡士開始說，「你將來可以到鄉村去了，你也以把老婆娶來，做耕田播種的生涯，你的老婆會替你生孩子，食物不要弄的太多了，你就可以這樣終身了。好嗎？這裏面也有甜蜜嗎？」

「甜蜜！」格甫立羅畏縮地，戰慄地答，「真的嗎？」

雲間被風吹成了一條裂縫，從那裂縫中露出了蔚藍的天空，點綴着一兩個星辰。星彩反映在這洶湧的海面上，便隨波上下跳舞，時現時滅。

「向右邊點！」拆爾卡士說。「不久我們就要到那里了。好好，工程完畢了。真值得一拖網！有這一夜我竟得了五百盧布啊！你意下何如？」

「五百盧布？」格甫立羅不信任地囁嚅着，但他登時害怕來了，隨即用他的腳觸着船內的捆紮，問道：「喂，這是一種什麼東西？」

「那是蠶絲。一種貴重的東西。這麼多，假使照實價賣，要得一千盧布，但是我要賤賣。這是苦交易嗎？」

「我——說？」格甫立羅懷疑地囁嚅着，「那些都給我就好了！」他歎息着，立時回想起那村莊，他的一點微薄的田產，他的窮困，他的母親，一切遠或近的事實；就因此才被逼着出外做工，就因此他才遭受這一夜的痛苦。他心中如潮水般憶起他的村莊，那村莊沿着斜坡而至一條河道，村莊的盡處是柳樹林和高山。這些回憶使他心中起了一種溫暖的感覺，鼓勇了他，「啊，那要多麼闊綽呀！」他悲哀地歎息着。

「靠得住的！我希望你搭火車回去。你到家不有許多姑娘媚你嗎？你可以揀你願意的！你要自己建造一座宅子。不，這麼多錢也許不夠建造一座宅子。」

「不錯——這不夠建造一座宅子。因為木料很貴。」

「好，不要緊。你可以把舊舊宅子修一修。買一匹馬呢？你有馬嗎？」



「馬啊？是我有的，但是一匹老朽的。」

「那麼，你就買一匹馬，一匹頭等的牛——羊，各種的家禽啊？」

「不要空口談！我巴不到啊！主呀！我將來要有怎樣的一種生活呀！」

「是，朋友，你的生命將來是頭等的。這些事我是有些懂的。我自己從前也會有一個家。我的父親是一莊的首富。」

拆爾卡士慢慢地搖着槳。船身在翻弄着的浪頭上舞蹈，差不多不向前進；浪濤似翻弄得非常得意。兩人在水上如醉夢般播盪，靜默地四面張望着。拆爾卡士把格甫立羅的思想引到了他的村莊上，本意是要鼓勵他，保證他的希望。起初他一面懷疑地由髭下露着牙齒，一面說着，但後來爲着答覆他的友伴，並且使他憶起農家生活的快樂——他多年以前曾經厭倦，已經淡忘了，至今才回想起來的快樂——他的心思就漸漸的被轉移了，不復更問這農家少年關於他的村莊和村莊上的工作了，祇是無意識地自對自描述着：

「農家生活中最偉大的一事，朋友，是牠的自由。你是你自己的主人翁。你有你自己的家——縱祇值一文錢——但那是你自己的啊！你有你自己的財產——縱祇有方寸之地——但那是你自己

的啊！你有你自己的母鷄，你自己的鷄蛋，你自己的蘋果！你是你自家基地上的王啊！其次就是有常規的。你早晨起身，你有工作可做，在春季是一種，在夏季又是另一種，到了秋季，冬季——又是各有不同。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你總有家可歸！那是溫暖的！那里是和平的！你是一個王。你想你果然是如此嗎？」

拆爾卡士熱情地結束了他長篇的統算農夫的利益和特權，已不覺忘記他的職守了。

格甫立羅好奇地注視着他，自己對這問題也很有興趣。在這段對話中，他已忘記他所相與周旋的是什麼人了，他已覺得他也是和他自己一樣的一個農夫了——終年以汗汁拌和着泥土，他兒時回憶中總不能脫此——他曾故意把農家生活拋棄了，至今仍因這種拋棄而負擔着不可避免的罪罰。

「不錯，老哥啊，委實不錯！現在祇要看看你，你丟了田產，却變成了什麼樣子呢啊！田產，老哥，就譬如一個母親，你是不能長久忘記牠的！」

拆爾卡士從他的夢想中醒了。他心中覺有一種疼痛的刺激，每當他的驕傲——怠惰時流浪者的驕傲——受人妨礙時，尤其是受了那在他眼中認為無價值的入的妨礙時，這種疼痛的刺激就隨時發生。

「他的舌頭歡喜得飛起來了！」他兇暴地說，「你也許當我說的都是誠實話。不要怕！」

「但是，不相識的朋友！」——格甫立羅一面說着，一面又被嚇着了——「我是說的你嗎？噢，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很呢！唉！人們中不幸的人多麼多啊！漂泊者——」

「小牛，你來搖槳！」拆爾卡士發出這簡短的命令，想是有一道的怒氣全被吸回喉中去了。

他們調換着位置：拆爾卡士一面向船艙爬行着，一面覺得急欲把格甫立羅踢到水裏去，同時又沒有一看他面孔上的勇氣。

這簡短的對話終止了，但這時格甫立羅的靜默在拆爾卡士看來正是鄉村的雄辯。他回想着過去，已忘却把舵了，船已被衝流到水心中了。波濤似乎明白這隻船已迷了方向，因而輕輕地戲弄牠，使牠在浪頭上顛播着，在牠的槳下激成了無數的藍色水花。但在拆爾卡士的眼前，却浮現着過去的形影，久遠的過去的形影，這過去和現在的中間，阻隔着十一年的流浪生活。他看見他是一個小孩子，他的村莊，他的母親，一個紅顯的肥胖婦人，帶着兩隻和藹的眼睛，他的父親，一個厲色的紅鬚巨人。他看見他在定婚，看見他的妻子，黑暗的安非沙，長髮，肥體，溫和，柔雅；又看見他自己是一個衛隊中的漂亮兵士；他的父親這時髮已蒼白，駝腰曲背了，他的母親臉上已有皺紋，已俯身而行了；他又看見他從軍

中回家，村中歡迎的情景；看見他父親在衆人前多麼以他的格列哥里自驕呀，如此敏捷而且漂亮的一個勇武兵士。記憶是失意者的鞭策，能給過去的石塊以生命，傾注蜜汁於舊日所飲的毒汁中，使一個人要悟起他的錯行，使他愛着過去，而剝奪了他對於未來的希望。

拆爾卡士覺得有溫柔的家庭空氣擁抱着，回憶起他母親的溫言和他老父的喊聲；許多已不能分明記憶的聲響，和許多故鄉田野中的濃郁氣味。他覺得心碎了，若有所失，可憐而孤獨，依戀着那已經拋棄的舊日生活。

「噢！我們向那裏行呢？」格甫立羅突然問。

拆爾卡士驚訝着，現出驚鳥的狀態四面張望着。

「呵，魔鬼把船拉去了！不要緊的。用些力搖。我們一直向那里行。」

「你在做夢嗎？」格甫立羅笑着問。

拆爾卡士驚奇地看着他。這時這少年已完全恢復了安甯；閑靜地，歡快地，並且有些得勝的狀態。他是很年輕的，前途之遠大，正未可限量。他不曉事。這是不對的。也許大地是願意愛護他的。拆爾卡士就這些思想在腦中盤旋着，所以更覺悲哀，於是悽慘地對格甫立羅說道：

「我疲倦了。船又顛簸着。」

「並不顛簸，委實的。但我想，這不見得就可以賣錢吧？」格甫立羅用脚推着那網紮。

「不，你儘管放心。我馬上就直接送去，拿着款子是。」

「五百？」

「一個不少，我敢說。」

「啊！——總數那麼多！我這可憐蟲能弄到那麼多就好了！啊，我要過好日子了。」

「在你自家田地上嗎？」

「不消說！我何必到別地去——」

格甫立羅沉入夢鄉了。拆爾卡士似乎心碎了。他的上鬚下垂着，身子的右方濺着水浪，他的兩眼似乎深陷着，已失去光明了。他是一個可憐而失志的了。他身軀上一切如鷺鳥的狀態，都為一種屈服的憂悶所遮蔽了，祇團團地縮在那破衣衿中。

「我也疲倦了——沒精神了。」

「我們一直向那里。望着那里。」

拆爾卡士急陡地掉着船，對着那聳立在水面上的東西駛着。

天空又復密布着烏雲，溫雨正在下着，雨點落在浪頭上淅瀝有聲。

「停下！輕點！」拆爾卡士下着命令。

船頭正撞在那大船的船身上。

「他們都睡着了嗎？這些魔鬼！」拆爾卡士埋怨着，一面用船鉤勾住掛在那大船旁的繩索。「把梯子放下來。這雨真討厭。到像以前沒有下過似的！噢，這些飯桶。噢，噢！」

「是拆爾卡士嗎？」他們聽得從頭上發來一種柔細的語聲。

「來，把梯子放下。」

「卡力麥刺，拆爾卡士。」

「把梯子放下，你這黑魔！」拆爾卡士大聲喊叫。

「啊，他今天真會生氣。向這里來！」

「起來，格甫立羅！」拆爾卡士對他的伙伴說。

剎那間，他們已立在艙面上了，那裏他們三個黑鬚的人在喋喋不休地攀談，作一種奇怪的停頓。

一面俯首窺着拆爾卡士的船內。那第四個少年穿着一件長衫，走到他的旁邊，握着手不做聲，繼則懷疑地看着格甫立羅。

「把款子預備好了，我到早晨就來拿，」拆爾卡士對他急促地說。「現在我們睡了。格甫立羅，跟我來！你餓嗎？」

「我要睡了，」格甫立羅答，五分鐘後他已在那不潔的艙內呼呼地睡着了。這時拆爾卡士坐在他的身旁，試穿不知什麼人的一雙靴子。他忿怒地，悲哀地從齒間吹着氣，一面隨意地向一旁唾吐着。繼則就格甫立羅身旁臥下了，把靴子仍然脫去，把兩臂枕於頭下，然後凝視着艙面，撫着鬚鬚。

那隻大船在這洶湧的水上輕輕地顛簸着，惟聞有木料相擊的煩躁聲，雨點落在艙面上的淅瀝聲，和水浪衝着船身的澎湃聲。一切東西都在哀怨着，發出的聲響就如母親的催眠歌，對她的小兒的快樂實在已沒有希望了。拆爾卡士已沉沉入睡了。

### 第三章

他是第一個醒的，不舒適地四面張望着，但立時恢復了鎮定，凝視着睡着的格甫立羅。他正在甜

蜜地發着鼾聲，他那緋紅而健壯的童稚的臉上露着睡裏的笑容。拆爾卡士歎息了一會，然後攀上了那狹窄的索梯。從船窗中他可望見鉛色的天空。晨光已現出了，但是帶着陰慘的秋色。

拆爾卡士於兩點鐘後回來了。他的面色是紅的；他的上鬚不住地顫動，嘴唇上露着和悅的笑態。他穿了一雙寬大的高筒靴，一件短衫，一件皮袴子，看去好像是一個獵人。他全身的服裝都是破的，但有雄壯的氣概，并且很和他相稱，使他看來好像闊大了些，掩蔽了他的骨角，使他倒有一種軍人的氣度。

「啐小牛，起來！」他一脚踢着格甫立羅。

格甫立羅被驚起了，一時不能認識他，祇驚懼地瞪着兩眼呆看他。拆爾卡士不禁笑起來了。

「是，你到像——」格甫立羅終也張着嘴冷笑起來。「你的確是一個紳士！」

「我們就要調換位置了。但是，你真容易害怕！啊！夜裏你有幾次預備死的呢？告訴我！」

「是，但是你想，這是我從小第一次做這樣的工！一個人怎能把靈魂失去，犧牲一生呢？」

「那麼，你願意再做嗎？」

「再做是——我怎麼說呢？有什麼酬報就在這一點！」



「好，給你兩個虹好嗎？」

「你是指二百盧布，是嗎？好——也可以。」

「不對！你的靈魂，可以嗎？」

「哦，是——一個人是不肯失去牠的！」格甫立羅微笑着。

「一個人不肯——那要教一人爲衆人犧牲。」

拆爾卡士和悅地笑着。

「好吧！也說笑得夠了，我們向岸邊開吧，預備！」

「我沒什麼要預備。我是停當的。」

他們立時在船上動作起來了。拆爾卡士管着舵，格甫立羅搖着槳。天空中是灰色的，輕雲均勻地蓋着。溷綠色的海水戲弄着他們的船，使牠在浪頭上上下下顛簸着，光亮的鹹水點不住地向船中飛濺。船頭的前方，遠遠地看見一帶黃色的沙岸，船的後方，望去盡是洶湧澎湃的波濤，浪頭前後推擠着，間着成條的泡沫。遠遠望去，看見許多的船隻在海心中簸盪着，左方呢，是全部的牆林和城市的人家。從那一方，有一種宏大的聲響自遠而來，混着水浪的澎湃聲而成一種複雜的音樂，全海面上都覆蓋着細

密的朦朧的霧幕，使各物間的距離似乎變遠了。

「啊，今晚要有一番壯美的跳舞！」拆爾卡士向海中點首說。

「是暴風嗎？」格甫立羅一面問，一面拚命地用槳和水浪相搏戰，他已自頂至踵濕透了。

「噫，噫！」拆爾卡士表示承認。

格甫立羅呆看着他，眼中表示着某種熱望。

「喂，他們給了你多少的？」他終至問起來了，一面等着拆爾卡士開始談論這事。

「看！」拆爾卡士說時從他的衣袋中掏出了一種東西，拿着給格甫立羅看。

格甫立羅眼見那虹彩的鈔票，於是一切東西都現着燦爛的虹彩在他的眼前跳躍了。

「啊，暗！我還祇道你誇口的呢！那是——多少？」

「五百四十一件苦工！」

「苦，是的！」格甫立羅噤噤着，貪婪的兩眼追視着那向袋中藏匿的五百四十盧布。

「是，我，不，多，大，的，一，筆，款，子，啊？」他沮喪地嘆着氣。

「我們要痛飲一場，我的少年！」拆爾卡士狂喜地叫。

「啊，我們儘夠了。不要怕，朋友，你的份子我要給你的。我要給你四十，好嗎？滿意嗎？假使你願意，我這時就給你！」

「祇要你——真肯肯嗎？我決不說個不字的！」

拆爾卡士躊躇得戰抖起來了，又有另一種的銳利的情感在心中忐忑着。

「哈——哈——哈！哦，你這魔鬼的傀儡！我決不說個不字！」拿去，朋友，請你，我求你，真的，拿！這許多錢，我不曉得怎麼處置法！你必得幫着我，拿些去，那里！」

拆爾卡士拿出幾張紅色的鈔票給格甫立羅。他手顫着去取，一面放開漿，把鈔票塞到懷中，貪婪地翻着兩眼，吁吁地吸着氣，好像喝了什麼熱東西似的。拆爾卡士以譏刺的笑容注視着他。格甫立羅又復拿起漿來用力地，急促地搖着，兩眼下視水中，好像害怕什麼似的。他的兩肩和兩耳都不住地顫着。

「你存着貪心。這是不對的。但是，無足怪，你是一個農夫。」拆爾卡士有趣地說。

「且看一個人把錢怎麼處置法！」格甫立羅叫着，突然起了熱情，猶如追逐他那已經飛去的思想和言語一般，很匆促地開始談起在村莊中有錢和無錢的生活來了。尊敬，富足，獨立的快樂！

拆爾卡士以殷勤的態度傾聽着，眼中充滿了一種夢想。間或發出滿足的笑容。「我們到了！」拆爾卡士後來打斷了格甫立羅的語聲叫喊起來。

一陣浪頭擊着船身，船身輕輕地抵着岸邊。

「喂，朋友，工程完了。我們還要把船向前拉一拉，才不致被風飄去呢。他們是要來卸貨的。我們就要分別了！這裏離城市八阜斯得。你打算做什麼呢？還回到城市裏去吧？」

拆爾卡士的面龐上現露着和悅的奸笑，看他的態度，似乎內心中有一種快樂，並且驚訝着格甫立羅。他把手插到衣袋中，摩擦着鈔票繚繞作聲。

「不——我——不來。我——」格甫立羅喘着氣，喉中似塞着東西似的。他心中有烈火般的慾望，言語和情感在互相吞食着。

拆爾卡士煩惱地看着他。

「你怎麼了？」他問。

「啊——」但格甫立羅的臉上紅漲着，繼又現着灰暗色，忙亂地移動着，好像半身要投到拆爾卡士的胸前，半身又為一種不能達到的慾望分裂着。

拆爾卡士見這少年這樣的興奮情景，不勝詫怪。他急欲看他變成什麼樣子。格甫立羅奇怪地笑起來了，笑聲好像哭泣。他的頭低垂着，他臉上的態度，拆爾卡士不能看見；格甫立羅祇有兩耳露着可見，起初赤色，繼又變成蒼白。

「喂，可詛的東西！」拆爾卡士揮着手，「你難道戀愛着我嗎？不然，怎樣的呢？人倒要當你是一個女子了！和我相別，為什麼現出這樣怪態呢？啊，小孩子？告訴我，你怎麼了？不然，我動身了！」

「你就走吧！」格甫立羅高聲喊。

岸邊的泥沙好像因他的叫喊聲而驚起了，被水衝擊着的黃色沙脊似在震顫着。拆爾卡士也驚起了。不料格甫立羅突然跳起，投到拆爾卡士的足下，以兩手抱着他的兩足，向身邊拉着。拆爾卡士立得不穩，重重坐到了沙上，磨着牙齒，舉起他的長臂，緊握着拳頭在空中。他正要打格甫立羅時，忽聽得他羞愧的懇求聲道：

「朋友！把那筆錢——給我吧！給我吧，爲着基督的緣故！那在你算得什麼呢？一夜之中——祇要一夜——在我要一年——給我吧——我將爲你祈禱，不停止——在三個教堂中——祈禱你的靈魂得救！你爲什麼要把牠投到風裏——我却要把牠投到土裏。哦，給我吧！在你算得什麼呢？你會費力

的嗎？——你就發財了！可憐我點吧！你是一個無望的人，你看——你不能做什麼事——我呢！——啊，給我吧！」

拆爾卡士驚惶着，惱怒着，坐在沙上，兩手支着地仰着；他坐着不發一言，兩眼對着這農家少年害怕地亂翻，少年則俯首到膝上，喘着氣對他默禱。拆爾卡士後來將他一推，連忙跳起，伸手到衣袋中把那虹彩的鈔票投到格甫立羅的身上。

「這里，賤東西！吞下去吧！」他一面咆哮，一面戰抖着，對這貪婪的奴隸有強烈的憐憫和仇恨。當他投擲鈔票的當兒，他覺得自己是一個英雄。他眼中發着淡淡的光芒，渾身現着英雄的氣概。

「我本想把我自己的也給你。我昨天很憐見你。我想起鄉村，我當時想來，我要幫助這少年。我正在等着看你有什麼舉動，看你是否討飯。那知你——唉，你這化子，你這乞丐，你竟會——自苦得這樣——來求錢！你真是傻子。貪得的魔鬼啊！他們都是自棄——為五戈比而賣身，是不是？」

「親愛的朋友！基督憐憫你呵！我現在有了多少啦！幾千！我是一個富人了！」格甫立羅快快活得渾身戰抖起來了，一面把鈔票塞到懷裏。「啊，你這好人！我永久不忘你的恩，永不我的妻子和兒女——我要教他們為你祈禱！」

拆爾卡士靜聽着他的因狂喜而發的哀號苦叫，凝視着他那為貪得的歡快所累的發光的面龐，覺得他自己雖是一個賊子和浪人，雖已拋棄了生命的一切，却不願如此貪婪，如此卑賤，也不願忘却自己。他不願像那樣的，這種思想和情感，使他充滿了獨立和慷慨的感覺，使他在這孤寂的海岸上呆立在格甫立羅的旁邊。

「你使我快活起來了！」格甫立羅一面喊叫，一面探着拆爾卡士的手，壓到自己的臉上。

拆爾卡士不發一言，露着牙齒像狼一般。格甫立羅仍繼續着傾訴他的衷曲：

「你可知道當時我心裏想的什麼當我們正在划船——我看見——那筆錢——我想——我要給他——你——用槳——一推！這錢是我的，把他推下海——就是你——啊！誰還想起你？我說。若是他們發見了他，他們一定也不問怎樣死的——被誰弄死的。我想他不是有人過問的人！他在世界上是沒有用的！誰來為他說話呢？不真的——啊！」

「把錢拿出來！」拆爾卡士狂叫着，以一手緊握着他的喉嚨。

格甫立羅一再掙扎。拆爾卡士另一隻手臂緊抱着他的腰，像蛇一般——同時有裂衣之聲——格甫立羅仰在沙上，兩眼野蠻地瞪視着，兩手握拳豎在空中，兩腿亂蹬。拆爾卡士穩立不動，面上作

兇猛狀，惡意地露着牙齒，現出一種怪態的惡笑，他的鬚鬚在他那峻瘦的臉上急顫。

他一生中從未這樣受傷過，也從未覺得這樣痛心過。

「好，你現在快活嗎？」他一面笑，一面問着格甫立羅，然後背着他對城市的方向走了。但他還未走到兩步，格甫立羅就一膝屈起，像貓一般，拾着一個圓石塊，用力向他擲來，同時叫喊道：

「啊——一下子！」

拆爾卡士大叫一聲，兩手撫拍着他的頸項，一面向前蹣跚着，繼則轉頭對着格甫立羅，立時伏倒地上。格甫立羅的心使他失望了，他祇是注意着他。格甫立羅見他一脚震動着，想舉起他的頭，繼又伸直頭足，顫着像箭頭一般。於是格甫立羅飛奔而去，那里黑雲垂掛在朦朧的原野之上，原來天色已黑。水浪在沙上來回衝擊着，聲如密語。泡沫嘶嘶作響，水花在空中飛濺着。

天下起雨來了，起初是微雨，但立時就大雨如注，空中滿布如網的水線，原野和海面立時被遮起了，格甫立羅藏匿在雨的後面。過了許久，除雨和那臥在沙上的長人外，無物可見。但突然地格甫立羅從雨中奔出了。他如鳥一般飛跳而來，蹣跚到他的身旁，把他翻轉過來。他的手浸染着溫暖的，紅色的泥沙。他戰抖着，蹣跚着，面上現着蒼白色和忙亂。



「老哥，起來！」在這雨聲淅瀝中對着拆爾卡士的耳邊細語。

拆爾卡士因雨水打在面上而甦醒了，把格甫立羅推開一旁，粗聲說道：

「滾——開！」

「老哥！饒恕我——原來魔鬼引誘我的。」格甫立羅一面吻着拆爾卡士的手，一面半吞半吐地低語。

「不要在這里煩滾開！」他發出怨怒聲。

「把我靈魂中的罪惡拿去老哥！饒恕我罷！」

「還在這里煩到魔鬼那裏去！」拆爾卡士突然怒喊，一面坐在沙上。他的臉色是蒼白的，怒狠的，他的眼中閃着光，眼簾低垂着，好像欲睡似的。「你還要什麼？你已經做完了——你的工作——滾開吧！快走！」他一面想踢走格甫立羅，但因他是跪在他的旁邊，他不能踢他，他又想在地上滾轉，但爲格甫立羅用兩臂抱住他的兩肩。這時拆爾卡士已和格甫立羅齊平了。兩人都面色蒼白，可憐而可怕。

「噃！」拆爾卡士輕拍着他友伴的張大着的眼睛。

格甫立羅用衣袖輕輕拭着他的臉，同時喃喃道：

「獸僕聽你偷多少！」拆爾卡士一面鄙夷地叫喊，一面從他的襯衫上撕下一塊布條，不發一言，祇是咬牙切齒，原來他已收束起他的頭腦了。「你拿起那鈔票的嗎？」他從牙齒間噓着氣說。

「我不會礙到牠們，老哥！我不會想要牠們，要惹起晦氣來！」

拆爾卡士把手伸到他的襯衫裏，取出一束鈔票，拿回一張虹彩的鈔票，仍放到衣袋中，把其餘的統送給格甫立羅。

「拿去好走！」

「我不要，老哥。我不能饒恕我吧！」

「拿去，可聽見！」拆爾卡士狂喊。一面害怕地瞪着眼。

「饒恕我吧！那麼，我就拿起來。」格甫立羅畏怯地說，躺到拆爾卡士在泥沙上被雨水浸濕了的脚上。

「你說說，你要拿去的，哭寶兒！」拆爾卡士誠信地說，抓着格甫立羅的頭髮用力上提，一面把鈔票貼到他的臉上。

「拿去！拿去！我想你做工不肯白做的。拿去，不要怕！不要因為陪些兒殺了人覺得可恥！像我這樣

的人，是沒有人來過問的。真的，要是他們知道了，他們是要謝謝你的。這里，拿去！沒有人會知道你所做的事的，並且你是應得酬報的，來，喂！」

格甫立羅見到拆爾卡士在笑着，才覺心寬了。他緊緊地把鈔票握在手中。

「老哥！你饒恕我嗎？肯嗎？啊？」他哭着問。

「我的兄弟！」拆爾卡士一面立起，一面模仿着他。「饒恕什麼？沒有什麼要饒恕。今天你幫助我，明天我幫助你。」

「哦，老哥，老哥！」格甫立羅悲哀地嘆着，搖着頭。

拆爾卡士對着他立着，面上現出奇怪的笑態，他頭上的破帽子已浸得更加發紅，像土耳其式的紅帽子了。

雨在傾盆而下。海在咆哮着，水浪兇猛地，暴怒地衝擊着岸堤。

兩人靜默着不做聲。

「喂，再會！」拆爾卡士冷笑着說。

他蹣跚着奇怪地抱着他的頭，好像怕要失掉似的。

「饒恕我，老哥！」格甫立羅又懇求他。

「是了！」拆爾卡士冷峻地答裏就起足走了。

他兩足仍是蹣跚着，仍以左手抱着頭，同時以右手捋着他的上鬚。

格甫立羅凝望着他許久，直等他在雨中消滅了。雨仍是密密地下着，把一切東西都包藏在一種無隙可入的灰色密霧裏。

於是格甫立羅脫下他那已被浸濕的帽子，畫着十字，看着他手中的鈔票，發出一聲寬慰的歎聲，把鈔票塞到懷中，然後沿着海岸大踏步向前走，正和拆爾卡士所取的方向相反。

不久，雨和水花已洗盡了拆爾卡士臥着的地方的紅色印痕，洗盡了拆爾卡士和那農家少年在這沙灘上所遺的足印。這兩人所演的這一齣短劇，未曾有一點痕迹遺留在這海岸之上。

# 我的旅伴

滴夷譯

在渥台薩的碼頭那裏我遇見了他。他那短小強幹的身材和東方人模型的臉龐，鑲着美麗的鬚鬚，連着三天引起我的注意。他常在我面前閃來閃去；我常看見他在碼頭邊上好幾點鐘的站立着，把手杖的頭伸入嘴內，兩隻像杏仁般大小的黑眼睛沒精打彩的望着渾濁的水；一天總有十次他跨着那無掛慮人所走的步伐，在我面前經過。他是誰？……我不由得留心偵察他起來了。他卻彷彿故意逗我似的，更常在我眼前轉着。他穿着有格淡色的時髦衣裳，戴着黑帽，走起路來懶洋洋的，眼神遲鈍而且煩悶。他一走過來，我遠遠裏就辨出他來了。在這碼頭上，輪船和機車呼呼的嘯着，鐵鍊錚錚的響着，工人大聲的喧鬧，震人腦筋的忙亂狀態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在這種地方出現這種人簡直是無從索解。在這裏大家都煩惱而且累乏，大家都跑着，滿身是塵土，滿頭是汗，喊嚷着，對罵着。在這忙亂的工作裏，這奇怪的人物，卻舉起死愁的臉，來回慢慢的走着，對一切都冷淡，看一切都不相干。

在第四天吃飯時候我又遇見了他，決定無論如何打聽出他是什麼人來。離他不遠地方我坐着

吃西瓜和麵包。一邊望他，一邊想怎樣和他和氣談一下子。

他靠立在一大堆茶葉包旁邊，毫無目的的向四面看望，手指擊叩着手杖，像吹簫一樣。

我穿着一身苦工的衣裳，背上繫着橫夫用的皮帶，滿身被煤灰所染污，在我要同他穿漂亮衣服的人交談是很難的事。但是使我奇異不止的，我看見他不住的望我，兩眼裏發着使人難受的，貪饞的，獸性的光芒。我纔決定我的觀察物必定十分飢餓，便迅速向四圍望了一下，輕聲問道：「要吃點嗎？」

他抖索了一下，很貪饞的露出兩排堅硬的牙齒，也遲疑着向四圍望了一下。

但是誰也沒有來注意我們。我就遞給他半隻西瓜和一块黑麵包。他抓着這些東西，就隱到貨物堆後面坐着去了。他的頭，戴着頂在後腦的帽兒，露出發黑而流汗的額角，有時還伸出來望一下子。他的臉含着微笑，光采煥發。他一邊朝我閃着眼睛，一邊一刻不停的嚼着食物。我示意讓他等着我，便去買點牛肉，買了來遞給他，自己站在木箱旁邊，叫旁人的眼睛完全看不見那穿漂亮衣服的人。以前他吃的時候，總是貪饞的向四面望着，彷彿怕有人來搶似的；現在他卻安心吃起來了，卻總吃得極快，並且露出那種饞相，叫我看着這餓透的人有點心痛，不由得背轉身去了。

「謝謝！多謝！」——他推着我的肩膀，隨後又抓住我的手，握緊着，用力搖起來。再過五分鐘，他便將他的爲人告訴了我。

他是格魯慈亞人，公爵沙克落·布達再，庫達地方富田主的獨生子，在後高加索鐵路車站上做辦事員，和一個同學同住着。這同學忽然席捲沙克落公爵一切銀錢珍物跑走了，於是公爵就去追他。他偶然打聽出他同學是買票到巴圖姆去的；於是也趕到那裏去，在巴圖姆又知道他同學到渥台薩去了。沙克落公爵便取了萬諾·斯萬尼采的護照，（是理髮匠和他同年，也是同學，可是相貌並不像，）動身到渥台薩來了。他當時向警察廳報告失物情形，警察廳答應替他尋找。他等了兩星期，把身邊帶着的錢全都用完了，現在已有兩晝夜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

我一面聽他這篇攪着罵聲的談話，一面向他打量，不由得相信他的話，可憐起這孩子來，——他纔十九歲，可是瞧那副天真爛漫的神氣，年歲見得還要少些。他時常帶着深惡痛疾的神氣，提起他如何同他的賊同學親密要好，現在偷了他這些東西，要是找不回來，他嚴厲的父親一定要用刀子砍死他。——我心想如不援助這孩子，無情的城市必將他吞滅了。我知道有時一點不值注意的偶然事情足使遊民階級憑添人數；現在在沙克落公爵方面顯然很有投入這高貴而不被尊敬的社會裏去的

機會。我極想幫助他一下。我勸沙克落到警察廳長那裏去請發免票，他笑了笑，說不能去。爲什麼呢？原來他住在客棧裏，沒有付錢；客棧主人問他要錢，他打了人家一下；後來他就跑走了，心想現在他既沒給錢，又打了人家，警察方面是決不會因此反向他道聲謝的；並且他還不記得他打了一下，兩下，還是三下四下呢。

情形變得複雜起來。我決定讓我做工，掙下錢來，好打發他到巴圖姆去，但是可嘆連這也不容易。快快兒辦到，因爲那餓得半死的沙克落要吃去三個人以上吃的食糧。

那時候因爲「飢民」來得極多，碼頭上短工工價給得極少，八角錢一天的工錢我們兩人要吃去六角。而且在末同公爵相遇以前，我決定到克里米亞去，所以不願意在渥台薩留得太久了。我便勸沙克落公爵和我一同步行前去，還提出條件；如果到帝夫里司以前找不到同伴，就親自送他到家，如果找到，兩人就此分別。

公爵看了看自己漂亮的皮鞋，帽子和袴子，又摸了摸衣裳，想了一下，嘆了幾口氣，這纔答應了。於是我同他便從渥台薩到帝夫里司去了。



我們到了黑爾遜城的時候，我知道我的旅伴是個童真而且蠻野的小子，知識十分不發展，詢的時候高興得很，一餓就愁容滿面，確是個心地坦白，頑強有力的動物。

一道上他同我講述高加索的情形，格魯慈亞田主的生活，還有他們玩樂的光景和對農人的關係，他的談話很有趣，特別的美麗，可是給我對談話的人生出不好的印象來。譬如，他曾講過以下的一段故事：

一個有錢的公爵家裏請了許多鄰人聚飲，喝了不少的酒，吃了麵餅和香腸等等高加索特有的食品。後來公爵領衆客到馬廐裏去，備好馬，公爵騎了最好的一匹，便趕到田野裏去。那馬性子是激烈的。衆客稱讚馬的姿勢如何好，跑得如何快，公爵就騎上去跑了，忽然一個農人騎着白馬在田野裏馳騁着，趕過了公爵的馬，一邊趕着，一邊還傲然笑起來。公爵在衆客面前害臊得面子下不過去了……便皺着眉頭，揮手叫農人過來，等那人一走過來，公爵揮起佩刀來，一下子把他的頭砍下來了，又用手鎗朝那馬的耳旁打去，打死了牠，隨後自己向官廳去自首。後來判決把他流放出去了……

沙克落講給我聽的時候，帶着憐惜公爵的口氣。我給他反復辯說，這事用不着可憐，可是他用教訓的口氣對我說道：「公爵少，農人多。爲一個農人不能定公爵的罪。農人是什麼東西？就是這個！」

「沙克落指着一團泥土——」公爵——那是天上的星！

我們辯論起來，他生氣極了。他生氣的時候，露着牙齒，像狼一般，臉兒成爲尖銳的了。

他對我嚷道：「馮克西姆，住嘴！你不懂得高加索的生活！」

我的理論敵不過他的直觀力。凡事在我是明顯的，在他覺得可笑。等到我用各種證據證明我眼光的正確，把他駁到頂頭的時候，他毫不想一想，還對我說道：「你到高加索住去，你就知道我說的是實話。既然大家這麼辦，那就是應該這樣的。你一個人說道不對，可是好幾千人說道是對的，叫我怎麼能信你呢？」

那時候我不言語了，因爲明白對這類深信現有的生活十分合法和合理的人，是不能用言語，卻須用事實去駁倒他的。我一不言語，他卻高興起來，吮着嘴唇，又談起充滿着野蠻的美麗，充滿着火燄和別致的高加索生活來。這些談話使我感着興趣，同時那種殘忍的態度，那種崇拜財富和蠻力的心思，又使我生氣。有一次我問他：「知道不知道基督的教義？」

「自然知道。」——他回答我，還聳了聳肩。

可是以後纔曉得，他所知道的祇是一個基督因爲反抗猶太的法律，猶太人便把他釘死在十字

架上。但是他上帝，所以在十字架上並沒有死，卻升上天去，給了人們新的生活律則……

我問他：「那樣的生活律則呢？」

他帶着訕笑的疑惑態度，看了我一下，問道：「你是基督徒嗎？我也是基督徒。世界上人差不多全是基督徒，你問什麼？沒有看見大家都這麼活着麼……這就是基督的律則。」

我興奮起來，把基督的一生講給他聽。他起初很注意的聽着，後來慢慢兒鬆力，終於打了呵欠纔完。

我看他的心並沒有聽我的話，便重又朝他的智慧方面說去，給他講互助如何有益，知識和有律則如何有益，講的都是如何有益的事……但是我的理論撞在他人生觀的石牆上，不由得碎為灰塵了。

沙克落公爵懶洋洋的駁我道：「謹有力量，誰自身就是律法！他也不用念書，那怕是瞎眼，也能找到道路！」

他有自信極深的本事。這使我起恭敬他的心思；但是他的性子又野蠻，又殘忍，我覺得我有時又生出嫉恨他的念頭來了。不過我終未找出我們中間的接觸點的希望——找出我們兩人能互相說

得來並且互相了解的立足點。

我們走過了波萊司考伯地方，快到耶意拉了。我幻想着克里米亞南岸的地方，公爵卻在齒縫裏哼出奇怪的語調，精神不很痛快。我們的錢全已用完，一時又無處去掙錢。我們直奔到費渥道西地方去，因為那裏正在動工建築輪船碼頭。

公爵對我說，他也要做工，如果掙了錢，可以坐海船到巴圖姆去。在巴圖姆他有不少熟人，可以立刻給我找到掃院人或看門的位置。他拍着我的肩膀，吮着舌頭，帶着照顧人的態度說道：「我要給你好好兒安排一下！噓，噓！你要喝酒——喝多少都行，吃羊肉——吃多少都行！娶一個格魯慈亞女人，一個肥胖的格魯慈亞女人。噓，噓，噓……她要給你煮飯，生孩子，好些個孩子，好些個孩子，噓，噓，噓！」

這個「噓，噓，噓」的聲音起初使我奇怪，後來叫我討厭，最後簡直惹起我狂怒來了。在俄國是用這種聲音叫喚豬的，在高加索卻用來表示高興、憐惜、快樂和悲愁的意思。

沙克落已把自己時式的衣服穿得十分破爛，他的皮鞋破了好幾個洞。手杖和帽子已在黑爾遜賣去了。他買了鐵道上職員用的舊制帽，代替自己的帽子。

他初次戴上這舊制帽的時候，——戴得很歪斜，——曾問我道：「我戴着合式不合式？美不美？」

我們已經在克里米亞了，已走過新飛洛波里，動身到耶爾泰去。

我一邊走着，一邊在靜默裏賞覽海邊的美景。公爵嘆着氣，在那裏發愁，用悲慘的眼光向四面看望，採些奇怪的野草充實自己的空腹。他嘗試這類野草的滋養質時，並不能時常順適的過去，他總帶着惡毒的滑稽態度對我說道：「要是把我的皮剝過來，叫我怎樣往下走呢？啊你說——怎麼樣？」

我們簡直沒有法子去賺錢；沒有錢買麵包，祇好以水菓和對於將來的希望果腹罷了。沙克落直在那裏責備我懶惰。他越來越討人厭了。他不斷的對我說自己食量如何浩大。他說他十二點鐘早飯時吃一大塊小羊肉，喝三瓶子酒，兩點鐘中飯時可以毫無勉強的吃三盆子菜，一大碗湯，一鍋子香腸，無其數的甜東西，並且還要喝無其數的酒。他整天給我講自己關於食物的嗜好和知識，一邊講着，一邊吮着嘴，眼睛發光，露出牙齒，互相碰得很響，噓着吐沫，還禁不住從他那愛說話的嘴裏濺出許多的沫絲來。

有一次在耶爾泰附近，我被雇到菓園去收拾已砍下的樹枝，預先支了一天的工錢，用一半錢買了點麵包和牛肉。等我買好了來的時候，花匠正在叫喚我；我把買的東西交給沙克落，（因為他托辭

頭痛不去同我做工，自己就走了。我過了一點鐘後回來時候，纔知道沙克落誇他食量好，真是言行相符的；原來我買來的東西他吃得一點也沒有剩。這不是同伴間應有的舉動，可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以後纔知道這一著是錯了。

沙克落看我一句話也不說，便利用起一點來了。從那天起竟發生十分說不下去的情形。我自己做工，他却多方藉口，不去做工，竟吃着我的，喝着我的，還要督促着我。我看着這年壯力強的小夥子不由得又可笑，又可嘆，等我做完工，累得要命，回來的時候，他在陰涼裏等候我，總爲眼睛貪饞的釘着我。尤其叫人見着可嘆可氣的；他還要笑我去做工。他所以笑的緣故，因爲他學會了討飯的勾當。起初他行乞的時候，還避着點我，後來等到我們走近韃靼村落的時候，他簡直當我面前預備討飯了。他故意撐着一根棍子，在地上，一屈屈的走着，彷彿腿有病似的，因爲韃靼人很吝嗇，決不肯給健康人錢。我同他辯論，同他反覆說這種舉動是極可恥的……

他簡單的駁我說：「我不會做工呢！」

他討來的錢很少。恰巧我那時候常有病。路程一天天的難走，我同沙克落的關係又一天天令人難堪了。他現在簡直堅決要求我贍養他。

「你領我走路麼？領罷！難道我能步行走得這麼遠麼？我是不慣的。我也許要走死呢！你是要磨折我，弄死我麼？要是我死了，那怎麼辦呢？母親要哭，父親要哭，朋友們也都要哭！這是要流去多少眼淚呢？」

我聽着這類話，並不去生氣。那時候我心裏發生一種奇怪的思想，這種思想使我忍耐着這一切。有時他在睡覺，我坐在他旁邊，看着他安靜而不動的臉，彷彿有所悟似的，反覆的說着：「我的旅伴：……我的旅伴：……」

有時候我的意識裏模糊的發生一個意思，以為沙克落這樣自信而且勇敢的要求我幫助他和照顧他，他不過是亨用自己的權利罷了。在這要求裏見得出他的性質和力量。他要奴使我，我卻自己上鉤，要去研究他，觀察他面部的一舉一動，看他在這侵犯別人的行動裏究竟達到如何程度。他卻精神很好，又唱，又睡覺，還任意的笑我。有時我同他分開兩三天，往兩條路走去；我給他錢和麵包，叫他在某處等我。離別時他總是疑心重重，懷着忿恨的意思，到了重又相遇的時候，便很快樂，喜形於色，老是笑着說道：「我以爲你一人扔開我走了呢！哈哈……」

我當時給他吃東西，敘述所遇的美事，有一次講起巴赫其沙拉地方，偶然提出普希金●的生平，

並引出他幾首詩來。他一點也沒有感到如何的印象。

「詩！這是曲兒，並不是詩！我知道一個人，他會唱曲！這是曲……唱起來——啊，啊……很高聲……很高聲的唱着，彷彿他嗓子裏有一把尖刀在裏面轉呢……他殺死了一個酒館掌櫃的，現在發到西伯利亞去了。」

每次重遇後我的身分在他眼睛裏更加顯得低卑了，他也並不會把這眼光隱瞞一下。

我們的境况大不好。每禮拜我勉強找到一兩個盧布的工做。自然兩個人是不夠吃的。沙克落雖討飯，吃東西仍是不經濟。他的肚腹等於一個小坑，什麼葡萄，甜瓜，醃魚，麵包，乾菓，都毫無選擇的裝得下去，而且那小坑彷彿時時擴大範圍，犧牲物越來越要求得多了。

沙克落催促我離開克里米亞，並且很有理性的說現在已經秋天，路程還遠遠得很。我非常同意，況且業已把克里米亞這一部分遊完了。我們就直奔費涅達出城去，希望多掙幾個錢，因為我們早已囊空如洗。

我們離開阿魯司泰，走了二十俄里路，便住腳歇宿。我勸服了沙克落打海邊走，這雖是最繞遠的路程，可是我願意多吸些海邊的空氣。我們燒好柴堆，便躺在旁邊。晚景是極美麗的。深綠色的海水擊



着我們腳下的岩石；蔚藍的天在上面驕勝的靜默着，四圍樹葉輕聲的微語起來。月亮升上來了。帶樣的楓楊樹葉垂陰在地上。一隻鳥啼得很響。牠那銀器相擊般的鳴聲融化在充滿着波浪和藹的微聲的空氣裏。鳥啼聲一停，隨着送來一陣昆蟲噪急的啾鳴聲。柴堆燒得很旺，火光很像紅黃色鮮花。紫成的香豔花把柴火堆也有影兒，那些影兒高高興興的在我們四周圍跳躍着，彷彿要在月亮瀨洋洋的影兒前表示活潑之氣似的。海的廣涯上空無一物，大上又無雲彩，我感着自己處在這地邊上，觀察着廣闊的天空，這動人心魄的謎兒……一種與偉大之氣相接近的恐懼的情感充滿了我的心靈，使心兒震悸得沉死過去了。

忽然沙克落哈哈大笑起來。

「哈哈，哈哈！你的傻嘴臉多麼難看呀！簡直是隻羊哈哈，哈哈！」

我害怕起來，彷彿一聲霹靂雷直向我頭上打過來似的。但是這情形還要壞。這是可笑，卻同時是何等可氣呀……沙克落笑得流淚哭了；我覺得自己也差不多要為別種原因而哭。我的嗓子裏哽着一塊石頭，我不能說話，祇瞪着兩眼望着他，因此更加使他笑得利害了。他捧着肚腹，在地上滾着；我受着他這樣的恥辱，簡直不能回過氣來……這恥辱叫我受得太重了；有些人我想必能明白這恥辱的意

義——因為也許自己會親受過——在自己心靈裏衡量出這恥辱如何難受呢……

「停住！我狂怒地喊嚷起來。」

他害怕起來，抖索了一下，卻總不能抑止自己，笑的狂力還在控制着他；他鼓着兩頰，突出眼睛，重又哈哈大笑起來。那時候我站起來，就離開他走了。我走得很久，毫沒有思想，而且還沒有意識，內心充滿着恥辱的毒藥。我擁抱着自然的全部，默聲裏用全心靈向那自然訴敍愛情，正好比一個中愛的男子，微帶點詩人氣……可是那女子（沙克落做代表）因為我這樣情熱，竟朝我哈哈大笑起來！我一邊走着，一邊正在自然，沙克落和一切人生秩序編造起訴狀，聽見後面起來匆促的步聲。

「不要生氣，」沙克落輕輕觸我的肩膀，很不安的說着，「你在禱告，我並不知道呢。」

他說話時的聲音像頑皮過分的小孩的那樣怯生生的。我雖然還極興奮，總不能不看見他那種可憐的面目和充滿着不安和恐怖的那種可笑神氣。

「我再也不惹你。真的！再也不這樣了！」

他堅決的搖着頭。

「我看你靜得很。你一人做工。不叫我做。心想——爲什麼呢？必是很傻——像羊一樣……」

這是他安慰我呢！這是他對我道歉呢！自然，在這樣安慰和道歉以後，我也祇好饒恕他，不但饒恕現在的一切，還饒恕到將來去了。

過了半點鐘他沉沉睡着了。我坐在他旁邊看着他。強有力的人在睡夢裏都成爲軟弱無助的了，——沙克落的樣子十分可憐。寬闊的嘴唇，加着聳起着的眉毛使他的臉成孩子臉一樣，還露着畏蕙的驚奇色。他的呼吸平正而安靜，有時還翻身，說夢話，用請求的神氣，很快的說着格魯慈亞話。四面佈滿着緊湊的靜默；在這靜默裏總要發生些什麼事，如這情景繼續很久，永遠是完全的安謐，四面闐無一聲，連行動的影兒都沒有，那末真能把人弄瘋了。波浪的微語達不到我們耳邊，因爲我們恰巧臥在長滿小樹棵，並且形如僵獸之嘴的土坑裏面。我一面看着沙克落，一面想道：「這是我的旅伴……我能夠在這裏扔棄他，卻不能離開他，因爲他的名字有無其數的……這是我全生的旅伴……他要伴送我直到入墳墓爲止……」

費渥道西仍使我們失望。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已有四百多人，同我們一樣來尋工作，卻不能不以做建築工程的旁觀客自慰。工作的人有土耳其人，希臘人，格魯慈亞人，斯莫連省人，波爾搭夫人等等。灰色臉容，垂頭喪氣的「饑民」，加着阿作夫和搭夫里奇各處的游民，在滿城裏（城裏和城外）成

羣結隊的游蕩着。

我們動身到開爾奇城去了。

我的旅伴非常守約，再也不惹我了；但是他餓得利害，一看見別人家吃東西，簡直像餓狼似的擊起牙齒來，一邊還描寫也想吃的各種食物，談得津津有味，卻使我聽着害怕。有時他想起女人來。起初偶然說着，唉聲嘆口氣罷了，後來越說越利害，帶着東方人貪饞的微笑，到末後簡直放不過一個女性人物，無論年歲多大，面貌長得怎樣，他總要同我用一種實際哲學的髒話議論那女性身上的任何一部份。他議論女人是很隨便而且內行的，還帶着一種直接了當的見解，簡直使我聽着要唾吐……有一次我對他說，女人這東西並沒有一點比他壞的地方。他聽着不但說我見解不對，朝我生氣，還說我侮辱了他，要同我拚命，——我祇好聽他去，等到他吃飽後再說。

我們到開爾奇去，爲省減路程起見，不打海邊走，卻在平原裏走，那時我們背囊裏祇剩一塊黑麵餅，有三斤重，是用最後五個戈比問鞋匠人買來的。沙克落向各村討飯吃的舉動一點無所成就，各處簡單的回復：「你們人太多了……」這倒是實在的話：這艱難的年頭尋找麵包吃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我的旅伴最不受所謂「饑民」——他討飯的競爭者。我們所走路程雖極艱難，吃得又不好，可是他的生命力儲得十分豐富，所以尚未取得那些「饑民」引為自傲的面色萎黃，行動可憐的形相。他遠遠地一看見他們，就說道：「又來了！啊，嗚嗚！幹麼來？難道俄國還窄麼？真不明白！俄國人是這饑呀！」

我給他講所以使饑俄人到克里米亞來找麵包吃的原因。他極不信任的搖了搖頭，說道：「不明白！那怎麼行呢……我們格魯慈亞地方沒有這樣的饑事！」

夜裏我們到了開爾奇地方，不能不在岸旁輪船碼頭橋下住宿。我們所以躲藏的緣故，因為知道在我們到這裏不久時候，會把所有游民驅逐出境，所以很怕也要被拘到警區裏去；並且沙克落用的是別人的護照，或許因此使我們的命運生出嚴重的變化來。

潮水的浪花寬容大量的濺了我們整夜，黎明我們從橋下爬出來，滿身又濕又髒。我們在岸旁走了一天，纔掙得一角錢，是一個神父太太給的，因為我替她從市場背一口袋甜瓜回家去。

我們想渡過海灣到搭孟地方去。但是船戶中誰也不肯雇我們搖槳，無論我們怎麼求他們。大家都反對起游民來，因為在我們未到以前會幹下了不少英雄的勾當，現在一定也把我們歸入他們一類人裏去了。

晚上我氣極了，把全世界恨得入骨，決定做冒險的行爲；入夜後就去實行。

四

夜裏我同沙克落兩人靜悄悄走到海關的看望船那裏去。船旁放着三隻小船，有鍊條繫在釘進岸旁石牆的鐵圈上面。天色黑暗得很，氣吹得極烈，小船互相撞着，鐵鍊錚錚的響着……在這種情形下把鐵圈搖鬆，從石縫裏拔出來，是再方便沒有的了。

在我們頭頂上，五俄尺高的地方，海關的守衛兵正來回走着，齒縫裏透出呼嘯的聲音。等他站在那裏，離我們極近的時候，我便止住工作；但是這種謹慎未免是多餘的，他決不能想到，底下有人會浸在水裏到頸子那樣深。並且鐵鍊自己不住的響着。沙克落已經伏在小船底裏，輕輕給我說話，浪聲太大，我簡直一點聽不出來，鐵圈已在我手裏了……波浪抓住小船，就扔出岸去。我握住鐵鍊，同小船並排迎着，後來就跳進船去了。我們取下兩根木板，放在船沿上代替櫓槳，就順流而去了……

波浪遊戲着，沙克落坐在船尾，一會兒看不見他，同船尾一塊兒沉下去了，一會兒又高升起來，幾乎要跌落在我身上，還不住的喊嚷着。我勸他不要嚷，別給站崗兵士聽見了。他纔不言語了。在他臉面的部位方面我祇看見一團白的。他一直撐着舵。我們沒有換掉的工夫，而且還不敢在船上移動位置。

我喊着叫他怎樣定船的方向，他立刻就明白所以然，很快的照辦，彷彿生來是老航海家似的。代替櫓的木板沒有多少用處。風吹在船尾那裏。我也不管波浪要漂我們到那裏去，祇竭力叫船頭與海灣成交叉形。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還看得見開爾奇的燈火。波浪從船舷外兀自看望我們，很生氣的噉着，漂離海灣越遠，波浪越來越高了。遠遠地祇聽見蠻野的，威嚴的吼聲……船漂流得越發快了，簡直很難斷定方向。我們一會兒墮落到深坑裏，一會兒又飛到水山上去；夜越來越深黑，烏雲也越降越低了。船尾後的燈火沉入深黑裏去，越發令人覺得可怕了。我們覺得怒潮的範圍是無邊的大。除從黑暗裏飛來的波浪外，簡直毫無所見。波浪把一塊木板從我手裏奪去了，我自己把另一塊板扔到船底去，兩手緊緊的抓住船舷。每次船往上聳跳的時候，沙克落總是野聲號叫着。我在這黑暗裏被怒潮所圍，被波浪的喧聲所震，自覺是可憐而無力的人。我心裏一無希望，全身為惡毒的失意所包圍，四面看見的祇是那些波浪帶着四處亂濺的白髮絲，我們頭頂上烏黑的雲也像波浪一樣……我明白的祇是一念：就是我四周所有的現象可以更加利害些，可怕些，可是還按捺着，不願如此做，這是使我極可恨的事。死本是逃免不了的。但是這無情而普及一切的律法必須有所修飾纔好——因為牠是太嚴重而且粗暴呀。如果我注定要在火裏燒死，或是在湖海裏淹死——那末我竭力願意選擇第一個死

法——總是比較的有趣些……

沙克落喊道：「我們裝上帆罷！」

我問：「帆呢？」

「用我的襯衫做……」

「扔過來罷！不要放下舵……」

沙克落一聲不響的在船尾上忙了半天。

「喂，接着……」

他把襯衫扔給我了。我在船底裏爬了幾爬，又抽出一根木板來，穿在襯衣袖裏，放在船的坐板那裏，用兩脚支直着，剛把別一隻袖子拿起來，立刻就發生了出人意料的現象……船跳得更加高了，後來又飛往下去，我全身浸在水裏，一手拿着襯衣，一手抓住船舷外面伸着的繩子。波浪喧鬧的從我頭上跳過，我嚙了一口鹹苦的水。我滿耳，滿嘴，滿鼻孔都是水……我堅執着繩子，在水裏升浮着，頭撞在船舷上，後來把襯衣扔在船底下，竭力想跳到船上去。我經過十幾次的努力，纔騎在船底下，當時就看見沙克落在水裏打筋斗，兩手抓住我剛纔放鬆的那條繩子。那根繩繫在船舷的鐵圈上，正繞着船的



全身。

我對他嚷道：「還活着呢！」

他在水上高高的跳了幾下，也撞在船底上了，我一把抓住他，兩人面對面坐着。我坐在船底上，像騎馬似的，脚伸入曳船繩裏，像跨入脚蹬似的，——不過這樣並不妥當：任何一個浪很容易把我摔出鞍外去。沙克落兩手抓住我的膝蓋，頭釘入我胸懷裏。他全身抖索不止，我覺得他兩腮擊動得很利害。必定要想什麼法子，船底滑得很，像是抹着油似的。我叫沙克落重新下水去，執着一邊船舷的繩子，我再在另一邊船舷同樣的辦去。他不但不回答，反用頭撞我的胸脯。波浪蠻橫的從我頭上打過來，我們簡直要支持不住了；我一隻脚被繩絞得異常疼痛。眼線裏從四面生出高水山，一會兒又囂張的消滅了。

我帶着命令的口氣重又說了一遍。沙克落的頭撞着我胸脯更加利害了。不能再遲延一點了。我擰開他兩手，推他下水去，還竭力叫他的手抓住繩子。於是發生了這一夜裏最使我害怕的一件事。

「你要淹死我麼？」沙克落輕聲說着，望着我的臉。

這實在是可怕得很！所怕的是他的問話，尤其可怕的是那問話的口氣裏帶着畏葸的服從，請求

饒恕他，和已喪失避免末路的希望的人的最後嘆息，種種神情。而最可怕的卻是那死白的濕臉上的兩眼……

我對他喊着：「好好兒抓住了！」——自己就抓住繩子，下水去了，我的腳觸着什麼東西，在覺得奇痛的當兒起初一點也沒有明白。後來纔明白了。我身裏發出一股子熱氣；我醉了，再也不比現在那樣覺得自己是如何有力的了……

「土地！」我喊嚷起來。

那開闢新地的偉大航海家在看見土地時說這話的感情也許比我大，但是我不信他們能喊嚷得比我更高聲些。沙克落狂吼了一聲，我們兩人都投到水裏去了。兩人立刻又心冷了；水深直到我們胸部方面，還未見到一點關於陸地的確實些的徵象。這裏的波浪稍弱些，已不跳躍了，祇是懶洋洋的滾過來。虧幸我未把小船放手。我同沙克落便各自站在船兩旁，抓住救命的繩子，慢慢兒帶着小船往前走。

沙克落喃聲說着，還笑起來了。我很煩惱的往四周看望。天還是黑得很。後面和右面浪聲喧鬧些，前面和左面卻輕靜些；我們往左面走去。土地是堅硬的，都是沙子，坑壑極多；有時我們腳達不到水底。

便用兩脚和一手泅着，另一手抓住那隻船；有時水不過到膝蓋那裏。在深處沙克落號哭着，我卻害怕得抖索不止。忽然——救星來了！——我們前面看得見火光了……

沙克落拚命的喊嚷着；但是我還記得船是官家的東西，立刻吩咐他記得這一點。他不響了；但過了幾分鐘他忽然嗚咽的哭泣起來。我不能去安慰他，——也無從安慰呢。

水越來越淺……到膝蓋那裏……又到臍肚子那裏……我們還拉着那隻官船；不過到了這裏沒有力量再拉了，祇得扔在那裏，道中橫着一棵烏黑的樹木。我們跳躍過去，兩隻赤腳撞在一種刺人的草上去了。我們覺得很疼，而且在土地方面未免太不盡地主的公道，但是我們不去注意，直奔回火光處去，那火光離我們有一俄里路遠，正很高興的熾燒着，彷彿笑着迎接我們呢。

## 五

……三隻大狗從黑暗裏跳出來，奔到我們面前。沙克落兀自抽抽咽咽的哭着，忽然號叫起來，倒在地上。我用濕襯衫扔到狗身上，還彎下身去，用手去抓石子或木棍。什麼也沒有，祇是草扎刺着手，狗很親善的跳近身來。我用兩指插進嘴內，用力的嘯叫起來。狗跳開了，頓時聽見人奔跑的步聲和語聲了。

過了幾分鐘我們已在四個反穿羊皮的牧羊人一夥兒的火堆旁坐着了。

兩人坐在地上抽煙，還有一人身材很高，黑鬚極濃，穿着哥薩克的衣裳，站在我們後面，支着一根手杖，杖頭上有個大根疙疸；還有一個棕色頭髮的青年在那裏給兀自哭泣不完的沙克落脫衣離這裏。五俄丈遠一大片土地上看得見一團濃厚，灰色和浪形的東西，極像春天剛要融化的雪。用力看了許久，纔能分別出互相緊挨在一起的羊的面目來。羊共有幾千頭，被睡夢和深夜裏壓成一塊覆蓋着野地的濃密，溫和並且巨厚的東西了。有時候那些羊還發出可憐和畏懼的鳴聲……

我一邊在火上烘乾襪衣，一邊同牧羊人從實的講述一切，連如何取得小船的方法都說出來了。「那隻船在那兒？」一個態度嚴厲的斑髮老人問我，還不住釘望着我。

我說了在那兒。

「米哈爾去看一看……」

米哈爾（就是那長黑鬚的）把手杖背在肩上，走到岸那裏去了。沙克落冷得打戰，求我把烘得很暖卻還潮濕的襪衣給他。老人卻說道：「等着！先跑一跑，活活血。繞着火堆跑一跑，聽見沒有！」

沙克落起初不大明白，後來忽然跳起身來，赤着身子，跳起野舞來，像皮球似的在火堆周圍跑着，

又在一處盤旋着，腳踏着地，拚命的喊嚷，揮着兩手。這是一幅笑斷人肚腸的圖畫。兩個牧羊人在地上轉側着，大聲笑起來，老人卻帶着嚴正，不可侵犯的臉色，拍着手掌去合跳舞的節奏，卻總捉不住節奏所在，祇得注視着沙克落的跳舞，搖着腦袋，請子不住的動起來，洪聲喊嚷着：

「唉，唉，對呀！對呀！唉，唉，布刺，布刺……」

火光照耀在沙克落臉上。他像蛇似的彎着身子，一會兒用一隻脚跳，一會兒用兩腳踩着碎步，他在那火光裏閃躍的身子已蒙上粗大的汗珠，紅得和血一般。

現在三個牧羊人都拍起手掌來了，我卻冷得發戰坐在那裏烘火，心想這次遭受的冒險行爲在崇拜庫貝爾和儒爾凡龍<sup>①</sup>必引爲奇幸，又是沉船，又是好客的土人，又是火堆旁野人的跳舞……

沙克落已披上襯衣，坐在地上，在那裏吃東西，一雙眼兀自望我，眼睛裏露着引起我不快之感的一點神情。他的衣裳掛在插進火旁土裏的木棍上烘着，已經乾了。人家也給我點麵包和鹹豬油吃。

米哈爾來了，坐在老人旁邊，一聲也不言語。

「怎麼樣！」老人問。

「船有的！」米哈爾簡單的回答。

「水衝不掉麼？」

「不會的！」

他們大家都望着我，不說話了。

「怎麼辦呢？」米哈爾問着，卻並沒專門對着誰說話，「送他們到村裏地保那裏——或是——」

一直送到海關上去呢？」

誰也沒有回答他。沙克落安詳的吃着東西。

「可以送到地保那裏……也可以送到海關去……這也行，那也行。」老人停了一會纔說着。

「老丈你聽……」我開頭說。

但是他並沒有注意我。

「是啦！米哈爾船在那裏麼？」

「不錯在那裏……」

「怎麼……水不會衝走麼？」

「不……不會衝走的！」

「那就放在那裏罷。明天船戶有到開爾奇去的，讓他們帶走。那空船他們還不能帶走麼？啊是啞？……現在你們……破爛的窮玩意兒……怎麼……怎麼說……你們兩人不害怕麼？不麼嚇嚇……再有半俄里，你們就到海裏去了。要是把你們衝到海裏，你們怎麼辦呢？啊要淹死，兩人都像斧子似的……淹死了，——也就完了。」

老人不說話了，鬍子裏帶着微淡的訕笑，望着我。

「小夥子，你爲什麼不說話？」

他這種理論我起初不明白，認爲對我們取笑，所以覺得討厭！

「我不在這裏聽見了麼？」我很生氣的說着。

「怎麼樣呢？」老人很有興趣的問着。

「不怎麼樣呀。」

「你生氣做什麼？我年紀比你大一把，可以給我氣受麼？」

我不說話了。

「你還不想吃點什麼？」

「不想吃」

「好了，不吃罷。不想吃——就別吃。也許想拿點麵包在路上吃麼？」

我喜歡得抖索起來，卻不露出一點形跡。

「路上吃倒好多些……」我安然說。

「好了……：給他們點麵包和豬油到路上吃，在那裏……：也許還有點什麼連那個也給他們罷。」

「他們還得走路麼？」米哈爾問。

別的兩個人也舉眼望着老人。

「我們做什麼要他們？」

「我們不是要送他們到地保那裏去……或是送海關呢……」米哈爾非常失望的問着，沙克落在火堆附近忙亂了一陣子，很經心的從襯衣裏伸出頭來。他的態度十分安靜。」

「他們到地保那裏去幹什麼？他們到那裏沒有什麼可幹的。他們以後可以去……要是願意的話。」



「船怎麼辦呢？」米哈爾不肯放鬆下去。

「船麼？」老人轉問一下，「船怎樣辦呢？在那裏放着麼？」

「放着呢……」米哈爾說。

「讓牠放着罷。早晨伊瓦司卡把牠帶到碼頭那裏……有人帶牠到開爾奇去。船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我十分注意的望着那老牧羊人。火堆的影兒跳躍在他爲風雨所蝕，爲太陽所燒炙的皺皮的臉上，始終瞧不見他臉上一點兒神色。

「不會鬧出什麼錯兒來，也許……」米哈爾帶着退步的意思說着。

「祇要你不多嘴，決不會出什麼錯兒的……要是送他們到地保那裏去，我想，他們不安，我們也不會安靜。讓我們辦我們的事，他們走他們的路。喂！你們還走得遠不遠？」老人重又問着，雖然我業已告訴他走多少遠。

「到帝夫司里去……」

「你看，路還很遠呢！地保一定要扣住他們；他們一被扣住，叫他們怎麼往下走呢！他們要往那裏

去，也就讓他們走去罷。好不好？」

「沒有什麼讓他們走罷！」老人的同伴們都答應了。老人慢慢兒說完話後，把嘴唇緊咬了一下，手指攥着鬍鬚，帶着疑問的神氣向同伴們望着。

「孩子們，走你們到上帝去的路罷！」老人擺了擺手，「小船我自己會送去。好不好？」

「老丈，謝謝你！」我把帽子戴上了。

「做什麼謝？」

「謝謝你，謝謝你！」我惶急地反覆說着。

「謝什麼——這真是奇怪！我說——走你們到上帝去的路罷！你可對我說——謝謝你！難道你怕我送你到魔鬼那裏去麼？」

「做了錯事所以很害怕呢……」我說。

「噢……」老人擡着眉毛，「我幹麼送人到壞路上走？我不如送人到我自已走的路上去。也許我們後會有期，對不對，我們就可以相識了。也許互相還要幫助呢……再見罷……」

他脫下羊皮帽子，對我們鞠下躬去。他的同伴們也鞠了一躬，我們問好到阿那迫地方去的路徑，

就動身走了。沙克落在那裏笑將起來……

## 六

「你笑什麼？」——我問他。

我對於這老牧羊人和他人生的道德異常的欣賞。黎明的微風直吹在我胸懷上面，黑雲一散，太陽將在晴明的天上升出，必有一美麗的白日降臨，我心懷裏尤為高興……

沙克落狡猾的把眼睛眯了一下，更加笑得利害了。我聽着快樂和健全的笑聲，也微笑起來。牧羊人火堆前所消磨的兩三個鐘點和美味的麵包和豬油，使累人的旅行裏僅僅遺留下骨節裏一點兒微微痠痛罷了；但是這樣的感觸不能阻止我們的快樂。

「你笑什麼？還活着，所以喜歡，是不是？又活着，又吃飽了，是不是？」

沙克落搖頭否認，用肘子向我腰部推了一下，扮了個鬼臉，重又哈哈大笑起來，後來纔說道：「不明白，爲什麼可笑？不明白麼？現在就告訴你。要是他們把我們帶到地保那裏去，你說我要怎麼辦？你不知道麼？我一定要告訴你，對你要淹死我，還要哭起來。那時候他們必定可憐我，也許不把我下獄！你明白麼？」

起初我以為是說笑話，但是他一直給我說這個意思是十分正經的。他說得十分明瞭，而且大有根據，竟叫我對他這種童真的可惡思想無從生氣，卻祇充滿着深憐惜他的情感。這類人用高興的微笑和極誠懇的語氣，告訴你說他有如何殺死你的意思——對這類人還能有別樣的感觸麼？他看這類的舉動如同極有緻，極聰明的玩笑，叫你對他怎樣處置呢？

我竭力對沙克落證說他這種思想未免太不道德。他隨隨便便的駁我，說我不明白這於他很有利益，而且他用的是別人的護照，這一點也待顧忌一下……等等語。

我忽然發生一個殘酷的思想……

「你聽着，」我說，「你信不信我實在要淹死你呢？」

「不信……你推我下水的時候我很信，等到你自己下水——我不信了！」

「這真是謝天謝地！」我喊起來，「就這一點，也該謝謝你！」

「不，不要說謝的話！我要謝謝你呢！在火堆那裏，你身上冷，我也冷……襖衣是你的——你自己不穿。你烘乾了給我。自己並沒有穿。這真是要謝謝你！你是好人，我明白。到了帝夫里司——會得給你錢。我領你到父親那裏去。對父親說——這纔是好人呢！你給他吃，給他喝，把我送到驢廐裏去罷。一定

要這麼說！你可以在我家裏住，當花兒匠，喝酒，隨便吃什麼東西都行……哈哈……你一定可以過好日子！這是很容易的……可以同我用一隻碗吃喝……」

他把想替我在帝夫里司安排好如何安適的生活詳細的講了半天。我一面聽他談話，一面心想那些具有新道德新願望的人孤寂的往前走，在道中遇着的儘是些與自己相異，不會了解自己的旅伴，那是如何的大不幸呢……這類孤獨人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他們是超於地上，在空中的……但是他們在空中飛散着，像善良的穀物種子一樣，而且在豐肥的田地裏是很少會腐爛……

天發亮了。海的遠處照耀出玫瑰紅的金色來。

沙克落說：「我想睡覺呢。」

我們止着步。他睡在離岸不遠，乾沙土爲風所蝕的小坑裏面。頭蒙着襯衣，立刻就睡熟了。我坐在他旁邊，望着海景。

海的生命是寬闊而充滿強有力的行動的。一大堆波浪喧聲的滾到岸上來，擊打在沙上，沙子吸着水，微聲發起嘆息。前排的浪兒噴着白色的繫絲當胸擊打在岸上，被岸一推，立刻就退走了，跟着就迎來別的浪兒維持着前頭的浪。這些浪兒互相緊緊擁着，噴着水沫，重又滾到岸上，竭力的攻擊，希望擴

張自己生命的範圍。從天際到岸邊，在整個海的區域裏，不住的產生着彎曲而有力的浪兒，老是成羣結隊的走來，爲同一的目的互相維繫着：太陽在浪的背脊上越發照耀得鮮明，在天際遠浪那邊顯得是血紅色的。在這洋洋大觀的行動裏沒有一滴水無影無蹤的消滅；那成羣的波浪彷彿被一種有意識的目的所衝動，非用牠們寬闊而有節奏的打擊達到目的不去。那前排的浪，帶着挑戰的態度跳到靜默的岸上，牠那美麗的勇氣令人神往，同時那整個的海，強有力的海，被太陽染成虹彩，並且充滿着美麗和強力的自信力的海，隨着又安靜，又親密的往前擁走起來……

一隻巨輪從海角那裏破浪洶來，在驚擾不安的海面上尊嚴的搖着身子，在波浪的背脊上行走，那波浪卻發瘋似的奔到船舷上去。這船美麗而且有力，鐵質的全身在陽光裏閃耀，在別的時候或許能使人想到那征服自然的人類所有的創造如何的足以驕傲……但是在我身旁還躺着一個人，他本身就是「自然」呢。

## 七

我們在鐵爾斯卡區行走着。沙克落頭髮散亂，衣服破爛得可憐；雖然所得工錢十分充足，不再挨餓，但是他的脾氣仍舊壞得很。他什麼工也不會做。有一天他站在打麥機那裏撮麥桿，過了半天下來，

被犁磨得手掌上生出帶血雞眼。第二次他拔樹根，被長斧削下頸子上一塊皮來。

我們走得很慢——做兩天工，走一天。沙克落吃東西仍舊無節制，就因為他貪吃，我怎麼也積不下幾個錢去給他購買一兩件衣裳。他的衣裳直就是各種窟窿集成成的，不過用各色各樣補釘勉強縫湊着罷了。

有一天在某村裏，他從我的麻袋裏把我好容易背着他積下的五個盧布偷走了，晚上纔回到我在菜園做工的那家去，喝得很醉，還帶着一個肥胖的哥薩克女人。她同我見面時，開頭就說：「可惡的背教的人，你好！」

沙克落站在她身旁，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他爛醉如泥，走一步路，身子就搖蕩起來。他的下嘴唇搭在下面，暗淡無神的眼光無意思的釘在我身上。

「你還瞪着眼睛看我們做什麼？把他的錢拿來！」勇敢的女人喊嚷起來。

「什麼錢？」我奇怪起來。

「拿來，拿來，要不然我帶你到兵房去。你在渥台薩取他的一百五十塊錢，快拿來！」

我有什麼辦法呢？這醉鬼女人做得到要到兵房去；村長對待一切游民素來十分嚴厲，必將我們

逮捕起來。誰知道，這一逮捕對於我和沙克落要出什麼事呢？我不得不用外交手段騙那女人，自然這是很費力的。借了三瓶酒的力量我纔算把她鎮服住。她倒在西瓜地裏熟睡了。接着我又把沙克落弄睡，第二天清早就同他走出村去，把那女人交給西瓜去了。

沙克落中了酒毒還是病洋洋的，臉兒又髒又腫，不住的唾吐沫，深深的嘆着氣。我試着同他說話，他不回答我，惟有搖着頭像羊一般。

我們走的是狹窄的小路，小紅蛇來回的爬着，常被我們的腳所踐踏。四周圍完全靜默，一切都沉入幻想和朦朧的境界去了。一層黑雲慢慢兒在天上隨在我們後面走着，漸漸併合在一起，把我們身後的天空全都掩蓋住了，但是前面還是十分明朗，不過有一兩塊雲彩往前奔跑，趕過了我們。遠處已聽見雷響，牠那暴怒的聲音越發的臨近了。雨點零落的下來，草響得像金屬物的聲音。

我們沒有躲藏的所在。天漸漸的黑了，草的響聲也越發洪大而且帶着可怕的神氣。霹靂一響——黑雲被藍火所擊，不由得震動起來。傾盆大雨像一道小河流似的倒將下來，雷聲接續不已的在空曠的田野裏發起威令。草受風雨的打擊，全都彎到地下了。一切都抖索，都震動。電在那裏撕裂黑雲，撩着人的眼睛……在電光閃耀裏挺出一座黑山，帶着銀灰色，冷氣森然，電一滅，那黑山跟着消隱了。



彷彿墜入深黑的淵谷裏似的。一切都響了，抖索了，生出巨大的聲響來。怒氣勃勃的天彷彿在那裏用火掃除地上升起來的一切灰塵和骯髒事；大地眼看天的怒氣，彷彿害怕得抖索起來了。

沙克落响聲在那裏說話，像受驚的狗一般。我卻十分高興，觀察着野地裏雷雨時莊嚴悲慘的圖畫，彷彿自身已超越在尋常的一切之上。那奇妙的狂亂狀態吸引着人，叫人感出英雄的氣概，使全個心靈充滿那威嚴的與宇宙和諧之氣……

我也想要參加進這和諧的局面裏去，表示出充滿在我全身裏的讚賞這偉大力量的情感來。滿天裏發出的藍火光彷彿也在我胸懷內熾燒着，但是用什麼來現出我偉大的騷擾心和我的喜悅呢？我用全力高唱起來。雷響着，電閃着，草兒微動着，我卻高歌起來，感着自己同一切的聲音是完全合諧的……我簡直瘋狂起來，但這並不要緊，因為除我以外，並不妨害別人。海裏的風浪和田野裏的雷雨——我再也知道自然界裏比這還偉大的現象了。

我一邊喊嚷着，一邊深信這種行為不會使人不安，而且不會使人嚴正的批評我這種行為。但是忽然有人絆我的腿，我不由自主的倒在水塘裏了……

沙克落張大着嚴正和生氣的眼睛，直向我臉上看着。

「你瘋了麼？不是瘋了？沒有別說話了！不許喊！我把嗓子給你撕掉了！聽見了沒有？」  
我驚訝起來，先問他有什麼妨礙他的地方……

「你嚇人！明白了麼？雷響着——那是上帝說話，你竟叫喊起來……你想做什麼？」  
我對他說，我有隨我意歌唱的權利，正和他一樣。

「我不願意！」他堅決的說。

「那你就別唱好了！」我答應他。

「你也不許唱！」沙克落厲聲說。

「不，我自己不如……」

「你聽——你想做什麼？」沙克落怒聲說着，「你是什麼人？你有家麼？你有母親麼？父親麼？有親戚麼？有土地麼？你在地上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那是我！我什麼都有……」他擊着自己的胸脯。  
「我是公爵……你……你是什麼也不值！你什麼也沒有！庫達司人，帝夫里司人，全都知道我……你明白麼？你不要反對我！你不侍候我麼——必定叫你滿意！我給你十倍錢！你能這麼辦麼？你不能不這麼辦！你自己說過，上帝叫大家侍候人，不求獎賞……我一定賞你！你爲什麼老磨折我？爲什麼教訓我，

又嚇我？你願意我也像你這樣麼？這是不行的！唉，唉！……真是，真是！……」

他說話的時候，吮着嘴唇，打着響鼻，並且連聲的嘆氣……我向着他的臉，驚訝得張着嘴合不攏來。顯然他在我面前把旅行來積蓄下一切對我生氣和不滿意的意思都全倒出來了。爲得着確信力起見，他用手指推我的胸，搖我的肩膀，在說得最有力的地方簡直全個身體壓到我身上來。兩傾倒在我們身上，霹靂在我們頭上不斷的響着，沙克落拉着嗓子喊嚷着，要叫我聽出他的話來。

我顯然覺得我所處的地位又可氣，又可笑，不由得叫我使勁兒哈哈大笑起來……  
沙克落睡了一下，背過身去了。

## 八

……我們越走近帝夫里司，沙克落的態度越發嚴重，而且終日若有所思。在他瘦小，不好動的臉上現出一種新的神氣。離佛拉地高加索不遠地方，我們走到柴爾開司人種所住的村落裏去，被雇去收取玉蜀黍。

我們在柴爾開司人那邊做了兩天工。他們簡直不會說俄國話，不住的笑我們，還用自己的話語罵我們。村人對我們的仇感不住的增長，使我們十分害怕，便決定離開他去。走了離村十俄里的地方，

沙克落忽然從懷裏抽出一捲萊慈金人織的紗布來，極其得意的給我看，還喊道：「再也不必做活了！把牠賣了，——再買吃的！——到帝天里司夠用了！好不好？」

我氣急了，把紗布搶來，扔在一旁，還向後面看望了一下，柴爾開司人是不愛鬧着玩的。不久時候我們會聽見哥薩克人講過一段歷史：一個游民在柴爾開司人村做工，臨走的時候，偷了一隻鐵匙去。柴爾開司人追上他去，搜檢他的身體，找到了匙子，用刀子破開他的肚腹，把匙子深插入傷處，就扔在田野裏，安然走了。等到哥薩克人遇見他時業已半死的人了。他把這事講給哥薩克人聽，竟死在到別村去的路上。哥薩克人講着這類可資教訓的歷史，屢次告誡我們，要留神柴爾開司人，——我沒有根據不信他們的話。

我對沙克落提起這件事情。他站在我前面聽着，忽然不發一言，露着牙齒，瞪着眼睛，像貓似的撲到我身上來。我們互相撲打有五分鐘的時候，沙克落纔怒喊道：「得了……算了……」

我們兩人都累乏了，面對面坐着，不說話了半天……沙克落很可憐的往我扔紅紗布的那地方望着，說道：「幹什麼打架？唉，唉……真是傻。難道我偷了你的麼？你可憐做什麼？我可憐你，所以偷了一下……你做活，我不會做……叫我怎麼辦呢？也想幫幫你的忙……」

我竭力給他講偷竊是怎麼樣的行爲……

「請你別說話了！你的腦袋像木頭一樣……」他很輕蔑的對我說：「你要死了，——你也偷不偷？！這樣活着幹什麼？別說話了！」

我怕重又惹氣他，祇好不說話了。這已是第二次的行竊。以前在黑海地方的時候，他曾偷去希臘漁戶一座石秤。那時我們也差不多要打起來。

兩人稍爲安靜一下，講好和，休息了一會。他說道：「怎麼樣，——往下走罷！」

我們往下走路。他的神色一天天憂愁起來，時常很奇怪的望着我。我們已走過達里亞山峽，從古達烏爾山下降。有一次他說道：「再過一兩天我們就到帝夫里司了。噉，噉！——他吮着嘴唇，滿臉的笑容，「走回家去，——你到那裏去了？旅行去了！一定先到浴室去洗個澡……嚇，多多的吃一下子對母親說——很想吃東西！對父親說——你恕了我一遭罷！我遇見了許多憂愁，大開世面——各種的世面！游民是很好的！以後要是遇見游民，必給一盧布，還領到酒店去說——你喝酒，我也曾做過游民呢！要對父親說你的好話……說這纔是個人呢？——簡直是我的老大哥……教我好，還打我，這東西……還養我。我對他說現在你也養他罷。養他一年，養一年——這多長遠啊！瑪克西姆，你聽見麼？」

我極愛聽他這樣說話；在這種時候他的性子彷彿成爲普通而且童真的了。並且我在帝夫里司沒有一個熟人，但是冬天已近——在古達烏羅山上已降過一陣雪——所以他這類話自然是很入我耳的，我對於沙克落總是多少有點希冀。

我們走得很快，已走到伊白里亞的古都木慈嚇特了。明天就可到帝夫里司。

遠遠裏離五俄里遠的時候，已能看見偻偻在兩山間的高加索京城。旅行的終點！我覺得很快樂，沙克落卻冷淡得很。他用模糊的眼睛向前望着，直唾着餓饑的吐沫，時常帶着病痛的恣勢，捧住肚子。這是他不謹慎吃了道間採的生胡蘿蔔了。

「我是格魯慈亞的貴族，我衣服這樣破，身上這樣髒，你以爲我能白天進自己的城裏去麼？不……我們等到晚上再進城等一等罷！」

我們坐在一座空樓的牆旁，掏出最後的兩根香煙，各自抽起煙來。冷得不由得抖索。寒冽的風從格魯慈亞軍道上吹過來，沙克落坐在那裏，低聲哼着悲慘的山歌……我卻想着暖屋子，和居家生活比游蕩生活的各種優點。

「走罷！」沙克落帶着堅決的臉色站起身來。

天黑了。城裏滿是燈火。看那小火光在包圍着城的黑暗裏漸漸兒一一跳躍起來，確是極美麗的景致。

「你把絨帽子給我，讓我蓋着臉……要不然熟人認識我，也許……」

我把絨帽子給他了。我們在渥里金街走着，沙克落吹嘯出一點堅決的調兒。

「瑪克西姆！你看見那停馬路站——伏黎橋麼？你在那裏坐着等一會兒。請你等一會兒！我走一家去，朋友家去，問問自己母親父親的情形……」

「你長不長遠麼？」

「立刻就來！一會就來！」

他很快的邁進一條黑暗的胡同裏去，就此永遠消滅無蹤了。

我再也沒有遇見這個人，他和我差不多做了四月之久的旅伴，可是我還時常帶着善感和喜笑憶起他來。

他教會我許多爲聖人所著的巨冊中尋覓不到的東西——因爲人生的智慧總是比人們的智慧深厚而且闊大呢。

- 普希金是俄國著名的詩人，曾被遣戍到克里米亞——譯者。
- 這兩人都是有名的冒險小說的作家。

(一八九六年作)

(選自高爾基小說集耿濟之譯)



## 一個人的出生

這是在近海的科圖爾河流域，蘇封與奧添底爾之間，發生饑饉的九十二年（一八九二）的事。——當閃爍着光波的山間小河的流水，在潺湲地作着快人的聲音的時候，很清晰地聽見海的鈍重的波音。

秋天。

科圖爾河流的白泡沫中，月桂樹的黃葉，像跳躍着的小蛙魚一般，閃閃地轉旋發光。我坐在河邊的石上，把月桂葉錯看作魚兒，好似連鷹鳥和白鷗也都上過了當，正在對河右邊一叢臨流的樹木後，懷喪地啼叫。

在我的頭上，栗樹的菓實，已染上金黃色的顏色，脚下是散亂着許多枯葉，像割下的人的手掌一般。可以望得見的對岸的榆樹，已經完全赤裸了，枝條向下垂着，像破碎了的魚網。樹枝上，灰紅色的山啄木鳥，便如掛在網裏的一樣，黑的長喙鑽進樹皮裏，卜卜的啄着，一啄出了蟲來，便被旁邊的山雀和玄鳥（這遠從北國來的惡客）搶着含去。

左邊的山峯上，沉重地垂着含雨意的煙雲，從頂上直沿到有黃楊樹的綠色的坡，匍伏着雪的白影。老毛櫟和菩提樹的樹洞裏，可以探到醉人的蜂蜜，這蜂蜜的醉人的甘味，古時候會酣醉了大寶貝的兵士，把有名的鋼鐵般的羅馬聯隊，幾乎打得全軍覆滅。這種蜂蜜，是蜜蜂採了月桂和菩提的花造的，而過路人卻從樹洞中把它拿去，和在一種用麥粉做的，叫「拉伐西」的細點心中吃。

我坐在栗樹下的石上，一邊被發怒般的蜜蜂包圍着。一邊取着蜂蜜，然後把麵包片蘸在裝滿了蜂蜜的小鍋中，飄然地看着疲倦的秋陽底怠懶的遊戲，慢慢地吃着。

高加索的秋空，像偉大的聖人們——他們又是極偉大的破戒者——爲從銳利的良心之眼，隱秘他們的過去，——用黃金，土耳其玉，綠寶石建造的廣大的寺院裏的，壯麗的大殿內部一般；四周的羣山，披着薩馬爾剛特與西愛馬愛的貼克明人用絲織成的絨緞，而且在忘卻全世界與一切的這裏，滿飾着像要向太陽的眼中，說「這是你的東西，一切都是你的」那樣的情景。

白髮長鬚的巨人，像孩子般的張着大眼，走下山來，毫無吝惜地把種種色色的寶物，撒散四處，裝飾了地面。我凝然地眺望着山頂上像蔽着厚的銀層般的雲的流動。山頂的凹處，巧妙地蔽着樹木的生動的衣服，好像成功在巨人的手下似的，在這土地之一隅，行着鮮美奇麗的變化。最高的職務，便是

在地上創造人類；人類看見許多優美的萬物，而且對於美，他的心頭，是甚樣甜蜜而靜寂地鼓動。

但有時也有痛苦，也有燃燒胸頭的憤怒，而且也有憂鬱會吮吸心頭的血液，可是太陽，卻不是永遠含着憐憫的眼眺望人類的；太陽是爲人類，盡了極大的勞力，但惡人決無在此世絕跡之理，當然，好人也相當存在。在這兒祇限於嘗試着矯正惡人，如果無效，則再加以改造。

在我左手的灌木頂上，動着黑色的人頭，幽然地在波音河光之中，聽見人聲——這是受饑災的人們，在蘇封做完了道路工事，到奧添底爾去找工作的。

就認識這些人們，他們是奧爾羅夫縣人，我會和他們一同做工，因爲昨天完了工事，大家都被解雇了，我比他們先出來，到海岸來看日出的。

他們是四個農夫，和一個高顴骨的青年的懷孕婦人，那婦人捧着高到鼻尖外的大肚子，泛着蒼白的眼睛。在灌木的茂密上，可以看見包着黃布的她的頭，但這一會兒受了風吹，卻像茂盛的向日葵般的不歇地搖動。在蘇封，她的丈夫因多吃了生菓死了；我和這些人一同住在一個木棚裏，照着善良的俄羅斯的習慣，他們用周圍五俄里都可聽見的大聲，哭訴了自己的不幸，他們實在是被命運打擊的可憐的人。惡運鞭驅着他們，使他們離開自己的故鄉，像秋風吹枯葉般的把他們吹到這地方來了。

這地方的陌生的自然的壯麗，奪去了他們的魂膽，而困難的勞動條件，結果終於令他們絕望。

他們在這兒，泛閃着沒生氣的疲殆的眼，絕望地眺望着眼前的一切，互相作着苦笑，低聲地談話。

「啊喲……這真是什麼的地方……」

「正像從地中鑽出來的一樣，什麼都不成……」

「對啦，可是，石頭倒是有的啊……」

「不能說是甚樣壞的地方呀……」

於是他們想起會用自己汗血灌溉的故鄉，科壁里的浩廣的山中低地，蘇封的畜牧場，摩克萊尼克的——無論那兒的一握泥土，對他們都是祖先的遺物，都使他們鬱鬱地懷戀。

在他們的隊伍中，還有一個農人的老婆，高身材，板一樣的平扁，做着馬臉，貪戀地望着東西的，煤炭般的黑斜眼。

到了晚上，她便帶了那頭包黃布的婦人，走出木棚，坐在木柴堆上，兩手托着下巴，彎着頭，用發怒一般的聲音唱歌。

墓地後是草的青氈，

就是沙原上，也可鋪上白布，

可愛的先生呀，如果你高興，

我便答應了你。

頭包黃布的婦人，不時地低着頭看自己的肚子，大抵總不作聲，可是也有時像忽然想起般的，用着懶怠的鄉下氣的嘆聲，加入了唱，這唱聲簡直和哭一樣。

甜蜜的是愛情，

這是與你最後的相逢；

這是我的姻緣。

在南國之夜的沉鬱的黑暗中，聽着這像哭一般的兩人的歌聲，令人想起北國的雪之曠野，飄雪

之音與狼的遠吠。

不久之間這斜視眼的婦人，患了瘧疾，睡在布擔架裏，送到城那邊去了——這婦人一邊在擔架上發着抖，一邊好似還在唱着墓地與沙原之歌似的，不歇地呻吟。

黃頭布的一個，好似融在空氣中的一般，不知什麼時候，忽然不見了。

我吃完了麵包，用樹葉包了鍋中的蜂蜜，放進布袋裏，從容地用木棒打着小路上的硬泥塊，跟着動身了的他們後邊走去。

我走出了狹的灰色路的交叉口，右手邊，青碧色的海水正在波動，好似被眼睛看不見的木匠，用幾千柄木鏟刨過的一樣，白的刨痕，又被漸漸濕，又溫暖的健康女子的香息一般的風趕着，很快地逃上岸來。把土耳其式的小船，傾側着右舷的一個板着面孔的技師，——神氣十足的人——風帆也恰如他的頭頸一般，膨脹地孕滿了風，向蘇封方面溜也似的駛去。不知什麼緣故，那個蘇封的技師說起話來，把「慢慢兒」詭作「辦辦兒」，把「開船」詭作「該船」。

「辦辦兒地，幹麼你這樣急着該船，捉你到警察所去……」

他老是歡喜爲一些小事，送入到警察所去。一想到他這副身體，大概在遠古以前，早已給墳墓裏

的蚯蚓鑽空了骨髓，真覺得滑稽。

徒步走路，感得如在空中游泳般的快樂。愉快的想頭，穿着漂亮衣服般的聯想，漸漸在回憶中，作起迴旋舞來。心靈中的這迴旋舞，止在海波的白浪紋裏，水面上雖然泛濫不定，但海底卻是沉靜的，像銀色的海中的魚兒一般，鮮豔滋長的青春的希望，靜靜地流泳。

路向海邊繼續着，曲折地直延到潑洗着波濤的沙灘邊爲止。對着好似正想注視林叢與波面的海原的蒼空，做了個行禮般的姿勢，在綾帶一般的道路上跨着大步。

風，從山崗吹來——好像快要下雨了……

……忽然，聽見灌木林中，有低抑的呻吟之聲，這是無論什麼時候一聽到便會震慄心魄的人的呻吟。

撥開了灌木看，正是那黃頭布的婦人，背靠着胡桃樹根上，頭側在肩邊，歪着嘴，睜着眼坐着。她的兩手按在肚上，起抽搦般的大肚子，喘着怕人的不自然的喘息；一邊按着肚子，一邊露出狼一般的黃色的牙齒，低聲地呻吟。

「什麼了，給誰打了麼？」

我走近她身邊，屈着身問。

好似灰堆中的蒼蠅一般，她兩手搔挖着裸足，苦苦地搖着頭澀聲說了：

「到外面去……不要臉……到外面去……」

立刻我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了，我會經碰到過這樣的事，可是仍不能不驚惶起來，婦人只是拖長着聲呻吟，濁淚從她飽漲的眼裏流到蒼白浮腫的臉上，使我忍不住不走得更新些看她；我把布袋，水壺，小鍋子丟在地上，想扶她伏着身子睡倒，叫她把兩腰屈在膝上，她打我的臉和胸，把我推過一旁，像熊一般的叫着，帶奔帶爬地，爬進前面的一叢灌木中去了。

「下流氓……惡魔……」

撐在地上的兩手，一個坐折，她便砰——地把臉孔撲到地面，兩隻腳還在抽搐。

我一面碰着灰鼻子，一面仍想盡所知的方法，屈轉了她的腿，使她向下伏着，這時候，胞衣已經出來了。

「躺倒了身子產吧……」

我說了一聲之後，便跑到海灘邊，洗了洗手，仍跑回來，動手做收生婦。



婦人兩拳叩着目己周圍像火焙過的白樺皮般的乾爛的地面，還隨手搔着枯草，向嘴裏亂塞，在張着狂氣充血的眼的，不像人樣的可怕的臉裏，滿塗了污泥，胞衣已破了，小小的腦袋便出來——我必須按住她抽搐的腿，照料嬰兒出來，還得留心着，不讓她把枯草塞進自己呻吟的口裏去。

我們還稍稍地互相吵了嘴，她罵我，我叫她不要這樣大聲，自然，她是爲了痛苦，大半還是爲了羞恥，而我是爲自己的困惑，和對她的憐憫……

「主呀！」他呻吟着，灰白的嘴唇吹着涎沫，映在太陽光裏的褪色的眼，泛溢着做母親的難受的痛苦的淚，這是把她全身分做兩個的痛苦。

「快到外邊去吧……不識羞的……」

怯弱失力的兩手，不歇地想把我推開，但我卻自信地說：

「傻子……快產吧……喂……」

看女人的眼淚，是受苦的事，她的眼淚也傳染了我的眼睛，心頭好似被痛苦壓迫着，我也覺得要怒罵了：

「喂，快呀！」

於是，我的兩手上，便來了一個人類——一個通紅的。我的眼中已溢滿了可淚，還看得出這是全身通紅的。這紅的東西，還沒完全和母親的肉體分離，似乎已對人世懷了不滿，掙扎地牽動着手足，發出有底力的聲來。他的眼是藍色的，紅皸的臉上，生着蹣跚一般的滑稽的鼻子，而且抖動着嘴唇：

「啊外……啊外……」地啞着。

身體完全是精滑的，一不小心，真會從我手上落下，我站起身子，凝視着他，終於臉上浮出了微笑。——永永地凝視着，真是非常有趣的東西——這其間我可完全忘掉了，要做什麼纔好……

「請你割一割斷……」

母親低低地說了，閉着眼睛的她的臉，作着死人般的土色的，蒼白的嘴唇，微微地顫着。

「用小刀子割好了……」

我的小刀，在木棚時，已被人偷去了，我使用牙齒咬斷了臍帶頭。嬰孩用奧爾羅夫縣式的低音啼着，母親微微地笑了。她的深洞般的兩眼，閃出了驚人的光芒來，她在裙子裏揩了揩黑的手，去探身上的衣袋，顫着嚙出了血的嘴唇。

「不行不行……衣袋裏有帶子……把臍帶繞起來……」

拿出帶子來，我把臍帶繞好給她，她臉色益加清明地微笑了，這微笑幾乎使我目眩，「以後再收拾吧，我把孩子去洗一洗……」她擔心地說：

「當心呀……靜靜兒地……當心呀……」

對於這赤紅的小人類，卻用不到甚樣當心，因為他祇是握着拳頭，喧嘩着恣情地喊。

「啊外……啊外……」

「小東西……好好兒的……再吵一吵我會把你的腦袋摘掉……」

有趣地潑着我們兩人的海波，一跳到他身上，他便叫得更厲害了，我把手撫着他的胸背，他祇是泛着眼睛，尖着喉嚨叫。海波陣陣不歇地潑着他。

「吵吧吵吧，奧爾羅夫先生！拚着命哭你的吧……」

抱了他到母親的地方，她正躺着身子，在產後的陣痛裏閉着眼睛，嚙嘴唇，可是還帶喘帶呻地，在喘息中提起垂死般的低聲：

「抱來給我……把孩子抱來給我……」

「孩子在等着你呀。」

「我說你快抱給我……」

她顫顫地伸手捉開上衣的胸扣，打開了自然爲二十個孩子準備着的胸脯，我幫她把這倔強的奧爾羅夫先生，送進母親的懷裏，便立刻好似滿足了一切，不再作聲了。

「好一場辛苦！」

母親輕輕地透着氣，在布袋上搖着頭髮蓬鬆的頭，忽然好似低低地叫了一聲——立刻張開了清明美麗的眼睛，——母親的神聖的眼睛，發着碧色了，——眺望着蒼空，在這眼睛中，融燃着感謝與歡喜的微笑。她沉重地舉起手來，爲自己與孩子劃了十字……

「歸光榮於你……純潔的聖母呀……歸光榮於你。」

她沉沉地伏下兩眼，又低聲地喘着沉默了，忽然帶着事務式的硬聲：

「阿哥，請把我的布袋打開來……」

把布袋的帶鈕解開來給她，她茫然地看着我，無力地微笑了。瘦削了的臉頰與流着汗粒的額上，剝然地帶上了羞紅。

「請你到那邊去……」

「我實在懶得不想動了……」

「快快……請到那邊來……」

我退到了附近的灌木林中，雖然覺得懸懸，但胸頭却完全平靜了，好像有一隻可愛的鳥兒，靜靜地唱着歌兒，原來這鳥歌是和海的不絕的波音一樣，就是整整地聽上一年，也幾乎不會聽厭的。在不遠的地方，小河好似小姑娘給朋友們談自己的戀人似的，潺湲地流着作聲……

灌木林上，已經看見黃布的頭。

「喂，喂，嫂子，走路還太早呀！」

她手扶着枯木的枝，坐下去了。沒血氣的灰色的臉上，漂着碧湖般的大眼睛，靜靜地說了：

「你看——好好兒睡着了……」

孩子好好兒睡着，但我一眼看來，這孩子也跟普通的孩子一樣，別無特殊的優點，如果有什麼不同，便在於這孩子是睡在奧爾羅夫縣疏落的枯木林下的鮮色的秋葉堆上。

「媽媽也睡睡纔好呢……」

「不要……」她搖了搖低着的頭說：

「我還有事，非到那邊去不可。」

「奧添底爾？」

「是喲……我們來的時候走了多少里路……」

「你想走去麼？」

「聖母娘娘，不走怎樣辦？她會幫助我……」

祇要自己相信聖母跟在身邊，什麼都無口說的必要。

她含着溫柔的愛撫，眺望林叢下小而肥胖的臉，伸舌子舐舐嘴唇，輕輕撫着跳動的胸脯。我拾了些枯枝，架了石塊，準備燒茶。

「現在請媽媽喝點茶吧！」

「好，正想喝……胸頭乾得厲害……」

「你那些同鄉，丟了你走了麼？」

「不是丟的，爲什麼問這樣的話，是我自己留下的，他們剛纔還叫我……幸而是這樣，否則還不

能跟他們離開……」

她飄了我一眼，拿手遮着臉孔，紅紅臉含羞地微笑了。

「你還是第一次做產？」

「第一次呀……你到底是什麼人呢？」

「人就是人呀……」

「這自然，自然是人，有了嫂子麼？」

「那裏是轄得起老婆的身分……」

「說謊吧！」

「爲什麼？」

她低眼想了一想：

「那末爲什麼知道女人的事呢？」

終於，我說了謊。

「這是學習的呀，因爲我是學生——懂麼？」

「那裏，學生就什麼都知道麼？我們村裏那神父的兒子，從前也是大學生，可是仍然神父自己教他的……」

「我卻是這樣知道的呀。啊，我去弄水來……」

婦人屈頭在孩子的身上，聽他的呼吸——接着回頭望了一望海邊。

「我也想想洗一洗，水性是不識的……水怎麼樣……鹹苦的麼……」

「洗洗好的，水很不錯！」

「這樣麼？」

「真的，比河裏的暖，這河裏的水簡直冰一樣的冷……」

「真的？」

這時候有一個挨勃哈齊（高加索山中的人種）人，頭低垂到胸口，好似正打瞌睡，騎在一隻小馬上，在外面走過，那馬兒不住地搖着耳朵，張着圓的黑眼睛側眼看了看我們，哼哼地動着鼻子；坐在馬上也留心擡起戴着茸茸的毛帽子的頭來，偷眼望着我們的一邊，一會兒又把頭低下去了。

「你看那邊的人好奇怪，真可笑。」——奧爾羅夫的婦人低聲地說。



我走開去，跑到小河邊，水銀般閃爍光光的流水，激潑着岩石，好似唱着歌的一樣，秋樹的葉子，飄到河流中，有趣地轉舞。——好美麗的景色，洗了手臉，感滿了一水壺的水，正要走回去，看見那婦人正從林叢出來，倉皇地望着四周，在找覓一個地方。

「你什麼了？」

婦人吃了一驚，臉轉了色，把一件什麼東西，藏在身後。我就立刻看出了。

「交給我，讓我拿去埋了。」

「嗚，不行呀；照理應該放在浴室休息室的地板底下的……」

「以後在這兒，也許有人會來造浴室吧……」

「胡說吧！不小心給野獸跑來了，啣去，怎麼辦呢……這樣的地方，如果埋在田裏，纔妥當……」

她退到旁邊，把一包濕淋淋的沉重的包，交了給我，還低聲帶羞地囑托我說：

「埋得深一點，對不起，如果愛憐我的孩子，便請埋得深一點。」

我埋好了，回來看時，她正一隻手向前伸着，跌躑着從海裏爬起來，裙子一直濕到邊，帶但是臉上微微帶着赧意，好似正在滿心高興，我跑到正一手扳着樹枝的她的身邊，把她攙起來看時，老大的吃

了一驚。

「真是跟野獸一樣強健的傢伙！」

一會兒兩人便喝着和蜂蜜的茶，她低聲地問我了。

「你不讀書了麼？」

「不讀了！」

「不多喝酒麼？」

「拚命的喝酒呀，媽媽！」

「你真是什麼男子！我還記得，我來蘇封的時候，你爲食糧的事，和上司吵架。那時候，我想你這種人，就是人家要來吞喫你，你也是不知道的……」

舌頭抵着刮在浮腫的嘴唇裏的蜂蜜，碧色的眼睛，不歇地斜看着剛出生的孩子在熟睡的灌木林的一邊。

「那孩子什麼辦呢？」——她嘆了一口氣，望着我說了：「承你幫助了我——真是說不出的感謝……可是這種事於孩子有沒有好處呢……那我可不知道了……」

她喝着茶，因為吃了一點東西，又劃了十字。我正收拾着自己的傢伙時，她好似要睡着般地低着頭，沒生氣的眼睛，疑然地注視着地面，像是正在想着什麼，一會兒她站了起來。

「真的……要走麼？」

「走呀。」

「喂，媽媽，你看！」

「聖母麼？把孩子抱來給我！」

「好，抱給你吧……」

爭執了一會，她終於讓了步，我們一共並着肩走了。

「身體祇是搖搖擺擺地，真沒辦法……」她這樣地說着，作着可憐的微笑，把一隻手靠上我的肩頭。

俄羅斯國土的一位新客，這位背負着未知的命運的人類，抱在我的兩手裏，呼呼地吹着鼾息，海興着波濤，作着激昂的波音，四周好似用樹木編成的白織物一般，灌木林呼嘯着。一到午後，太陽便耀出光來。

我們靜靜地步着，母親不時地停下腳來，深深地喘息，擡起了頭，好似要眺望兩邊，海，森林和山岡，可是眼睛卻落在孩子的臉上。——在溢滿苦淚的她的兩眼中，幾乎是驚人地，重新輝閃起來，燃起熄滅了的青藍色的愛的火焰。

突然，她站下來說：

「主呀！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照這樣地，到世界的盡頭為止。只要是照這樣地下去，祇要這孩子能好好地，以母親的奶養育下去，沒有不足，便再沒有這樣好的事了，可是……」

……海在嘯着……

（選自東方雜誌）

# 筏上

徐霞村譯

黑色的雲彩愈低愈厚了，緩緩地騰過這沈靜的河流。在遠處牠們的邊緣似乎接觸了那急流的多泥的，滿溢春水的河面。在牠們接觸的地方，好像有一垛牆高聳天空，攔住了河路。

水流嗚咽地向那垛牆衝過去，似乎又被衝回來，向那瀰漫着春夜的濃霧的兩岸流去。

筏子向前浮動着，前面展着佈滿了黑雲的天空。兩岸被黑暗籠罩着不能看見，好像已被春水的波濤沖入了天空了。

下面的河流向大海流去，上面的天空充滿了濃重而潮濕的密雲。

在這幅滿佈灰色的晝裏，沒有新氣，沒有顏色。

當筏子迅速無聲地沖下時，由黑暗中忽然駛出一隻汽船，煙突裏冒着火星，推進機撥得水花四濺。

汽船愈近，那上面兩個探路燈也愈大愈亮了，桅燈慢慢地搖來搖去，好像正在怒視着黑夜。這時

空氣中充滿了激水聲和機器聲。

「擡頭！」一個聲音從筏子上發出來。發聲的是一個胸部寬厚的人。

在筏尾上立着兩個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根長櫓，管着筏子的進行。米夏是船主的兒子，有二十二歲，一個漂亮、柔強、面帶愁容的少年。謝該是一個鹵莽有力、被雇在船上做工的紅髮的農人，他帶着嘲弄的冷笑，露着大的牙齒。

「右靠！」又有一個喊聲從筏前的黑暗中傳出。

「嚷什麼！我們用不着你告訴。」謝該吼道：用他那寬大的胸部推着櫓。「啊！使點勁吧，米夏！」米夏用腳踏住木板，用他那瘦小的手掌把櫓柄拉了一下。接着劇烈地咳嗽了一陣。

「使點勁，右靠！你們這倆可詛咒的飯桶。」主人又喊了，他的聲音裏含着憤怒和焦急。

「得啦！謝該喃喃道：『看看你這好兒子吧。連一根草都折不斷，你還叫他掌舵！你這麼喊是要叫全河都聽見嗎？連一個掌舵的都捨不得雇。喊破你的喉嚨才好呢！』」

末幾個字他說得聲音很大，好像故意要使別人聽見。

汽船很快地駛過筏子，使牠在泡沫很多的水上搖蕩起來，筏上的木板忽上忽下，木板的柳枝發

出悽涼的潮濕的響聲。

汽船上有燈火的窗孔在駛過時映在激動的水上，有如萬點閃閃的金星。但不久就消滅了。

汽船激得水波在筏底動蕩起來，因此木板也都跳舞起來。米夏被這種動蕩所搖，拼命地抓住了櫓柄。使自己不致跌倒。

「好好，」謝該笑着說，「你還要跳舞呢！你父親又要罵你了，也許還要打你兩下。那時你便要換一個樣子跳舞了！左靠呀啊！」

謝該用他那鋼橫似的路膊重重地把櫓柄搖了一下，使牠深深地伸進水去。他是一個高大有力，愛嘲弄人，滿懷惡意的人。他赤着腳牢牢地站在那裏，有如鑲在板子上一樣；他的兩眼直釘在前面，時預備掉轉船方向。

「你看，你父親在親瑪迦的嘴哩！他們倆真是一對魔鬼。沒羞的，沒良心的！你爲甚麼不離開他們呢？米夏——離開這兩個叛道豬爲什麼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米夏用一種窒塞的嗓子說，並不去看那謝該在暗中指給他的地方——在那邊可以看出米夏的父親的外形。

「我聽見了，」謝該故意地學他道，冷諷地笑着。「你這可憐的弱鬼！你們這種情形真不錯！」他接着說，見米夏毫不動心，他的胆子更壯了。「那老頭子是什麼東西？他給兒子找了一個女人，又把她從他手裏奪去，至終連一點事都沒有！老禽獸！」

米夏沈默不語，祇向上游望着出神——上游也有一堵霧牆豎起，這時四方的雲彩都集到中央了，筏子好像正在絲毫不動地停在水中。灰黑色的密雲重重壓在水上，似乎要攔住牠的去路。

全河像一個無底的漩渦，四面圍着參天的高山，山頂又罩着迷霧。

這時的寂靜使人覺得非常氣悶，微波輕輕地打着筏底，好像正在焦急似的。河水發出如泣如訴的聲音——黑暗中唯一的聲音——愈發顯得寂靜可怕了。「我們要一點風才好，」謝該說。「不，我們不光要風，——要有雨的風才好。」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裝上他的煙袋。一根火柴劃着了。接着是點煙袋的聲音。這時有一點紅光發出來，照謝該的肥大的臉。等火光消滅了的時候，他也隨着隱入黑暗。

「米夏，」他喊。他的聲音雖不如以前那麼粗野，卻更帶嘲笑の意味。

「什麼事？」米夏回答。他仍舊目不轉睛地遠望着遠處，好像正在找尋什麼。



「怎樣會弄到這步田地呢，伙計？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

「什麼？」米夏不高興地說。

「你怎麼會結了婚呢？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倒底是怎麼回事？你把你的妻子娶過來——以後呢？哈哈！哈哈！」

「你們咯咯什麼？喂，喂！——這個是由河前發出來的吆喝。」

「罪惡的禽獸！」謝該嘻嘻地喊道；於是又回到剛才的題目：「喂，米夏，告訴我吧；立刻告訴我——為什麼不告訴我？」

「不要麻煩我吧，謝該。」米夏懇求地小聲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一次了。」

但是他由長久的經驗，知道謝該一定不能饒他過去，於是他便連忙說：「唔，我把她娶到家裏——我向她說：『我不能做你的丈夫，瑪迦，你是個健壯的姑娘，我卻是個多病的人。我實在無意娶你，但我的父親卻強迫我同你成婚。』他整天對我說，『結婚吧！結婚吧！』我不喜歡女人，我說：尤其不喜歡你，你太粗野了。是的——我不願意同你有夫婦的行動，這種是非常討厭的，是一件罪惡。至於兒女——兒女正是上帝給人的懲罰。」

「討厭的，」謝該一面笑一面喊道，「好瑪迦！回答什麼呢？什麼？」

「她說，『我應當怎樣辦呢？』接着她便哭起來了。『你同我爲難有什麼好處呢？我便這麼醜嗎？』她是沒羞的，沒道德的，謝該！『有這樣的身體和氣力，我還得找公子去嗎？』我回答說：『祇要你願意，你愛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總之我不能違我的良心做事。如果我愛你，那就好辦了；但是像這種樣子，那怎麼辦呢？伊凡老爹說，這種事是一項不可赦的罪。我們不是禽獸，是不是？』她仍舊哭着說，『你把我平生的唯一的機會耽誤了！』我很憐憫她。『不要緊，慢慢地就好了。再不然你也可以進尼庵去。』說到這裏，她便罵起我來了，『你是個混蛋米夏，一個小胆鬼！』

「叫我真高興！」謝該嘻嘻地小聲說，「那麼你會叫她入尼庵嗎？」

「是的，我叫她到尼庵去。」米夏簡單地回答。

「他罵你是混蛋嗎？」謝該提起喉嚨問。

「是的，她這樣罵我。」

「罵得對，我的朋友，是的，罵得對！你真該打。」接着，他忽然換個腔調，帶一種嚴厲的神氣說，「你什麼權利違犯法律？可是你竟違犯了！凡事都是有定例，違犯是無用的。連討論都沒有餘地。但是你

做的是什麼事呢？你腦袋裏有了邪念了。一個尼庵！愚蠢的傻子！她所願意的是什麼？願意入尼庵嗎？那裏面都是昏頭昏腦的傻子！想想這是什麼事！你既不是魚類，又不是禽獸，為什麼把那姑娘毀了？她現在竟和一位老頭子同住！你使老頭子犯罪了！你破壞了多少法律！你這混蛋！」

「法律是在人的靈魂裏。這個法律是人人所應守的。只要不違着靈魂做事，你便做不出壞事來。」  
「米夏點着頭，用一種平和而低沈的聲音回答。」

「但是你已经做了壞事了。」謝該憤然說，「在靈魂裏多麼好聽的話呀！靈魂裏有許多東西。還有幾種是應該禁止的呢。靈魂，靈魂！你必須先要明白她是什麼，我的朋友，然後——」

「不，不是這樣，謝該。」米夏熱情地說，好像很起勁似的。「靈魂永遠是朝露般的透明。牠的聲音藏在我們心靈的深處，很難聽見；但如果我們總聽從牠，我們便永不會錯誤。憑着靈魂行事正是遵守上帝的意旨行事。上帝是在靈魂裏，所以法律也必在靈魂裏，——靈魂是上帝造的，上帝把牠吹入人體裏。我們必須曉得如何省察自己的靈魂——我們必須毫無情感地省察牠。」

「你們這兩睡鬼！擡頭！」這個聲音由筏子的前面發出，沿着河岸來。由牠的力量就可以斷定發聲者是一個強健有力而自喜的人，一個生命力很旺的人。他之所以叫喊並不是因為他必要給掌舵

者以指導，乃是因為他的靈魂裏充滿了生命和力量，而這種生命和力量又要自由地表現出來，所以牠們便借着這如雷的聲音一湧而出。

「你聽，那老流氓又在喊哩！」謝該嘻嘻地接着說。他臉上帶着笑容，用刺人的目光向前方釘着。你看，他們在那一塊噤咕噤咕地真像一對鴿子！你不嫉妬他們嗎，米夏？」

米夏漠然地望着前面那兩個搖動的前櫓。那兩個掌櫓者時前時後，常常交叉成一個黑影。

「那麼說你不嫉妬他們嗎？」謝該又說了一遍。

「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那是他們的罪惡，他們必有報應。」米夏坦然地回答。

「哼！」謝該冷諷地發了一聲，裝上他的煙袋。

在黑暗裏又發了一次紅光。黑暗更密了，灰雲更近河面了。

「你怎會有這麼一種性格呢，自然而有的嗎？但是你可不像你的父親，我的孩子！你父親是個很不錯的老貨。你看看他！他已經五十二了，還能御這麼強壯的女人，雖說如此，她總比穿皮鞋的時髦女子好得多。她愛他，這是不能否認的，她愛他啊，我的孩子！誰也不能不羨慕他。他真是一條好漢——他是好漢之王；當他工作的時候，那真值得一看，再說，他又很有錢。你看別人多麼恭維他！他真是十全的

人。是的。你呢？你一點也不像你的父親和母親吧？老安·尼菲莎設若還在世，米夏，你想你父親該怎麼辦？那一定要鬧個大笑話呢！我很想看看她怎樣處置他！你母親是一個正當的婦人，有膽量的婦人，她和你父親真可以說是一對！」

米夏仍舊不語，只倚着櫓凝視河水。

謝該也不說了。從筏子前部傳來一陣女子的尖銳的笑聲，接着陣比較低沈的男子的笑聲。他們倆的形狀被霧所隔，謝該幾乎看不見了，但是他仍舊好奇地瞅着。那男子的身量很高，兩腿叉開立着，手裏拿着一個櫓，半面向着一個女子！那女子也倚着一個櫓，立在幾步遠的地方。她用食指指着他，啾啾的笑。

謝該嘆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沉默了一會，但不久又說起來了。

「別的先不用說，祇看他們倆在一塊夠多麼快活——這是很值一看的，爲什麼我不能有這種事呢？我簡直成了喪家之犬了！假若我有這樣一個女人，我一定永遠不離開她！我要整天的摟着她，若是說我愛她，那一點也不錯！我向來沒有過這種豔福！婦女們可是不喜歡薑呢！她是個善於體量人的女人！她是個詭計多端的女人！她想尋味人生啊！你睏了嗎，米夏！」

「不，」米夏鎮靜地回答。

「你將來怎麼過呢？說句實話，你簡直同木椿一般孤獨！這真是點難事！什麼地方是你去的？在地生疏的景況中你一定不能營生。你太荒唐了！一個人若不能自立，將成個什麼人呢？一個人有一張嘴，這是個夠受的重擔。你站得住腳嗎？你怎麼辦呢？有鬼，什麼地方是你去的？」

「我嗎，」米夏突然立起身子來說，「我要走開。今年秋天我要到高加索山中去，那麼，什麼事都完了。我的上帝！我若能離開你們就好了！沒有靈魂，沒有上帝的人們，離開你們是我唯一的願望！你們生在世界為什麼？何處是你們的上帝？他不過是個虛名罷了！你們是靠基督活着嗎？你們都是豺狼，一點也不假！但在高加索那地方卻有許多信靠基督的人。他們存着愛心，渴欲救世。但是你們呢——你們都是齷齪的野獸。幸而在那邊還有好人；我看見過他們；他們叫我去，所以我必須去。他們給了我一本聖書說：「讀吧，信上帝的人，我們親愛的弟兄，讀一讀真理吧。」在我讀了牠以後，我的靈魂已被上帝的言語洗刷一新。我要走開，我要離開你們這些貪婪的豺狼。你們整天光會吞吃弱者！讓我詛咒你們。」

米夏熱情地低聲說出以上的話來，似乎滿心懷着狂喜的感情，滿心對於這些肉食的野獸含着

憤怒，滿心要到那些熱心救世的人們那邊去。謝該受了這下打擊，張着嘴，噙着煙袋，半天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會，他才向四圍看了看，用一種粗暴的聲調說：「有鬼！你怎麼忽然變壞了？你爲什麼念那本書呢？那一定是本壞書，唔，死心吧！如果執迷不悟，你的結果一定不堪設想！趁你還沒完全變成野獸，快死心吧！在高加索的都是些什麼人！僧人嗎？什麼人！」

米夏的怒火起得快，滅得也快；這時他祇用力使動他的櫓，在喉嚨裏喃喃自語。

謝該等候他的回答，卻候不出來。他那健壯的身體被黑夜的可怖的沉靜罩住了。他很想回憶起從前的美滿的生活，很想用聲音打破這時的寂寞，很想擾動這藏在水中的和那陰慘可怖的雲中的沉靜。——在筏子的前部有一種生命力使他欣然欲動。

在前面，他時時聽到一陣陣的歡笑聲和呼聲，這些聲音好像帶着春天的暖氣，與黑夜的沉靜抗衡，惹起人的情緒的欲望。

「祇要你抓得緊，米夏，你一定可以再從老頭子那邊把她奪回！喂！」謝該接着米夏搖着櫓說，他在沉靜中實在忍不住了。

米夏倚着櫓立着，擦一擦額上的汗。

「今天晚上汽船很少。」謝該接着說，「我們這麼半天才過了一個鐘頭。」他見米夏沒有意回答，便自語道：「這是因為還不到時候。這季也不過剛起頭……我們快到加贊了……伏爾迦河水真急，可以沖走一切東西……你爲什麼還這樣站着呢！怒了嗎？喂，米夏！」

「什麼事？」米夏用惱怒的口氣說。

「沒事，奇怪的東西。但是你爲什麼不說話呢？你總是尋思。不要做這種事吧！尋思是有害於人的。你真自做聰明！你整天尋思。不知你其實是個傻子。哈哈！」

謝該很得意自己的高見，咳了一聲，沉默了一會，嘯了一個曲子，然後又繼續發揮他的主旨。

「尋思那是賣苦力的人的事嗎？看看你的父親，他一點也不尋思，但是他仍舊活在世上。他愛你的妻子。他們倆都看你好笑，你這自做聰明的傻子，這是真的。你聽聽他們！撕碎他們！我相信瑪迦已經有了小孩子。不要怕，小孩一定不會像你。他一定是個健壯的孩子，同西蘭一樣。但是仍舊是你的兒子呢！哈哈！他要叫你父親，其實你不是他的父親，你是他的哥哥；他的真父親乃是他的祖父。這真有趣！怎樣一個生倫的家庭啊！但是他們倆實在是一對高大的夫妻呢！對不對，米夏？」

「謝該！」米夏帶一種悲硬的聲音說，「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請你不要撕碎我的靈魂，不要火烙



我了。不要管我吧！千萬不要再說啦！看在上帝和基督的面上，我求你不同我說話：不要攪我啦！不要吸乾我心裏的血！否則我便下水去！那便是你的罪，一項大罪，我幾失掉我的靈魂了；不要逼我了吧！因上帝的緣故，我請求你！」

黑夜的沈靜被這尖銳而不自然的悲哽擾動了；米夏倒在筏上，好像被雲彩裏發出來的霹靂打倒了。

「好好！」謝該吼道，看着他的伙伴在筏上打滾，如同被火燒了一樣。「怎樣一個奇怪的人！你應該早告訴我呀，如果有什麼有什麼十分！」

「你已經苦痛我半天了。這是何苦呢？我是你的仇敵嗎？」米夏又嗚咽起來了。

「你真是個奇怪的孩子！一個古怪的人！」謝該聽了又怕又氣，叫嚷着說，「我怎麼知道呢？我萬想不到你會這樣。」

「那麼你要明白，我要忘卻這件事！永遠忘卻！我的羞恥，我的苦痛。你真是個殘忍的人！我一定要走開，永遠不回來！我實在忍不住了！」

「是的，不要胡想了吧！」謝該喊，又帶着蔑視的口氣大聲罵了一句，以加重他的話。但不久便氣

餒了好像不敢看見他面前將要發生的慘劇；雖然如此，他仍舊不得不去看明白牠……

「喂！喂！我在叫你們！你們聾了嗎？」西蘭發出了叫喊了。「你們在那裏說什麼？你們在那裏說什麼？麼？麼？麼？麼？麼？麼？麼？麼？麼？麼？」

西蘭似乎很喜歡叫喊，很想用他那充滿力量和健康的低沉的嗓子，一聲一聲地打破河上的沉靜，擾動溫潤的空氣，傳到米夏身旁。米夏站起身來，把胸部靠在檣上。謝該一面用盡平生的力量回答他的主人，一面在喉嚨裏咒詛他。

這兩種聲音打破了黑夜的沉靜，佈散於空氣之中。有的時候牠們合在一處，同角聲似的，但不久又尖銳起來了，在空中振蕩着，漸漸地向遠處傳佈——終於消失。

沉靜又上來了。

月光穿過雲彩，瀉在水面，映出如鱗的光芒。但不久就被雨氣所掩了。筏子仍舊在沉靜中順流而下。

二

西蘭像鐵砧似的站在檣的一旁——他穿着紅色的襯衫，敞着領子，露出他那粗圓的頸子和有

毛的胸脯。一撮灰色的頭髮掛在他的額下，頭髮下露出一雙灼灼的黑眼，他的袖子捲到肘上，每當握櫓的時候，胳膊上便露出青筋。他微微地彎着腰，注意地望着前方。瑪迦站在數步遠的地方，帶一種自滿的神氣，瞅着她的愛人的魁偉的身量。他們倆都在想自己的心事。他遙眺着遠處，她的一舉一動都按着他那多鬚的臉上而定。

「那一定是個漁火，」他轉過頭來說。

「對了，我們也正在走哩，啊！」她滿滿地吁了一口氣，使勁搖了一下櫓。「別累壞了自己，小瑪迦，」他說，看見她也拿起櫓來熟練地搖了一下。她是一個又圓又胖的婦人，一對黑而亮的眼睛，一雙紅色的頰部，赤着足，祇穿着一件緊貼在身上的濕裙子，露出她的身體的外形。她轉過臉來，歡然微笑地說：「你太留心我了，不要緊的！」

「我只會吻你，不會關心你，」西蘭聳了一下肩說。

「那可不行！」她漫然地回答。他們倆都沉默了，用一種慾望的眼神互相瞅着。

河水在筏子下面潺潺地響着。在右岸上，遠處傳來一聲鷄鳴。筏子輕輕地搖擺着向前走動，前面的黑暗已有點亮了，連黑雲都顯出牠們的輪廓，不像那麼陰慘可怖了。

「西蘭，你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嗎？我知道，我敢打賭。米夏正向謝該抱怨我們哩，謝該正咒詛我們哩！」

瑪迦焦急地觀察西蘭的臉神——在聽了她的話以後，他的臉變得頑硬可怕了。

「好！」他簡單地說。

「好，算了吧。」

「如果算了吧，便沒有可說的了！」

「別生氣！」

「同你生氣嗎？我倒很想同你生氣，可是我辦不到。」

「你愛瑪迦吧？」她小聲說，誘惑地靠在他的身上。

「胡說！」西蘭加重說，向她伸出兩臂。「得啦，別同我開玩笑吧！」

她同貓似的捲了捲身子，重新倚在他的身上。

「我們又要錯方向了。」他小聲說，吻着她的嘴唇。

「起來！他們從那邊可以看見呢！」她把腦一仰，掙扎着要脫身，但是他用一隻胳膊摟住她，一隻

駱膊搖船。

「他們可以看見我們？讓他們看見吧！我唾他們！我犯罪了，是的，我也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必有報應。但是你仍舊不是他的，你是自由的，你屬於你自己。他在苦痛，我知道。我怎麼樣辦呢？我的地位是快樂的嗎？真的，你不是他的妻子，但是都無關緊要，在我這種地位，我可覺得好受嗎？在上帝面前這不是個可怕的罪惡嗎？這是罪惡啊！我都知道，可是我都做了！因為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們一生祇有一次戀愛——我們說不定那天就死，哦，瑪迦啊！倘若我晚一個月叫你和米夏成婚，這些事便不會發生了。倘若在安尼菲莎剛一死的時候，我便向你提婚，那就妥當了。在法律上也妥當，不犯罪，不丟人。這是我的錯處，這錯處要損失我五年，或十年的壽命，這種錯處使一個人早早地變成老人。」

他堅決而鎮靜地說出以上的話來，臉上帶出果敢的神氣，好像預備要為戀愛的權利交戰。

「唔，現在沒有了，不要自尋苦惱吧。我們把這事也說過不止一次了。」瑪迦微語說，輕輕地從他手中脫身，回到她的櫓旁。

他起始很快的用力前後使動他的櫓，似乎要借此除去胸上的重擔，忘卻自己的煩惱。

天慢慢地亮了。

雲彩都失去了牠們的重量，慢慢向四方散去，好像要勉強地給日光留出地方。河面不像那麼濃重了，已發出鋼鐵的寒光。

「前幾天他向我說到這事，『父親』他說，『這不是我倆的絕大的羞恥嗎？放棄了她吧！』他指的是你。」西蘭微笑着解釋說。「『放棄了她吧！』他說，『回到正道上來。』『我的親愛的兒子，』我說，『如果你想留住你那張皮，趕快給我滾開！否則我非把你扯成碎布不可！否則，我就要你的命！我想起我是你的父親就發愁！你這弱鬼！』他戰慄起來了。『父親』他說，『我有什麼錯呢？』『你有錯』我說，『因為你礙我的事，女性的東西！你有錯，因為你不能自立！沒生氣的東西，窩敗的東西！如果你真有錯，別人還要害死你呢，但是你還做不到。光會受別人的憐憫，可憐的畜生！』他祇是傻哭。啊，瑪迦，這是多麼沒有出息的事！假若別人處在這種活套裏，他們一定會脫身，可是我們卻說不定反把牠弄緊呢！」

「這句話怎麼講？」瑪迦說，害怕地瞅着他。他卻冷冷不動地站着。

「沒有什麼！他死了就好了！沒有別的意思，如果他死了，——那是多麼好的事啊！那時什麼事都好辦了！我要把我所有的田地都送給你娘家，堵住他們的口。我們倆便可以到西伯利亞或別的地方

去。假若有人問我：『她是什麼人？』『我的妻子！』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弄一張執照，我們要在鄉間開一個小鋪，一塊過日子。我們要在上帝面前贖我的罪惡。我們要輔助別人，這可以安慰我們的良心。不是這樣嗎，瑪迦？」

「是的。」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她閉着雙眼，好像正在沉思。

他們沉默了；河水潺潺作聲。

「他很多病，也許不久就會死的。」過了一會，西蘭說：

「請上帝叫他快點吧！」瑪迦祈禱似的說，在胸前做着十字。

春天的日光破開一層一層的雲彩，在水面照出美麗的五色。微風一吹，整個自然界都感動了，活躍了，微笑了。雲間的青空遙對着被日光照暖的河水。筏子向前走，把雲彩留在背後。

雲彩都聚在一塊，不動地懸在天空。好像要逃脫春天的暖日；因為日光滿含着熱烈的歡喜，正是牠們這些風雪的徵候的仇敵。

在前面，天空變得更淨潔明亮了。沒有什麼暖氣的，光輝耀目的朝日穩穩地美麗地從金紫的河波中升起，騰至澄藍的天空，左右顯出褐色的高岸，沿岸都是綠林，以及露珠閃濺的青野。在空中盪漾

着土地的氣息，青草的香味，和松樹的清香。

謝該和米夏黏在櫓上似的站着，但他們臉上的表情還不能被在筏上的人們看見。

西蘭直直地瞅着瑪迦。

她彎着身子冷冷地倚在她的櫓上。她用做夢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一種神祕而有魔力的微笑露在她的唇邊——這種微笑能使一個醜陋的婦人可愛。

「擡頭，孩子們！向前，向前！」西蘭用全肺的力量喊，他覺得在胸中有一個強烈的衝動。四周的一切經他這麼一喊都震動了。由兩岸發出很長的回聲。

（一八九六年作）

（選自高爾基小說集）





版權所有

實價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

上海合衆書店印行

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翻印必究